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十七

金文詁林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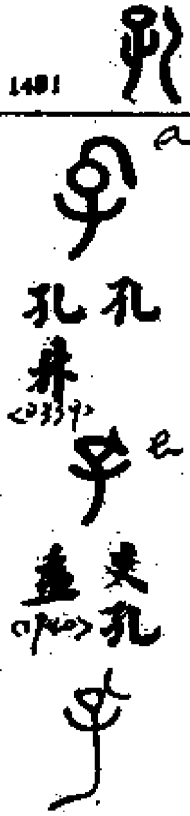
第六册
卷十二、十三、十四

周法高編撰

金文詁林補十二

周法高

1481 孔



孔孔

<2331>

<2760> 孔

王孫誥鐘

<X54>

「□奠孔揚」

<X298>

「用乃孔德琮屯」

3461

2975 (12-1481)

1482 不

不 a 卑乳為丕 大豐簋 丕顯考文王 〈1776〉

不 a 沇子 簋〈3911〉

不 鄧伯罍〈2175〉 假作邳

不 中山王 𡉚壺〈2286〉

不 鄂君啓節舟節〈22〉

不 史牆盤〈2307〉

不 王子午鼎〈2669〉

白川靜曰：「不、丕與䵼對用，與大豐毀相同。大豐毀中不顯不𩁹

不克等對舉而冠於文武諸王。此器中召伯稱不丕對白懋父

則稱不譖不丕，如師遽毀有天子不丕休，番生毀皇且考不丕

元德」等用於天子祖考者。然此處則為召伯自稱之語，陳氏雖

與上文之「用」連讀，然不丕在用例上乃用於名詞之上，下附

於名詞之下之例則有。守宮尊「用師不括」之語，召乃皇天尹大

保之後，而任聖職，雖冠以此語，殆亦非驕泰也」（金文通釋第八

輯四五三—四五四頁四四三召尊林潔明譯）

a 白川靜曰不顯一般用爲美天子之語然乃自靜段以至後期初之用法也前期則大致皆用于指先王者

大盂鼎　王若曰盂不顯玟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

禹鼎　不顯趄々皇祖穆公克夾召先王

宗周鐘　用卲各不顯祖考先王先王其嚴在上

等皆用于祖王皇祖如

大克鼎　不顯天子天子其萬年無疆保辥周邦畯尹四方

以此屬於時王者可謂新用法也又

伊段　伊用乍朕不顯文祖皇考徲叔寶尊彝

徲叔爲不顯文祖皇考

若从此等語例思之則不顯似本為冠于嫡祖之語大盂鼎銘中僅于文王冠以不顯于武王則不用此一段銘中則有不顯考不顯王不歸王三種用法諸家以不顯考為文王不顯王不歸王為武王關於此點稍後述之然必須注意者乃不顯在以前乃如大盂鼎為稱嫡祖之語也（金文通釋第一輯十九—二〇頁一大豐段林潔明譯〈4371〉

a 白川靜曰：不顯王乍省不顯正如前述本為冠於嫡祖之語大盂鼎中僅用之冠于文王此器銘上文亦作不顯考文王用于文王相對於此處之僅曰不顯王不與考連用而此一不顯王蓋謂武王也因對文武皆用不顯故作不顯考及不顯以區別之（金文通釋第一輯二十一—二十二頁一大豐段林潔明譯〈4371〉

赤塚忠曰丕字宋代以來解作市(未)然並不妥當據卜辭有地名丕(文六三九)亦有如

王貞余勿伐丕(乙二〇〇〇)

之國族名此處亦應解作族名之丕字蓋有欠損蓋爲私名也(殷金文考釋三〇頁豐舞林深明譯)

白川靜曰不叚不其盠馬尊銘作王倗下不其則萬年保我宗與倗下不其同義郭氏曰

兩者合勘可知當在其字斷句不其者丕基也尚書立政以丕受此丕丕基倗下與不叚音相近義當亦相近倗假爲堋說文喪葬下土也倗下丕基即是奠定國大基業不叚則訓爲坏瑕月令孟冬使有司坏城郭爾雅釋詁瑕大也

據此則此句讀作坏瑕丕基金文中不用爲否定詞或丕或不
不䂂不顯不𩞁不克等皆丕之意也頌德之語也周䓁生氏以
不叚不基訓作不叚不欺曰

不叚不其疑即不叚不欺假借也借貸也信不欺也不假不
欺謂信賞必罰也

此則爲箴規天子之語而非頌其德容之語也

不叚者丕瑕與謂純瑕者同蓋祝頌之語與克鐘作用匄屯叚
永令之屯叚同詩賓之初筵卷阿載見閟宮等有純瑕之語周
頌我將之伊瑕文王既右享之亦同義也
不其蓋與後之無期爲同義語眉壽無期爲金文之常語然見
于後期之銘期之異體字甚多皆从其之字形其意與無疆相
近用如萬年無期受福無期男女無期等詩南山有臺亦有樂

只君子萬壽無期之語白駒有逸豫無期之句銘末作祝嘏之
辭者乃所以對天子之寵榮也（金文通釋第十九輯三一九—
三二〇頁一〇一盞方尊林潔明譯）〈1151〉

李學勤曰「不」即丕義為大（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
一頁論史墻盤從其意義「畯民永不巩狄虘」）〈2309〉

趙世綱、劉笑春曰「獸」同狩說文獸狩備也从嘼从犬（文物一九
八〇年第十期二九頁王子午鼎銘文試釋闌闌獸獸）

王獻唐曰「齊閔王三年封田嬰于薛必是時已滅薛距邳遷後
只十年以上齊既滅薛似可并邳同滅然殊未爾史記楚世家
弋人對楚襄王曰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魏者青首也
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

是此時邳國猶存，坎弋人并舉在薛亡後又二三十年矣，何時滅亡，今不可知，即以楚頃襄王在位時證之，已至戰國後期，由此遠溯夏商，蓋由邳落建國先後約歷一千五六百年。

傳世薛器有二，邳亦無聞。周代山左各國彝器，以二器之出，增多一國，其史地殊難爬梳，姑記所知，俟再訂正之。（考古學報一九六三年第二期五九頁邳伯罍考「不邳白（伯）夏子自乍（作）隮（尊）罍」）〈2175〉

商承祚曰：「秦詛楚文「来仰不顯」，案古無丕字，金文中凡「丕顯」字皆作「不顯」，詩周頌清廟「不顯不承」，維天之命「于乎不顯」，以及其它的「不顯」皆應讀為丕，鄭玄箋謂「讀如字」，如果他見到讀劉熊碑中的「相繼不顯」則當作何解耶？不字在古文字有於書寫時

注其中筆作承如金文習侯少子簋及古文匋文之例後人隸
作不如日本唐寫本書盤庚上「不乃敢大言」之例再變而爲丕
足（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二一一頁石刻篆文編字說「丕」卷一第二頁）

〈又22〉「不見其金節則政（征）」〈又3〉「不見其金節則政（征）」〈又5〉「不
顯文武受令（命）」〈又52〉「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又151〉「毋（毋）敢不善
」〈又175〉「不白（伯）夏子自作（作）𨸏（尊）罍」〈又2868〉「滰川上启从（从）征堇不
逵」〈又2867〉「嚴敬不敢怠荒」〈又2867〉「天不畀數其有怳」〈又2867〉「不貳
其心」〈又2867〉「不䜭（救）者（諸）侯」〈又2867〉「𠈃（適）曹（遭）鄾（燕）君子噲不鰥
辯大宜（義）」〈又2867〉「下不恖（順）於人施也」〈又2867〉「不羕（祥）莫大焉」
〈又2867〉「則臣不忍見施也」〈又2867〉「汶戕（誅）不恖（順）」〈又2867〉「不用（禮）
宜（義）」〈又2867〉「不鰥逆（辯）恖（順）」〈又2867〉「天子不忘其有勛」〈又2877〉「語

不△墜夜畢試ㄴ〈又287〉ㄱ以不△達率尸夷敬忠順天惠德ㄴ〈又287〉ㄱ夙夜

不△解懈ㄴ〈又287〉ㄱ以不△忠順道ㄴ〈又287〉ㄱ以征不△宜義之邦ㄴ〈又287〉ㄱ以

不△若敕ㄴ〈又287〉ㄱ吾老貫奔走不△聽命ㄴ〈又287〉ㄱ寡人懼其忽

然不△可是得ㄴ〈又287〉ㄱ處日夜不△忘ㄴ〈又287〉ㄱ以憂卑民之住罷不△

瓿事ㄴ〈又287〉ㄱ大膺僻不△宜ㄴ〈又287〉ㄱ不△能寧處ㄴ〈又288〉ㄱ不△敢寧處

ㄴ〈又287〉ㄱ子子孫孫毋有不△敬義ㄴ〈又289〉ㄱ不△行王命者ㄴ〈又293〉ㄱ不△克御

事ㄴ〈又294〉ㄱ順訓我敏敏ㄴ〈又288〉ㄱ叡機曆白伯大師丕自作

小子ㄴ〈又323〉ㄱ即敢對揚天子不△ㄴ〈又288〉ㄱ丕顯休ㄴ〈又309〉ㄱ不△巩羣狄虘祖

ㄴ〈又329〉ㄱ方縊鑾亡無不△娶見ㄴ〈又320〉ㄱ史牆夙夜不△象隊ㄴ〈又309〉ㄱ

對㲋〈又329〉ㄱ揚天子不△丕顯休令命ㄴ〈又329〉ㄱ不△敢弗帥ㄴ〈又329〉ㄱ不△丕ㄴ揚顯高

且丕且ㄴ〈又329〉ㄱ不△敢弗帥且考不△秉明德ㄴ〈又335〉ㄱ敢對揚天

子不△丕顯ㄴ休〈又337〉ㄱ女汝賓貫田不△否ㄴ〈又337〉ㄱ款敢𤔲𤔲揚天尹不△

(丕)顯休」<2340>「此設(敢)對揚(揚)天子不(丕)顯休令(命)」<2327>「俗(欲)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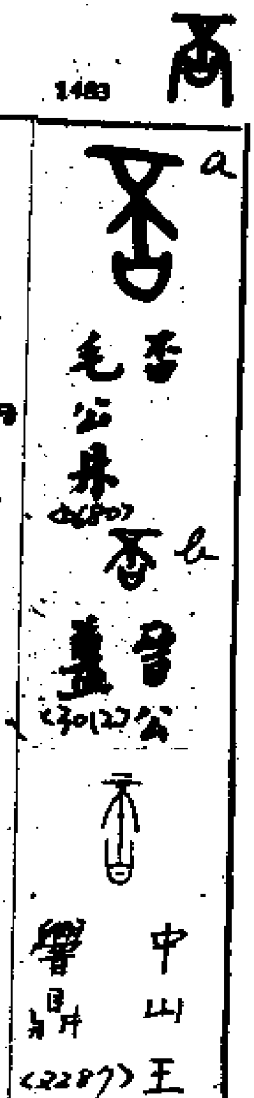
不敢不□[苟](敬)畏王」<2362>「俗(欲)家不敢不□苟(敬)畏王」<2362>「尖

(小大)邦亡敢不□[刈]具逆王命」<2767>「剌。邵文公靜公憲公不

豦于上」<2509>「八年相邦呂不韋造」<2541>「不(敢)叡顯天子對

揚休」<2540>「盠曰王倗下不(丕)其(基)」<2669>「余不叚不替(差)惠于

政德」<2669>「余不叚不替(差)惠于政德」



于省吾曰：甲骨文利字作[illegible]或[illegible]，杈字作[illegible]或[illegible]（从又即古手字）。坏字作[illegible]，伓字作[illegible]（从亻从人古同用）。以上四个字均為舊所不識。其从不作[illegible]，乃早期的構形。甲骨文無否字，以不為否。否乃不的後起字。早期甲骨文的語尾以不為問詞者習見，例如：「今日方其至不？」（乙一七七）「㞢咸戊牛不？」（綴合六）是其證。西周金文不字有的已孳乳為否。甲骨文有杯字（拾一四・一六），西周金文不杯二字連文者屢見，守宮盤作不[illegible]，可見杯字已孳乳為[illegible]。否與音本為同字，後來分化為二。說文音字作[illegible]，並謂：「音，相與語、唾而不受也，从丶从否，否亦聲。」林義光

文源：「从丨聲義俱非是。古不或作𠀚（宋公戈）作𠀚（陳曼匿），則音與否同字，音即否。故棓即桮。海內北經，蛇巫之山有人操杯而東立。操杯者操棓也。」按許說殊誤，林說明確無疑。但陳曼匿的不字，上部本从一小橫，非从圓點。蔡侯盤的不字作帀，上从•，可以為證。近年來南北各地出土的秦漢簡牘，以音或桮為杯，以盃為缻者，數見不鮮。是从音从不通用之證。又元刻本詛楚文亞駝的倍字作倍，右从否，這也是从音从否同字之證。根據以上對于不否音三个字分析驗證的結果，很明顯，刑、杸、坏、伓乃剖、掊、焙、倍的初文。（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三九四一三九五頁釋刑、杸、坏、伓）

◇好

「智知天若杳」

2987 (12-1483)





至 盂鼎〈0676〉



中山王嚳鼎〈2287〉



兆域圖〈2289〉

張政烺曰：「至于今猶言現在，『至于今尔』即『今尔』，《尚書》常見，亦言『今汝』。」（古文字研究第二三〇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至于今尔毋大而肆」〈2287〉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以『至于今』屬上句，讀作『五年復吳克并之至于今』（今）其說較長，張說牽强。」

于省吾曰：「說文：『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按甲骨文至字作𡉀，或倒作𡉀，乃于矢端著一橫劃，本象矢有所抵，因而引伸為凡至之義，說文鳥飛至地之說，與至字的初文顯然不符，古文字偏旁中的至字，其矢尾有

的變形為ᄊ。⋮商器玗鼎的玗字从矢作𢓊，周器仲殷父簋的室字从至作室或𡦹。以上是从矢之字，其矢尾由∨變作ᄊ的例證。（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二七八頁釋遣）

「至于南行西行」〈X208〉「㝉遡山谷至于上侯」〈X286〉「𡧊故詳辭」〈X81〉「豊禮敬則堅人至」〈X289〉「至于今」〈X289〉「从止跌足邑以至內宮六步」〈X289〉「从止跌足至內宮廿三四步」〈X289〉「从內宮邑以至中宮廿步」〈X362〉「我乃至于淮」〈X362〉「還至于蔡」

臸[a] 鐘 郘湯叔盤 <06(2)>

a白川靜曰矢臸孫詒讓解作矢箭其說曰
矢臸舊無說按臸作臸从重至說文至部臸到也从二至……
此與矢連文疑當爲晉之省說文日部晉亦从臸聲也古音
晉箭相近可通用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注云故
書箭爲晉杜子春云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儀禮大射儀綴
諸箭注云古文箭爲晉吳越春秋晉竹十廋晉竹即箭竹是
矢臸即矢箭故與弓弭並錫矣
若爲矢箭則僅爲矢幹然从上文有□弓象弭言之則矢臸必
當爲全物亦不能單是矢箭之類也郭氏以之爲有箭羽之矢
曰

臺字當假為翦爾雅釋器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此言矢臺者即謂金鏃翦羽其栝則彤翦箭同从前聲臸可假為箭亦可假為翦知必為翦羽而非箭者以矢箭一事既言矢不得又言箭也故王之所錫者乃二事即有象弭之弓有翦羽彤栝之矢

詩閟宮言始翦商說文引作戩商翦音晉音通然無稱翦羽為翦之例又若為翦羽之矢則當稱作翦矢此亦不合語例也

陳氏別出一解謂臺即志也曰

疑是爾雅釋器骨鏃不翦謂之志之志既夕禮志矢一乘鄭注云志猶擬也習射之矢般庚上若射之有志今文射作矢是矢臺為射志即習射之骨矢

如習射之矢不應作為特殊休錫而寵榮之物也與上文之□

弓象弭亦不類

余意爾雅釋器之骨鏃不翦羽謂之志之志似為臺之古語之遺經者或為鏃之古稱矢臺者有鏃之矢也蓋為有銅鏃者也」从殷虛遺址中有多數之銅鏃出土其鏃之形如矛頭左右付有兩羽形(金文通釋第二十輯三九三－三九四頁一〇八師湯父鼎林潔明譯<0654>

白川靜曰「矢臺」矢箭也字又見於師湯父鼎晉字从二至晉箭同音也臺為用於射禮之物(金文通釋第十二輯七〇八頁六二小盂鼎林潔明譯<0677>

周法高曰「白川氏據陳夢家在西周銅器斷代七第八七頁之釋文「戚戈二矢臺八」諸家多作「戚戈□□□□」





a 西 戍甬鼎〈2617〉



b 敔簋 帀〈4313〉



衛鼎 甲〈2837〉

白川靜曰：西旅金文中別無所見，然書序有「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孔傳「西戎遠國貢大犬」，然無稱遠國爲旅之例，獒亦非大犬，似爲豪酋之意。馬融本獒作豪，書疏引鄭注曰

獒讀如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

西戎稱其酋曰豪者，尚見於漢書宣帝紀神爵二年趙光國傳等。鄭玄以獻爲獻見之禮，然陳氏以爲此器銘文乃于西旅行獻馘之禮者也，以西旅爲西廂，其說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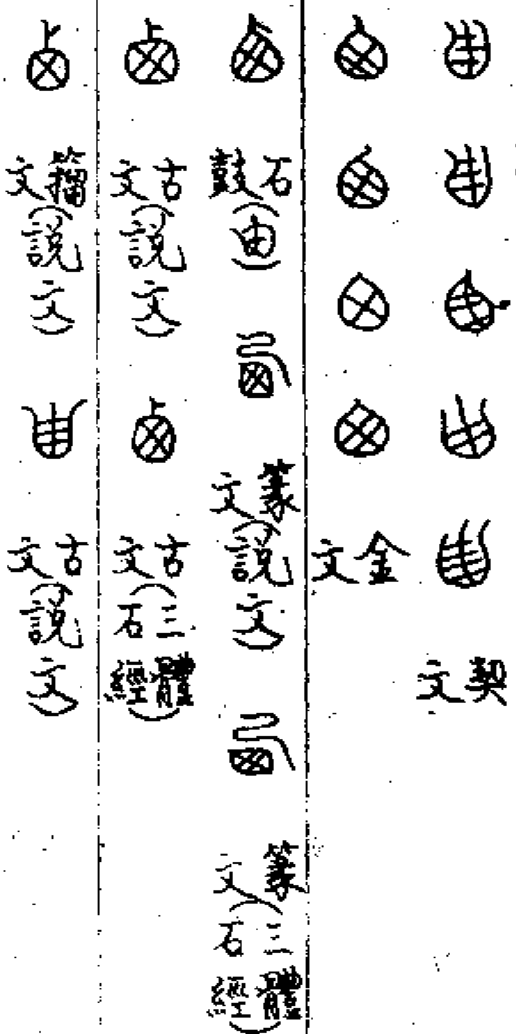
此謂盂以人馘入南門獻之于西旅，此西旅當是南門內周

廟室前的一個位置郊特牲臺門而旅樹注云旅道也樹所以蔽行道禮記雜記下注云旅樹門屏也爾雅釋宮屏謂之樹是旅乃門內之行道此銘上記王各周廟邦賓東向則王在廟之東廟或東序此西旅當在廟之西廟或西序之前群臣所立

西旅之上一字陳氏釋作獻其字形大抵可確定王制有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其禮於學行之西旅者以本銘言之則為宮廟之一部分乃奠置馘之場所也然馘之數及於五千之數轉華以西旅為賓語解作西土之師旅然此處當是指獻馘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九六—六九七頁六二小盂鼎林潔明譯<671>

a 赤塚忠曰：⊗西(㐭)字也。祖甲時期之卜辭中有作⊗之例(前四·三六五一)。又西周後期金文師酉簋銘作⊗(殷金文考釋一七〇頁俎子鼎(40)林潔明譯<0617>)

加藤常賢曰：西



字形說文據篆文之形象西曰鳥在巢上象形。然全屬誤釋。⊗並非巢西已，亦非鳥之形也。⊗自契文以來為西字之一體，概觀契金文而必須決定此為何物也。

關於字形孫詒讓以為乃甾字（契文舉例方國第七）王國維以為西字（觀堂集林卷六釋西）唐蘭既承認王說又以為直以之為西字非也而採用孫說之甾字說（考古第四期釋四方之名）然以余之研究結果而言則孫說與王說並是也何故蓋因此字本來為甾字即由（王國維釋由觀堂集林卷六）而借此字用為西字也

此字為甾字即由字關於字形徐灝曰

此字从（玉篇當作由）戴氏侗曰由竹器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从由也是知為竹器也灝案由正象編竹之形仲達戴侗之說是也

（說文段注箋）

字乃編竹而造之籠之形象也甶為竹籠之開口之形由為合口之形⊠為其略形也

此種籠正如从𤰔䍃等字可知乃盛穀物者然說文又曰東楚名缶(盛酒漿之器)曰甾(甾)(由)故亦以盛液體也又因契文之⊗字即西(酉)字可知亦用以搾酒糟⊗之形為盛酒漿而關其口以搾濾酒糟之形象也

字音唐韻先稽切轉而為先之音然原音為shi篆文之⊗字最可以見之也已說文以為鳥之形然余則以為不過是聲符也說文有𠂢字乃小旗之垂下形音shi今之己乃其中之一小旗之下垂之形也音同為shi凡物之下垂者曰shi用⊗以搾濾酒漿酒液之下垂亦曰shi故為在⊗上加上己之聲符者也

進而考之楷書之西字驟見與契文金文篆文並不相似此究是何物之形余以為乃如壺狀之酒器也說文有卮(shi)即觶字此又稱為𦉢𦉫此卮以下諸字音雖不同而皆同一物也(參看

觀堂集林卷六此一厄解之象形字余以為即西字也以上譯明西字之形象之意義是則本來並非方向之西之本字亦自明也即西字用為方角之名自殷代以來即如此不過僅是借字耳

以濾酒器之籠之西字而借用為方向之名之理由則為方向之西之音與西同音之故也究竟古代之人何以稱西方之西為shi余以為必須與東字配合而思之正如以前所述東乃从日之登升之方向而來之名相對於此之西之方向乃从日之下落而得之名也而所謂西之古音shi乃从下垂之意而來者也（漢字之起源 九五七－九五九頁 林潔明譯）

〈又8〉「同仲𡨦西△宮」〈又78〉「西△替 它其妹新嘉 𨼘鈷簋」〈又81〉「至

「于南行西△行」〈又188〉「小臣邇即事于西△」〈又5〉「西△門夷」〈又337〉「氐

厥西疆畀逮厲田」<R493>「返自西穆陽」<R493>「賓之于西穆」<R513>

「西宮之孫」



戶　說文古文作⿸戶木。

陳胎戈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四一二頁戶字下收此字，陳胎戈，山東益都博物館藏。說文卷十二上戶部：「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戶木古文戶从木。」

門 门 門 門（门）且丁盖 <0816> 門 門射 <0780>

「西門夷」<2852>「嗣馬井伯親右師𤔲入門。立中廷」<文151>「入

門。<2.5> 立中廷北鄉（嚮）」<文335>「南白（伯）入右裘衛入門。」<文340>「嗣

士徒毛弔（叔）右此入門。」

閈 毛公鼎〈0680〉 閈 中山王譽鼎〈2287〉

張政烺曰：閈字見《說文》，義為閭里之門。毛公鼎：「率懷不廷方，亡不閈于文武耿光」，用法與此同，疑讀為衎，《爾雅·釋詁》：「衎，樂也」。（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三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鼎銘「閈於天下之勿物」）〈2287〉

朱德熙、裘錫圭曰：閈疑當讀為閑，《爾雅·釋詁》「閑，習也」。（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2287〉

趙誠曰：閈从干聲，郭以為與奐字通借，《廣雅》「奐，明也」。（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五四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閈於天下

之勿（物）矣」〈文269〉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隸定為「閈於天下之勿（物）矣」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並讀閈為閑習也可從

〈文287〉

「閈」。

「閈於天下之勿剌」

 [a] 闢 說文闢虞書曰闢四 [b]

從門從辟 盂鼎 <69>

 <187> 闢字



中山王譽壺 <2.96> 「以猛右氒闢 辟」

a 白川靜曰：闢，古文闢字。說文門部有「闢，開也」，重文闢引虞書「闢四門」之文。陳氏以闢為辟之假借，辟治之義。云曰：辟字同于說文辟下所引虞書，此假作辟。說文「辟，法也」，辥治也。爾雅釋詁「辟，辠也」，廣雅釋詁三「慝，惡也」。辟厥匿，即刑除紂及其惡臣。逸周書世俘篇曰「則咸劉商王紂，執矢惡臣百人」，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百人。周頌武曰「于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后，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彔伯㦰毀銘有「右闢四方，惠圉天命」，闢用于四方，仍以釋作闢為宜。本器則作「闢厥匿，匍有四方」，下句亦用四方之語（金文通

釋第十二輯六五二頁六一大盂鼎林潔明譯 <676>

張政烺曰「《說文》闢之古文作闢，與此相似。此讀為辟，君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一四頁「中山王𡷫壺及鼎銘考釋」壺銘以「猪左右𫝀賊」）

闢辟 <0286>

張政烺曰「闢讀為辟，君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五頁「中山王𡷫壺及鼎銘考釋」壺銘以「明闢辟光」）<0286>

「以猪左右𫝀賊闢辟」<0286>

「以明闢辟光」<0286>

「𢦏闢啟封」

彊 <0286>

「疆」<0287>

「闢啟封彊疆」

閒 敔鐘 〈[illegible]〉

說文古文作閒

曾姬無卹壺 〈[illegible]〉

閒

兆域圖 〈[illegible]〉

白川靜曰閒說文隙也从門从月重文錄古文一字其字从外
然段注以為从外之形……
重文之字形見于金文曾姬無卹壺其字不从外卜形之處从
刀故夕形非月而是肉之形也字乃从門从肉會意字也截肉
于門中之形故當為以肉為祭肉而供之意宗周鐘銘之閒字
之形作置肉于門上之形宗周鐘銘曰王辜伐其至戡伐厥都
艮子遣閒來逆卲王蓋示和睦之意解除其緊張關係之意也
字之初義恐為於門中供薦牲肉防閑之意也用犧牲於門某
之事於殷虛之遺址中亦多見為祀于門之禮故為防閑之意
从而有犯閒之義也說文新義卷十二上二四三七頁林潔明

譯

〈九二八九〉「兩堂間百七尺」

〈九二八九〉「兩堂間八十七尺」

闌 王孫鐘

闌：𧾷鐘(6060)

闌卣(2574)

(2308)利簋

王孫誥鐘

赤塚忠曰：或釋為柬間二字，然與闌卣(20)(著錄貞齋八一、六善齋禮三廿一、小校四三二、三代一三五)銘作闌作尊彝比較，蓋應釋為闌一字也。柬表示簡別之意，間則表其音也。闌與間古音相同。闌之字義為門之間壁，然在此處則為地名，恐即闌卣之作者之地也。甲骨卜辭不見有闌之地名。(殷金文考釋三九一-四〇頁牢犧丙(19)林潔明譯(1868))

于省吾曰：辛未王在闌[字形]……辛未為甲子克商的第八天，闌[字形]字不見後世字書。

蘭乃蘭字的繁構。商器蘭卣作蘭，宰椃角的王才蘭，蘭从柬，乃柬之省體。以蘭為地名。闌監弘鼎作闌，上从閒作閒，宗周鐘有閒字，為存初文。閒字象月光照于門上，故說文訓閒為隙。至于月在門中，是後來偏旁的變易。閒本為會意字，孳乳為蘭，加柬為音符，則成為會意兼聲字。蘭闌蘭後來又省化為柬。成王時器新邑鼎的王自新邑于柬（訓往），柬是其證。蘭闌蘭或柬均應讀為萑蓁之萑。古文无萑字，萑為後起的借字，从閒从東，古字通。荀子修身的柬理也，楊注謂柬與簡同。詩溱洧的士與女方秉蕑兮，毛傳謂蕑蘭也。按齊詩蕑作菅，玄應一切經音義十二引聲類訓蕑為蘭，并謂蕑又作菅，蕑二形。按从柬从閒从官之字同屬見紐，又系疊韻，故知蘭闌蕑或柬為萑之初文，後世萑字通行而古文遂廢而不用。萑之稱萑，猶成周金文也稱

成自管為管叔所封地括地志謂在鄭州管縣周書大匡和文政在武王克殷以後均言王在管可以参証(文物一九七七年八期一二頁利簋銘文考釋)(2308)

不加曰今天的鄭州在左傳裡叫管不叫亳城管之名起于何時不得而知但至少在殷末周初便有此名周武王封其弟叔鮮于此地時之作為管國國都史記周本紀「封弟叔鮮于管」漢書地理志「中牟有管叔邑」此名便一直傳下來了它在戰國屬韓國也是個軍事上爭奪的要地戰國策記錄了兩次這樣的事一是「秦攻韓之管」一是「魏攻韓之管而不下」(韓非子也有魏安釐王「攻韓拔管」的記載)張琦戰國策釋地說「管今鄭州治故管城也」此地秦以後或叫管縣管城管州或叫鄭州等等此

外並無亳城或亳之名。

左傳中關于管的記載有兩條，僖公二十四年「管蔡郕霍……文之昭也」杜預注「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漢至魏晉管屬中牟縣，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証引括地志和讀史方輿紀要說明故管國城在鄭州城。宣公十二年「次于管以待之」杜預注「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沈欽韓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引水經注及一統志說明管城故城在鄭州城，此外洪亮吉春秋左傳詁江永春秋地理考實等，在此條注都認為管在鄭州城古今一辭，並無異說，杜注也並無例外（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二五五－二五六頁「鄭亳說商榷」）

參附錄下3296號竆開字條。

趙世綱劉笑春曰「閵」說文「門遮也从門柬聲」戰國策魏策「晉國之去梁有河山以闌之」（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十期二九頁王子午鼎銘文試釋「闌闌獸獸」）<x669>

<x308>「王才(在)霝(營)自」<x4417>「闌闌獸獸狩」

閒 a 閑 豆甬篇 (4362) 閒 b 子禾 子釜 (3020)

白川靜曰說文閑闌門也从門才所以歫門也繫傳作闌門也
又鍇曰才木也會意云闌於从才段注曰
从門而又象撐歫門之形非才字也按才不成字云所以歫
門依許全書之例當云才象所以歫門之形乃合而無象形
之云則當是合二字會意按王逸少書黃庭經三用閑字作中
午即今閑也而中从午蓋許書本作从門午午所以歫門春
字下曰午杵省也然則此午亦是杵省歫門用直木如杵然
轉寫失真乃昧其本始矣
然段注訂指出王逸少之書乃晉時之別體不當是字之初形
漢之曹峻碑已作閑云……

以閑為鍵牡閉牝之字者恐為後起之義字之初義蓋為有關守門之禮者也金文豆閑段之字門中作丰即才之字形然丰蓋乃為修祓而加者也在戈為以此施於鉞戈之形丰當即近於以後之緌者即以緌飾修祓之之意以此旋于門者閑也丰之原始之物从卜文或殷周期之金文中所見之形可知乃將載書之器之口附之於樹而豎之示神意支配之形也其後為呪飾為緌飾閑字乃將其呪符加于門者也故有閑謹之義呵止邪靈之義古者有於門基門閭施以種種呪禮之事與道路之事並為重要之禮然其後此種古禮多數佚亡今僅散見于周禮等耳唯於古文字中尚有存其遺象者可考見其中之一斑

說文新義卷一二上二四三九—二四四〇頁林潔明譯

關 陳猷釜〈3104〉

左關鉌〈3024〉

鄂君啟節舟節「毋 毋 政 征 於 關 關」〈文2〉

商承祚曰「關从串聲，凡穿物橫為毌，直為串，左右穿為卝，音同義同，因穿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區別其結構，後來因文字在使用上需要類別，毌加貝為貫，串加門為關，卝加丝為[illegible]，金文、鉨文、陶文關字皆作開，而小篆的關與開閞字不無有關係的說，文患之古文作悶，實為開之異體字」（文物精華第五三頁鄂君啟節考）

郭鼎堂曰「閞是關字，从門串聲。」（文史三三八頁關於鄂君啟節的研究甲節一枚釋文）

〈文2〉「庚木關 關」〈文2〉「毋 毋 政 征 于 關 關」〈文2〉「女 如 載 馬 牛 羊 㠯 从 出 內 入 關 關」

闢

闢 兆域圖〈0289〉

「王命賙為逃(兆)乏(法)闊閱(狹)少(小)大之則」

徐中舒、伍仕謙曰：「潤同搁，說文：握，搔持也，謂持革頗搁之，頗搁，漢人常用語，謂兩手相摩娑也」（中國史研究九四一九五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說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 乏潤（搁）閱」）〈2289〉

同法，高曰「此字朱德熙釋闢，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一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徐中舒伍仕謙釋潤，非是」

〈0289〉「王命賙為逃(兆)乏(法)闊閱(狹)少(小)大之則」

閡

閡 北域圖〈乙289〉

「閡門」

朱德熙、裘錫圭曰：戰國文字多借閡為門（戰國貨幣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七八年第二期第二頁）（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一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乙289〉）

徐中舒、伍仕謙曰：「在兩垣北面的正中皆注有閡（門）字，這是王宮向北出入之門。古代帝王南面而治，觀瞻所系，非有大典不能由此出入。其可以隨時出入者只有此門。成都舊蜀王府有後宰門，及清宮神武門，皆帝王所居的北門。」（中國史研究九七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說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

〈乙289〉

「閡△門」

⿵門夾

⿵門夾　說文所無，按說文作陜字。

兆域圖「王命賙為逃（兆）乏（法），⿵門夾（狹）少（小）大之叫」〈0289〉

周法高曰：『兆域圖中⿵門夾字，朱德熙、裘錫圭讀為狹，是也。說文無狹字，卷十四下阜部「陜，隘也。从𨸏夾聲。侯夾切」。說文通訓定聲「陜字亦作陿，作峽，作狹，與陝州之陝迥別」。說文卷十二上門部「閜，疏也。从門，可聲。苦栝切」。兆域圖中⿵門夾字蓋因閜字偏旁類推而成，即說文之陜字也』。

徐中舒、伍仕謙曰：「⿵門夾，從夾聲。說文「夾，盜竊褱（懷）物也。从亦（腋）有所持」，俗謂蔽人俾夾是也。蔽人俾夾亦漢人常用語。蔽人言人有所隱蔽。說文「俾，門持人也」。⿵門夾从門，表會門持人之意。⿵門夾亦通挾。說文「挾，俾持也」。俾夾言守門者檢持盜竊懷物之人也。說

文夾在亦部象腋下有所懷挾之形宏農陜字从此(漢宏農郡陜縣)夾在大部从大夾二人此兩字古雖不同但今隸楷中夾或夾之字已無此區别(中國史研究九四—九五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說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乏潤(攔)閔」)

仌2897

「王命賙為逆(洪)乏(法)闊閔(狹)少(小)大之叫」

〈0672〉禹鼎

〈0675〉克鼎

中山王嚳壺〈2286〉

白川靜曰聖說文曰通也从耳呈聲而聲不同……文源據金文之字形曰

按古作耶象聲出於口入於耳之形或作耳象聲入耳形實即聲之古文或作聖壬聲左傳文十七年小君聲姜公羊傳作聖姜耶象聲入耳亦聽之義故聽字古亦作聖洹子器聽命于天子說文云聽聆也按聽即聖之變从心則本義當為聖哲之聖出於口為聲入于耳為聽因而通於心者聖也聖與聽相承互易其義古但作聖井人鐘憲聖爽惠啻伯簋哲聖元武師趛鼎聖姬齊侯鎛聖叔聖姜皆以聖為之

其字見于卜文字不从壬从大耳之人之形及口李氏集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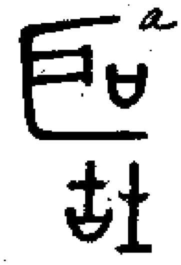
契文象人上著大耳从口會意聖之初誼為聽覺官能之敏銳故引伸訓通賢聖之義又其引伸也許君以形聲說之非是聽聲聖之字同源其始當本一字

以為乃聽覺聰敏之人之意乃以口為口耳之口者也淵源亦舉金文之聖之字形釋為聽曰耳側有口口有聲耳聽之也至於从二口之形則曰一人有言聽之不難二人同言兼聽不易唯明通之人能之亦可謂俗解也

口為載書祝告而聽神意善識其意者曰聖字之立意與希望氣祥者曰望同望之卜文亦為示臣字形之人之立形企望氣曰望聽聲曰聖本為候望或聽神意之字也所謂聖賢並非字之初義說文新義卷十二上二四四九—二四五〇頁林潔明譯

戴家祥曰：聖从耳呈聲。師望鼎「聖人作聖人師」，趛父鼎「文考聖公文母聖姬」，聖作𦔻，並與此近似。孟子盡心下「大而化之之謂聖」。聖憲聖成王，猶云睿聖成王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七頁墻盤銘文通釋「害（憲）聖成王」）〈文3049〉

「用聖△夙夜」〈文2863〉「夫古之聖△王敄（務）才（在）旻（得）賢」〈文2917〉「聖△〈文2007〉智韹聰」〈文2980〉「用井（型）乃聖△且（祖）考」〈文3109〉「富（憲）聖△成王」〈文3337〉「[illegible]趄趄夙夕聖△趩」





聽 寄庚壺〈28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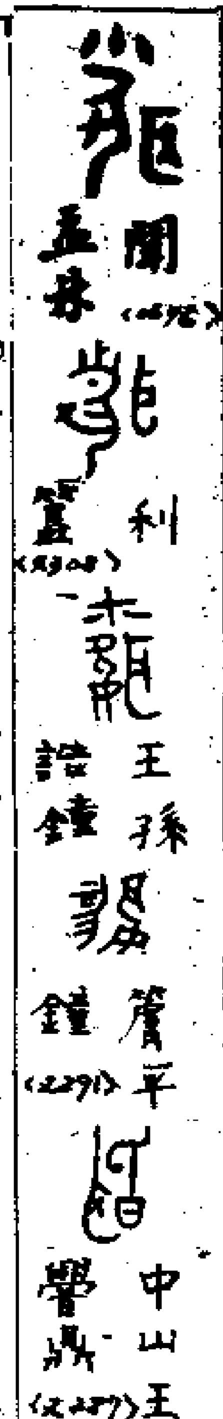


中山王譽鼎〈2287〉 从耳从口

張政烺曰：𦔻，从耳，从口，《說文》所無，甲骨文、古璽文有之。三體石經《尚書》多方以為古文聽字。不聽命，疑指下文「詒其死罪之有若赦」。（古文字研究第二二八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鼎銘「盧吾老貫奔走不𦔻聽命」〈2287〉

趙誠曰：聽字甲骨文、魏石經古文均有从耳从口作者，與此同。古鉥聽人亦从耳从口作。（古文字研究第二五八頁二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盧（吾）老貫奔走不𦔻（聽）命」〈2287〉

〈2287〉「盧吾老貫奔走不𦔻聽命」



a 白川靜曰[a]聞王氏釋作昏曰

昏之言勉也勞也昏殷墜命猶他器言勤勞大命矣

解為勤勉于殷之墜命然文意與下文不相連且釋為昏字亦不確从蔡段「死嗣王家內外毋敢又不聞者滅鐘其登于上下口口聞于四旁等語例觀之字亦應釋作聞郭氏注意到此一聞字以器銘為記殷之墜命之傳聞以為此乃器屬康王期之一證曰

又如言我聞殷墜命之一聞字亦可注意殷之亡為成王所睹康王則當得自傳聞矣

(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五六頁六一大盂鼎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二上耳部：『聞，知聞也，从耳門聲。䎽，古文从昏。』段注：『昏聲。』」古文字字形表四五四頁聞字下收利簋、王孫誥鐘、中山王鼎，古文字類編一三大頁收[illegible]仲平鐘。

張政烺曰：「䎽，从耳，昏聲，《說文》聞之古文。」（古文字研究第二二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鼎銘「寡人聞之」）〈0281〉

于省吾曰：「甲骨文聞之古文作[illegible]，常見，有的也作[illegible]。隸定作[illegible]或[illegible]。唐蘭謂：『[illegible]於卜辭蓋當作[illegible]，即[illegible]字。』又謂：『[illegible]冥一聲之轉。……貞：烄[illegible]出从雨，烄[illegible]當即烄冥也。』（考古社刊第六期懷鉛隨錄）按唐謂[illegible]即[illegible]字是對的，但以[illegible]為先公之冥則非是。甲骨文于[illegible]也从無用牲之祭。甲骨文乞雨每言烄妁或烄婥。則妁婥和[illegible]均當為女奴隸之名。[illegible]字左从[illegible]，即古欠字（詳釋次、盜）。[illegible]字右上从耳，與欠相連。[illegible]字的造字本義，象人之坐，用手掩其口，以表示

靜默，而聳耳以聽。這和甲骨文的聖字作[illegible]，象人舉目遠望，可資參驗。說文訓聞為知聞。呂氏春秋異寶和重言高注，並訓聞為知。甲骨文稱：「㞢疒齒，父乙隹㞢𦖞。」（南北師一．四三）「匕己𦖞〇匕己弗𦖞。」（綴合二二七）以上三个聞字并應訓為知。甲骨文稱：「其㞢來𦖞」（前七三一．二），「𢀛方亡𦖞〇其㞢𦖞。」（珠三四五）以上三个𦖞字乃聞的引伸義，指消息言之。

甲骨文旦昏之昏作[illegible]，與𦖞字的用法截然不同。周初金文的𦖞字，武王時的利鼎作[illegible]，康王時的盂鼎作[illegible]，已較契文有了譌變。成康以後，不僅𦖞字又有譌變，而且用法也和昏或婚相通。例如：昏忌之昏，諫簋作[illegible]，毛公鼎作[illegible]；婚媾之婚，克盨作[illegible]，殳季良父壺作[illegible]。說文婚之籀文作[illegible]（說文

鏝嫚二字从之），其譌變尤甚。周初以後金文的⿰女耳字，上端變作亣，下端止字或變作女。于是，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和林義光文源，均謂慶字古从爵女，未免荒謬。

總之，甲骨文⿰女耳昏二字有别，⿰女耳為聞字的初文。西周金文還未見昏字。周初金文⿰女耳字雖有譌變，但仍作聞字用。西周中葉以來的金文，既以⿰女耳為昏愚之昏，又以⿰女耳為婚媾之婚。𢽳緐聞三字始見于晚周古文：𢽳字見于詛楚文的「絆以𢽳絪」，緐字見于說文繫傳的「古文聞」，聞字見于古鉩的「左司馬聞竘信鉩」。本文既尋出聞字本作⿰女耳的構形和變化的源流，也尋出它和昏婚分合交錯的由來。（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三八〇—三八二頁釋⿰女耳）

張長壽張孝光曰：伏兔是古代車制中置于軸上墊在左右車軫之下的枕木……

這種軸飾是否也有個專門的名稱呢？郭寶鈞先生曾經管它叫鐗，後來覺得義有未安，改稱軸飾（濬縣辛村五一頁，又圖版叁壹，五），沿用至今。西周銅器銘文中講到冊賜車馬器物時常常提到畫𨊠、畫轉。𨊠字原作䡞，郭氏以為乃聞字，假為𨊠，𨊠者伏兔之下革帶（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八八回頁上）。然則畫𨊠者就是用革帶將伏兔縛在軸上，然後髹漆彩繪之謂也。林巳奈夫由于認定伏兔是和軸連在一起的，所以把𨊠帶解釋為縛軸，包括安在軸上的伏兔和軫的革帶（甲骨學（日文）第十一號八一頁），這顯然是不對的。但是他指出軸飾也就是畫𨊠，卻是很對的（甲骨學（日文）第十一號八二頁）。這大概是由于軸飾替代了畫𨊠的作用，因而也就沿用了這個名稱吧。（考古一九八

○年第四期三六一頁又三六三－三六四頁說伏兔與畫輯

于省吾曰「兌」闢闢作動詞用，但沒有被闢的主詞，自是用省語所致。尚書·康誥：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是怙。故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按左傳宣六年：周書曰殪戎殷，杜注：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按殪戎殷應依左傳作武王，為是。至于康誥的冒聞之冒，王鳴盛尚書后案謂冒有上進意，然則冒聞于上帝，猶言上聞于上帝（文物一九七七年八期一一頁利簋銘文考釋）〈又308〉

〈又287〉「㝬寡人䎽（聞）之」

〈又287〉「㝬寡人䎽（聞）之」

〈又340〉「歲鼎貞克䎽（聞）

聘

1509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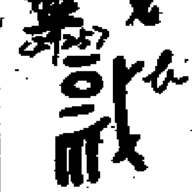
聘　商鞅量〈大51〉

周法高曰「古文字形表四五五頁聘字下有此字、見商鞅方升、案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二五〇頁商鞅量云「十八年齊[illegible]遣卿大夫＝眾來聘」考釋云「此秦孝公十八年、周顯王二十五年時器、距秦并天下尚百二十有餘年」說文卷十二上耳部「聘、訪也。从耳甹聲」匹正切。」

[a]

馘 从爪从戈

虢季子白盤

[b]

盂鼎二 从爪从或 〈671〉

[b] 白川靜曰[a]戜蓋為馘之異文餘論對其字釋有如下之說

按孚上戜字舊無釋下文亦有人戜入門其字與此同而筆畫較完細審之其字从或爪當即馘之古文說文耳部聝軍戰斷耳也引春秋傳曰以為俘聝或从首作馘此文从爪者

孚之者……與孚字連文其為馘字無疑

虢季子白盤銘中亦有此字與孚字連文之例此銘上文有執下文有孚至於戜則曰獲戜執孚乃生禽之稱馘者謂斷耳也詩皇矣傳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又泮水箋曰馘所格者之左耳字从耳或从首作爪形者或為懸首之者文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九二頁六二）

小盂鼎 林潔明譯 〈671〉

參附錄上寧戢字條于省吾說



熙 華乳為熙有辰敦它熙熙



王孫誥鐘

荀子儒效注熙熙和樂之皃〈419〉

周法高曰 古文字字形表四五六頁配字下收王孫誥鐘今據補，參卷十〈414〉熙字條。

〈入66〉

「溙工熙」



〈X18〉作鐘

〈X18〉「作拜手。對揚仲大師休」〈X292〉「拜手頴稽首」〈X541〉「王臣手。頴稽首」

拜
三年瘐壺（0226）
師旋鼎甲（0241）
師觀鼎（0298）
或方鼎一（0348）
趙父壺（0?8）

加藤常賢曰：拜 金文 篆文

（揚雄說） 古文

字形正如說文（小徐本）所云，乃从手（意符）桒聲（聲符）之形聲字也。桒說文訓疾也，呼骨切，然此字向來不清楚，關於此字，舉近人之說則有

凡此均以手連根拔起草卉之意，解為拔之初字，正適（金文餘釋之餘釋拜……郭鼎堂說

桒字為拔之雙聲轉注字（見余之「寀夫人鼎釋」）祭名也（令矢彝國學季刊四之二）……馬敘倫說

桒為桒，即金文𩚕字所从之桒，亦即矢尊之𩚕祭（鐵雲藏龜

零拾所引……唐蘭說

祿……祭名蓋即卜辭之𢍰祭亦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銘考釋

國學季刊四之二……唐蘭說

等說郭鼎堂馬敘倫之解釋全屬臆說無任何根據唐蘭以契文之朱為𢍰是也然以此字之構造不明而以善辯如唐氏亦不加以說明僅王國維曰

朱朱象立木之形殆所謂升或㢈縣者歟（戩壽堂殷虛文字考釋）

亦僅有所見而已尤其以此字為立木之形完全錯誤僅㢈縣者一點有可觀者而已

正如以上所述迄今之學者對朱朱（以上契文）𣡟𣡟（以上金文）𣡟‖𢍰（篆文）之字究為何物之象完全不了解故今者其詳論

而但舉余之考察之結論曰

乃如王國維所云之殺縣也剖開動物之犧牲而縣之于木或柱直至肉全部脫落僅餘骨骼之形象也即見于周禮大宗伯之疈辜之象也

疈辜或作罷辜鄭注

故書疈作罷鄭司農曰罷辜披磔以祭如今之磔狗以上風

……玄謂疈疈牲之胸也疈而磔之謂磔攘蜡祭

即其證也

字音博怪切柔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意義可參考古文之緐字此字鄭文焯曰

古文拜从比从兩手凡拜左右比敍敍齊其兩手也揚雄之說蓋本古文之省改云云……說文引群說說文詁林所引

即有比字在古文為聲符然蓋亦同時表示意義也即表示並之意

字義兩手相並之意且荀子大略篇有平衡曰拜此以平字釋拜之音者然與前之並相合則為兩手平衡相並之意也漢字之起源七五三—七五四頁林潔明譯

〈又151〉「山揉拜頷稽首受冊佩呂以出」〈又197〉「永揉頷首對䚄天子休命」〈又98〉「𢼄揉拜頷稽首」〈又301〉「恒揉頷稽」〈又1〉「𤼈拜頷首」〈又4〉「師𡨧拜頷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又8〉「㦮父拜頷首」〈又18〉「柞拜手對揚仲大師休」〈又21〉「旟拜頷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命」〈又52〉「𤸃拜稽首」〈又226〉「丕𠆸拜頷首敢揚王休」〈又92〉「拜手頷稽首」〈又326〉「𤸰拜稽首對揚王休」〈又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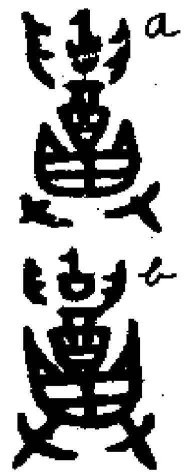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R335>「朱黄[illegible]鑾衡拜。顉稽首」<R339>「

公臣拜。拜顉稽首」<R340>「戎拜。拜顉稽首」<R341>「戎拜。拜顉稽首

」<R351>「刀子戎拜。拜顉稽首」<R367>「用楚弭白師宋拜。顉首」<R400>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R486>「□拜。稽首」<R506>「拜。顉稽

首曰」



盂鼎 <0676>

柖 从廾从豐

a,b 白川靜曰郭氏高氏以夾與上文之豐癸之癸同為人名然关于其人並無論述金文中有夾豐連用之動詞用例如

禹鼎 不顯走皇且穆穆克夾豐先王

師訇毁 用夾豐厥辟奠大令

豐夾與夾豐為同語以此言之則上文之召癸亦應讀作二字連文之動詞(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六五頁六一大盂鼎林潔明謹 <0676>

揚 a

揚 不从手 給子卣 考字重見 <又2718>

史牆盤 <又3097>

三年瘐壺 <又2726>

即簋 <又2300>

盂簋 <又[illegible]>

<又1>「敢對揚王休令命」<又4>「師𡨦拜頴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又5>「𤔲頴首對揚天子休令命」<又8>「對揚朕皇君休」<又18>「柞拜手對揚仲大師休」<又20>「對揚朕考易錫休」<又21>「𤞷拜頴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命」<又52>「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又54>「□奠孔揚」<又98>「克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又169>「對揚父休用作寶尊彝」<又188>「揚中皇作寶鼎」<又226>「丕𠈇拜頴首敢揚王休」<又284>「衛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又151>「山敢對䵼揚天子休」<又197>「永拜頴首對䵼天子休命」<又95>「遹敢對揚」<又300>「即敢對揚天子丕丕顯休」<又301>「敢對揚天子休」<又304>「馬四匹見工敢對揚天子休」<又309>「對䵼揚天子丕丕顯休令命」<又314>「揚王休唯王

十又九祀∟〈X321〉┐敢對揚△天子休∟〈X343〉┐應拜稽首對揚△王休∟

〈X326〉┐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X335〉┐𢽎敢對䫻△揚天子不丕顯休

丕∟〈X339〉┐𢽎敢䫻△揚天尹不丕顯休∟〈X340〉┐此𢽎敢對䫻△揚天子不

顯休令命∟〈X348〉┐對䫻△揚王䚄姜休∟〈X349〉┐對䫻△揚王令命∟

〈X351〉┐對䫻△揚文母福剌烈∟〈X341〉┐白伯䫻△揚父迺乃成賡勅曰∟

〈X341〉┐白伯䫻△揚父迺乃或又吏使牧牛誓曰∟〈X369〉┐敢對䫻△天子

休∟〈X482〉┐口口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X541〉┐不𢽎敢顯天子對

揚△休∟〈X546〉┐余其敢對揚△天子之休∟

𤔲

祖　史牆盤

作　取〈2309〉

唐蘭曰「取即𠭯，通沮。詩小旻『何日斯沮』，傳『沮，壞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四二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牆弗敢取（𠭯）」〈2309〉

裘錫圭曰「弗敢取。耳卣『寧史錫耳，耳休弗敢且，用作父乙寶尊彝』（三代一三·三六）。耳因為受寧史賞賜，弗敢且而作卣紀念。史墻因為經常受天子蔑曆，弗敢取而作盤紀念。二事相類。卣銘的且和盤銘的取都應該讀為沮（吉金文彔四卷一七頁）。沮古訓止，訓坏」（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〇頁史墻盤銘解釋「牆弗敢取（沮）」〈2309〉

徐中舒曰「⿸𠂇且从𠂇左且聲，當讀爲沮，沮敗壞也，古人尚右，言左則有敗損差錯之意。左傳襄公十年「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又昭公四年「不亦左乎」，皆以左爲下」（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六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墻敢弗⿸𠂇且」）〈又309〉

李學勤曰「⿸𠂇且字見說文，此處讀爲沮，義爲敗壞，弗敢沮，與不隊（墜）意思接近」（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六頁論史牆盤及其意義「牆弗敢⿸𠂇且」）〈又309〉

戴家祥曰「第四字唐蘭、徐中舒釋沮，訓壞也」，洪家義釋錫，圭同。師虎毀「令女（汝）更乃⿸𠂇且考」，郭鼎堂釋⿸𠂇且爲取，云「从又且聲，蓋助之異文，假借爲祖」（兩周金文辭圖錄考釋七四頁）按郭說非也，⿸𠂇且即祖字，𠂇（左）附加聲符也，𠂇祖同母字，亦猶齒之从止，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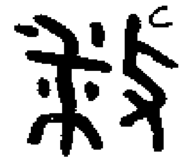
从畀聲，類重複字也。寧史卣「寧史錫匽，匽休弗敢且」句法相同。且字當讀柤。集韻「柤，取也」。說文「摣，挹也，从手且聲，讀若樝梨之樝」。且虘聲同，籀文罝作䍢，退作遽。玉篇六六「摣，取也」。从又與从手同義。說文「又，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手易為又，且易為虘，字亦作𢽸。玉篇七五「𢽸，取也」。同聲通假，且或作組。說文「罝，兔网也，从网且聲」，或體作䍢。師寰毀「今余弗叚組」，叚組即假柤。郭氏云「弗叚組，當讀為拂遐組，猶言解征轡也」（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四六），亦誤。同聲通假，柤亦作沮。大雅云漢「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謂不可收也。毛傳訓沮為止，大誤。「墻弗敢摣」，猶云「墻不敢取」（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九頁墻盤銘文通釋「墻弗敢𢽸（柤）」）〈X309〉

周法高曰：「李學勤謂𠭥即說文𢪇字。按說文卷十二上手部：𢪇，挹也。从手且聲。讀若樝梨之樝。側加切。段注，按方言𢪇、樝實一字也。故許有𢪇無樝。」按說文卷三下又部：𠭥，叉取也。从又虘聲。側加切。蓋𢪇𠭥同字。故唐蘭以為𠭥即𠭥也。諸家讀史牆盤𠭥為沮，是也。戴家祥解作取，非是。卷十四1580 [illegible] 𠭥字均假作且字。即祖字。徐中舒釋為𧻚，非是。

參卷三0302𠭥字條。

<2309>「墻弗敢取𠭥」

a b 播 說文古文作𢿱此省番為釆猶宷之篆文从番作審也 師旂鼎〈0665〉

c 〈10176〉散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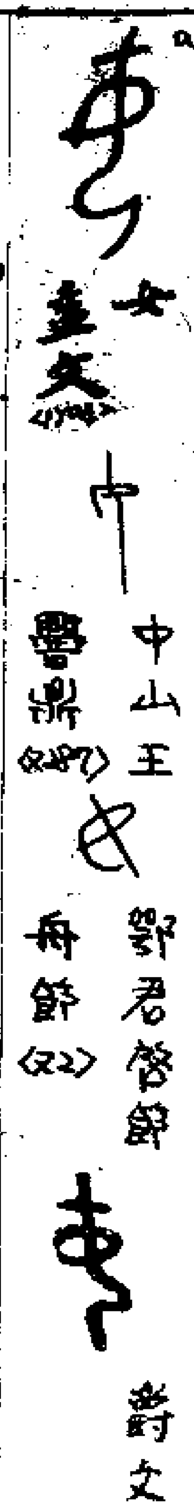
a b 白川靜曰 義敍于者吾讀作宜播文錄以敍為乃定罪之名者 b 蓋讀作審定之審也 大系與于釋同（金文通釋第十三輯七五九頁、六七 師旂鼎）林潔明譯〈0665〉

䞩 捷，古文作䞩。

疐鼎〈大5〉

郭鼎堂曰「䞩當是古捷字。魏三字石經春秋殘石鄭伯捷々字古文作䞩，从木，比从艸，与彼同意。」（兩攷二十頁疐鼎）「王令（命）趙䞩東反尸（夷）」〈大5〉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捷，獵也，軍獲得也，从手疌聲。春秋傳曰：齊人來獻戎捷」疾葉切。疐鼎見于積古卷四第二十三頁，攈古卷二之三第七十九頁，奇觚卷一六第五頁，容庚金文編未收。」



趙誠曰：女、母古文通，母、毋古文通，女釋為毋當無問題。「事少毋長」，即事奉年紀之君不要倚老賣老，即使自己年長也要裝成幼稚；「事愚毋智」，即事奉愚鈍的君主不要自作聰明，即使自己聰穎過人也要裝得愚昧無知，即所謂「大智若愚」。這裏的「長」和「智」是意動用法，即自以為長，自以為智。考慮到戰國文字有其自己的特色，尤其是這兩個中山器，用字行文諸多異趣，也可將女釋為如。古文字女、汝一字，汝、如音通，則「事少如長」意為事奉年幼者要將他看作長者；「事愚如智」意為事奉愚蠢者要把他當作智者。這兩種解釋，在字面上雖有不同，實質上仍然一樣，即處於下位必須把自己裝成幼稚無知，把在上者乃至君主奉若神明。（古文字研究第二五六—二五七頁「中

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史（事）学（少）女（毋）張（長），

史（事）愚女（毋）智」〈124〉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究張政烺（古文字研究第二輯第二二六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隸定作「事学（少）女（如）張（長）

事愚女（如）智」是也。趙說非是。」

張秉權曰「𡚸（圖版肆拾叁 2061，侯東 3.3395.71）銘文在鑒陰爵身，象婦女跽而

兩手交叉頭戴笄飾之形，應釋為女。金文𡚸（文盉）、𡚸（女卣）字、𡚸（女子鼎）、

𡚸（子卣）、𡚸（攀鬲）、𡚸（矢簋）、𡚸（寧女鼎）、𡚸（單女觶），容庚金文編都收在女字之下。

但在金文和甲骨文中，作這一類形狀的母女毋等字往往沒

有多大分別，而且常相通用。在這個爵上的女字當是作器者

之名，在甲骨文中，女也是一位婦女的名字，例如「貞：羽丁巳子

帚(女)往于囗」續5.5.2「丙寅卜，殻貞，㛸庚㞢，女往，二牛羽庚用」菁4 女

或作𡚦，例如「戊戌帚女示囗豕，燕」「丁丑女三于匿十豕，河」例均刻字」

前6.27.4「己巳，女示囗囗，殻」續6.18.2 有時亦加女旁作㛸，例如「帚㛸」丙編84「我㛸來」丙編255「辛未卜，殻貞，帚㛸㛸妨，王固曰，其隹庚㛸妨，庚戊㛸妨」(辛)(未)卜，殻貞(帚)㛸(㛸)(不)(其)妨」丙編257 婦女在甲骨文中，是屬於第一期的人物。(殷虛出土青銅爵形器之研究九七頁

爵兩形銅器銘文考釋一、爵形器，女爵)

〈又1〉「載易錫女汝載市素黃」〈又1〉「易錫女汝玄衣黹屯純」〈又2〉「女如載馬牛羊呂以出內入闢關」〈又3〉「女如馬女如牛女如德特」〈又3〉「女如楷徒」〈又4〉「易錫女汝赤舄攸」〈又5〉「今余令女汝啇官嗣司邑人」〈又5〉「易錫女汝玄衣黹屯」〈又21〉「易錫女

汝赤巿回黃」<X22>「令女△汝羞追于齊」<X22>「儕女△汝十五昜登

錫鬯」<X52>「先王既命女△」<X52>「女△官嗣邑人師氏」<X63>「伯蔡

乃作女△寶簋」<X67>「𢓊女△長于邵吉昜口女△口」<X151>「易錫女△

汝玄衣黹屯純」<X151>「令命女△汝官嗣司歙飲獻人于冕」<X133>「

易錫女△汝玄衣黹屯純」<X287>「事𡭴少女△如娠長」<X287>「事愚女△

如智」<X287>「其遺會女△如林」<X293>「唯女△汝攸期其敬辪乂乃身

」<X293>「余既兄為女△汝茲小鬱彝」<X293>「女△汝期其用鄉饗乃群

軝侯逆𡧊出內事使人」<X293>「唯用諆𦭲女△汝」<X295>「司后寮女△

簞奚迷夲各𠂤」<X98>「昔余既令汝△」<X98>「錫汝△鬱鬯一卣」

<X98>「乃令汝△𢜗乃祖考」<X298>「女△汝克𦣻乃身」<X298>「易錫女△汝

玄衣黹屯純」<X300>「命女△汝赤巿朱黃」<X301>「令命女△汝更𠭯克

嗣司直啚鄙」<X301>「易錫女△汝䜌旂用事」<X337>「余舍女△汝田五

田 ∟ <x3397> ┐ 女 汝 賓 賁 田 不 否 ∟ <x3397> ┐ 易 錫 女 汝 馬 乘 ∟ <x3407> ┐ 易 錫

女 汝 玄 衣 ∟ <x3417> ┐ 女 汝 敢 㠯 以 乃 師 訟 ∟ <x3417> 女 汝 鞭 上 弋 代 光 誓

∟ <x3417> ┐ 今 女 汝 亦 既 又 卸 御 誓 ∟ <x3417> 我 義 宜 儥 女 汝 千 ∟ <x3417>

┐ 女 汝 亦 既 从 辭 辭 从 誓 ∟ <x3417> ┐ 黷 𪓐 黷 女 汝 ∟ <x3417> ┐ 義 宜 儥 鞭

女 汝 千 ∟ <x3417> ┐ 今 我 敢 敕 女 汝 ─ <x3417> ┐ 𪓐 𪓐 懱 𪓐 黷 女 汝 敢 ∟ <x3417> ┐ 罰

女 汝 三 百 寽 鋝 ∟ <x3417> ┐ 儥 鞭 女 汝 ∟ 五 百 ∟ <x3417> ┐ 今 大 赦 女 汝 ∟

乃 師 或 㠯 以 女 汝 告 ∟ <x3697> ┐ 易 女 赤 舄 攸 勒 ∟ <x3547> ┐ 易 錫 女

汝 <x3417> 朱 黃 衡 ∟



1528

 a

 b

姜□盨 <1377>

 n

魯侯鬲 <2051>



散車父壺 <2223>

n 白川靜曰：器銘作「魯侯作姜享彝」六字。陳氏謂「姜」即成王之后王姜，而王姜不應單稱姜也，恐為魯侯之先妣也。（金文通釋第三輯一一一—一一二頁一〇魯侯鴞尊 林潔明譯 <2051>

劉啟益曰：「康王妃為王姜。這也是從分析銅器資料得知的。王姜見於以下諸器：

乍（作）冊睘卣「王姜令（命）乍（作）冊睘安尸（夷）白（伯）」

令簋「乍（作）冊矢令尊宜于王姜」

叔卣（史叔梢器）「王姜吏（使）叔事于大保」

𪯶鼎「王姜易（錫）𪯶田三于待劃」

王姜的時代有各種不同的說法、郭最初把令簋定為成王、王姜就成了成王之后、一九七二年、陝西眉縣出土了旟鼎、郭改訂王姜為武王之后、唐蘭最初把令簋定為昭王、說王姜是昭王之后、一九六二年、他改訂為康王之后、一九七八年、唐老說王姜仍是昭王之后、這樣、王姜就有了武王后、成王后、康王后昭王后四種說法、如上所述、成王后為王姒、而昭王后為王祈、文獻中已有記載、這兩說是不成立的、我們認為王姜應為康王之后、理由我們在微氏家族銅器與西周銅器斷代一文中已經說過了、這裏又將該文的主要論點轉述如下、

第一、乍冊睘卣中有十九年王在斥之語、十九年王在斥的記載也見於作冊折方彝、這兩件銅器應該是同一年製作的、作冊折是微氏家族中的第四代人、他的祖父(剌祖)武王滅商以

後來見武王、作冊失的時代應在康昭之間、但作冊睘卣中有王姜、不能定為昭王、這樣就卡定了作冊睘卣和作冊折方彝的時代必須是康王、

第二、令簋中的失令、就是宜侯失簋中的失宜侯失簋銘文中有「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是康王時銅器、因此令簋也應定為康王、

第三、叔卣中王姜與太保共見、太保就是召公、他死於康王時、叔卣的時代不能晚於康王以後

第四、旟鼎的形制紋飾與大盂鼎近似、大盂鼎為康王時銅器旟鼎的時代也應定為康王

根據以上理由、我們認為王姜就是康王之后、現在我們仍舊保持這個看法、但應補充的是息伯卣也是康王時銅器、息伯

卣的形制與作冊睘卣完全一致，銘文中又有王姜（隹王八月臯伯易貝于王姜，用作父乙寶障彝）定為康王時器，是十分合適的。

最近又看到一種說法，認為作冊折方彝作冊睘卣的時代應該定為昭王，銘文記載的是昭王十九年南征的事情，但王姜應定為康王之后，這種說法似乎缺少歷史的根據，史記周本紀記載穆王在位時，「春秋已五十矣」，昭王是穆王的父親，假定比穆王大二十歲，王姜是昭王的母親，也假定比昭王大二十歲，那麼昭王十九年時，王姜已經近九十歲了，這樣大年紀的人還跟隨兒子南征，是不好想像的，而且上面我們已經討論過，成王的后妃為王娶叔勉方彝的時代為成王，作冊折方彝的形制與叔勉方彝相近，紋飾完全一致，這正是時代相接近

的反映，因此我們把作冊折方彝定為康王時銅器是正確的。昭王妃為王祁，國語、周語記載，昭王娶於房，房君祁姓，有關王祁的銅器目前尚未找到。穆王妃為王俎姜，這也是分析西周銅器判定的。

一九七五年，扶風白家一座西周墓葬中出土一批銅器，其中有㦰制作的銅器八件，㦰，或作伯㦰。這批銅器的時代，原報告根據器物的形制、紋飾和書體分析，定為穆王，伯㦰所作銅器過去也著錄過，郭也定它們為穆王，這些意見都是正確的。這批㦰器中有一件圓鼎（Ⅲ式鼎），銘文「㦰乍（作）氒尊彝」，形制與五年衛鼎、九年衛鼎完全一致，五年衛鼎有「余執龔王卹工」之語，是共王時的標準器，因此，這一件銅鼎的時代應該定為穆王後期，也就是說，這座墓葬的時代應該定為穆王晚期，這批銅

器中的I式鼎中有王俎姜銘文如下：

隹九月既望乙丑才(在)堂㠯王俎姜吏(使)內史友員易(錫)𢦏玄衣、朱𧝓襮，𢦏拜稽首對揚王俎姜休，用乍(作)寶䵼障鼎，其用夙夜享孝于乓文且(祖)乙公，于(與)文妣日戊，其子子孫孫永寶。

同墓出土的I式簋記載，六月在堂㠯𢦏戰勝了戎胡，俘獲了一批戰利品。把I式簋與I式鼎銘文合讀，就知道𢦏由於戰勝了戎胡，王俎姜才派內史友員給𢦏以賞賜。因此，從銘文內容分析，王俎姜確是周王的后妃。由於𢦏器的時代為穆王，那麼穆王妃就是王俎姜了。這一點，唐蘭在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一文附錄中已說過了。他說「王𠛱(即俎)姜疑是穆王的后」，是十分正確的。

此外，傳世銅器中有一件不壽簋，銘文如下：

隹九月初吉戊戌，王才(在)大宮，王姜易(錫)不壽裘，對揚王休，用作(作)寶。

這件簋銘文中有王姜，但它的頸部為竊曲紋，竊曲紋的出現無論如何不能早到康王，因此，不壽簋中的王姜與令簋中的王姜不是一個人，我們從銘文字體分析，把不壽簋定為穆王，那麼王俎姜又稱為王姜，

共王妃王獻中缺了記載，傳世銅器中有憲鼎，其形制與五年衛鼎，九年衛鼎完全一致，應為共王時銅器，憲鼎銘文中有「王為」，不知是否可以釋讀為「王嬀」，如果可以的話，則共王妃為「王嬀」，姑此存疑。

懿王妃為王伯姜，這是從分析銅器資料得出的，

傳世銅器中有王白姜壺和王白姜鬲銘文如下、

王白姜作 作 僔壺其萬年永寶用(以上壺銘)

王白姜作 作 僔鬲、永寶用(以上鬲銘)

它們的時代、陳夢家定為西周晚期、是不確切的。王白姜壺的形制與師望壺完全一致、時代應一致、師望、即望、望簋中的望簋的時代過去定共王、我們定為懿王、理由過去已經說過了、不再重復、因此、師望壺的時代應定為懿王、而王白姜壺的時代也應定為懿王、那麼、王白姜就是懿王的后妃了、

懿王妃姜姓、在元年蔡簋中是得到了證明的、蔡簋記載的是周王命令蔡與宰曶管理王家外內之事、治理百工、並且出納姜氏的命令、勿廢置疑、這個姜氏是周王的后妃、這一點是闇生早就指出過了、他說「出入、出納也、姜氏、王后也」蔡簋的時代

唐蘭定為穆王或共王，陳夢家定為懿王或孝王，但更可能是孝王元年，郭定為惠王，我們定為懿王，理由如下：

器名	受命者	師晨	入右	册命
元年蔡簋	蔡	師晨	宰曶入右	史尧(年)册命
三年師晨鼎		師晨	司馬共入右	
四年瘐盨	瘐		司馬共入右	史年册命
五年諫簋	諫		司馬共入右	内史尧册命
十二年太師虘簋		師晨	宰曶	
十三年望簋	望		宰倗父入右	史年册命
望師壺	師望			

從上列排比可以看出，蔡簋中的宰曶見於太師虘簋，蔡簋中的册命者有兩種隸定，一為史尧，一為史年，如為史年則與瘐盨、望簋同。太師虘簋、諫簋、瘐盨、望簋都是懿王時銅器，我們已

經討論過了。因此，從人名聯繫看，蔡簋的時代應定為懿王。蔡簋中的姜氏就是懿王的后妃，這與分析王白姜壺所得結果是一致的（考古與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八六—八八頁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周王后妃）

周法高曰：「周初之王姜，極具威權，為銅器斷代之關鍵。如此重要之人物，而在古書中絲毫不留痕跡，實為不可思議之事。諸家以為成王后、康王后、昭王者，皆無文獻可據。惟武王后邑姜足以當之。」（參金文詁林二三〇一—二三一一頁 本書卷一〇〇四—卷一〇〇六王字條周法高說。）

王字條引方善柱說，亦主王姜為武王后，論者每以新出土微氏家族銅器中第四代作冊折方彝銘文中記載十九年王在厈，與睘卣合，折方彝紋飾與令彝作風相同，而睘卣與令毀（令與彝為同時所作）均言及王姜，微氏第二代烈祖克商之後來見武王，第

六代牆當共王時任史官，因之第四代不可能在成王時任作册。而王姜亦不可能為武王之后，劉啟益「微氏家族銅器與西周銅器斷代」（見考古一九七八年第五期）以為王姜乃康王后，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周原莊白強家兩處青銅器窖藏的綜合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則從唐蘭說以為折方彝折尊折觥與罍卣均為昭王十九年伐楚時所作，劉氏則以為康王十九年所作，劉李二家均主史記周本紀穆王在位五十五年之說，故以為第四代不可能在成王時任作册，余以為古本竹書紀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之說，如為信史，則穆王不可能在位五十五年，晉書束晳傳「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之說亦頗為合理，因西周武王至穆王五王，如為百年左右，共王至幽王為一百五十餘年，其比例亦頗近情理，論者或以為「周受命至

穆王百年不包括穆王在位之年，按古本竹書紀年「自武王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當然包括幽王在位之年，然則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當然包括穆王在位之年，且如不包括穆王在位之年亦不可能容納於其餘一百五十餘年中，如假定穆王在位二十餘年，則作冊折亦可能於成王末年任職。以上詳見拙著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的年代問題、大陸雜誌第五十八卷第三期（民國六十八年三月）<x2213>、讀微氏家族銅器與西周銅器斷代、大陸雜誌第五十九卷第五期（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x2214>、西周金文斷代的一些問題、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民國七十一年）<x2215>再就當時情勢而言，成王以幼主在位，邑姜為姜太公之女，頗具影響力，若為康王或昭王之后，則無法從文獻中獲得合理之解釋。

<x2216>「飲者月公子土折作子中姜𥻘之般壺」<x2222>「椒車父作皇母夫𩰫姜寶壺」<x2223>「□椒代車父作𩰫姜𨟭壺」<x2225>「王

姜°易旗旟田三于與待劃」<R283>「衛作文考口仲姜°氏盂鼎」<R303>「

齊侯乍作朕媵子中仲姜°寶盂」<R338>「舍矩姜°帛三兩」<R348>「

王𤔲姜°事使內史友員易錫戠玄衣」<R348>「對揚王𤔲姜°休」<R431>

「王乍作姜°氏障毀」<R459>「齊侯乍作朕媵子中仲姜°寶盂」

不姬簋（3313） 師趛鼎（2674） x' 蔡侯盤（2923） 伯百父鎣（2928） 商尊（3210）

白川靜曰姬說文曰黃帝居姬水以為姓……

謂姬為臣聲然聲不同臣十二說文以為口輔之象又于省吾以為櫛比之象字皆非也」據金文之姬字考之則其象明是示兩乳者也」配為赤子得乳之形故頤有頤養之義以字形言之則可以養之者曰姬我國古代以彥姬為成人之男女之用語然彥顏也」即額上施文身加入成人之意之字也」姬字从兩乳又指成人之女人我國之古代用法反而傳承了字之古義也」

〔說文新義卷十二上二四九一—二四九二頁林潔明譯〕

x' 于省吾曰「按各家認為「大孟姬」係蔡侯之姊，未確。大孟姜匜稱：「大師子大孟姜作般（盤）盂（匜）」（《錄遺》五〇二）古者男女均

稱「子」。大師之子而自稱為「大孟姜」，可為「大孟姬」當係蔡侯之長女的很好證明。(古文字研究第四三頁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蔡侯盤用詐(作)大孟姬嬇(媵)彝盤(盤)」

<X25>「用乍(作)文且(祖)乙伯同姬△尊殷」<X16>「仲伐父乍(作)姬△尚母旅獻」<X27>「白章父乍(作)叔姬△鬲」<X28>「伯有父乍(作)孟姬△朕(媵)鎣」<X29>「伯有父乍(作)孟姬△朕(媵)般(盤)」<X30>「筍侯乍(作)叔姬△賸(媵)般(盤)」<X61>「乍(作)其子孟姬△嬰賸(媵)盤它(匜)」<X116>「伯駟父乍(作)姬△渝賸盤」<X119>「魯宰駟父乍姬△口賸鬲」<X120>「善吉父乍京姬△尊鬲」<X224>「錄叔父乍鹽姬△陣殷」<X302>「獻叔伯(信)姬△乍(作)寶鼎」<X300>「獻叔伯姬△其邁(萬)年子子孫孫永寶」<X302>「獻叔眔(及)伯姬△其易(錫)壽考多宗永令(命)」<X310>「帝后賞庚姬△貝卅朋」<X341>「[illegible]

賸夫旅白（伯）乍（作）毛中（仲）姬障（尊）鼎」<x413>「魯白（伯）大父作季姬

嫱嬉賸殷」<x433>「强乍井姬用鼎」<x424>「强白乍井姬穸鼎」<x435>

」隹强白乍井姬用鼎殷」<x435>「井姬晞亦列祖考夌公宗室□

」<x436>「强白乍井姬用貞甗」<x444>「强白匄井姬用盂鏙」<x445>「

夌姬乍寶鼎」<x476>「公及王姬曰」<x679>「白（伯）公父乍叔姬醴壺

」<x633>「伯駟父作姬淪媵盤」<x692>「王乍（作）中（仲）姬寶彝」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六三頁嬴字下收商尊此字疑非今補於此」

1530 姞

a 遣姞 〈3037〉 b c 〈4171〉 遣卣

內姞 父鼎〈2220〉

㪤伯車 父簋〈24〉

白梁

」〈X24〉

「白汈伯梁父作龔姞尊簋」〈X221〉

「㪤車父作𩐆姞㬏簋」〈X214〉

「㪤白車父作鄭姞隮鼎」〈X220〉

「姞口母作口匜」〈X662〉

「宗中

仲作尹姞般盤」〈X6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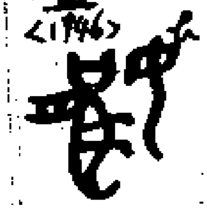
「宗中仲作尹姞匜」

1531 



嬴

伯衛父盉 <1946>



嬴壺

徒簋 <2130>

<X277>

「黃季作季嬴寶鼎」<2698>

「周朕媵嬴龖母」

1532 嬀

嬀 陳子子匜 为字重見 不从女

〈2214〉「陳侯作嬀𩵦媵壺」

〈3815〉「陳侯作王嬀媵毁」

〈2405〉「陳侯作嬀𩵦媵壺」

婚 毛公鼎

余唯王昏〈0680〉

白川靜曰關於𤔲字餘論有詳細之解釋然與上下之文義難通郭氏以𤔲爲鬼獵犹凶奴之胡音之字戴𤔲者戴首之自稱也陳氏亦以爲昏(或聞)乃是北蠻所以梁白戈稱鬼方緫說文響日且昏時也音義與昏同並非是字从聞或爲婚之異文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九四頁六二小盂鼎林潔明譯〈0571〉)

郭鼎堂曰辭中兩見𤔲字字乃从於䎽聲䎽古文聞案此即獵犹匈奴等之胡音也(兩考第三六頁小盂鼎越伯□□戟𤔲□𤔲盧以親□從(商))

周法高曰陳夢家斷代四第八七頁(金選第二一三頁小盂

鼎釋文作「趙白□□戟獅戟獅虛呂新宮從商」為白川氏所據。

a



婦 不从女 也作伯婦蓋帚字重見(4039)



婦好 方疊 (2612)



婦好 鼎 (2594)



婦好 斗 (2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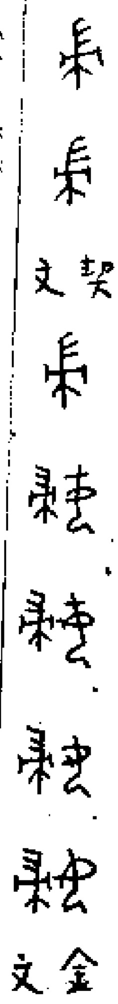


婦好方彝 (2601)



婦好鉞 (2620)

加藤常賢曰婦



契文 金文



篆文

字形帚字單獨用為婦之意契文中甚多又金文中亦有婦字說文以為从女从帚（帚之象形）會意字也篆文之柔之形不正確。

字音唐韻作房九切陳乾一謂古音為佩（說文詁林婦字下）此音究从何來，漢代之訓詁幾乎皆釋作服屈服即服事男姑以說明之而帚則解為歸从事灑掃也然謂古音為佩考帚之義則說文釋作糞也此蓋以為即掃除之意之笙字除

織之意也然較此更為積極的修飾之意亦不應忽視之也余意古者帚有祓淨之意(支那古代家族制度研究)今此字古音有謂為佩則飾(離騷王逸注)之意更加明白正如釋名釋衣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而倍貳也珠玉容刀帨巾觿之屬乃衣服之帶有修飾之意也

字義加上女之意符則是穿着修飾美麗而潔淨之女子之意也婦字正如有婦者姑之辭正是直接相對於舅姑之親族稱謂也兒子之妻來歸之女之意也意義上新歸之媳婦乃衣服修飾清淨之女子也(漢字之起源二五三－二五四頁林潔明譯

S 白川靜曰婦爵自積古以來讀作妹十爾大系改釋為婦爵惟大系於婦爵之間加上頓號以婦亦為賜物之一並不穩當文

選小校釋為婦爵然因乃賜物以婦爵二字連讀為是婦爵者正如琱生毀一中有余獻婦氏以壺之壺蓋特為婦人用于祭祀之器也婦為仕於寢廟守其家祭者也故謂之婦爵也（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一七一頁八八縣改毀林潔明譯<3369>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六五頁婦字下收婦好諸器今據補見考古學報一九七七年第二期鄭振香等「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圖五」

<X594>「婦△好」<X596>「婦△好」<X598>「婦△娕」<X599>「婦△好」<X601>「婦△好」

<X603>「婦△好」<X604>「婦△好」<X605>「婦△好」<X606>「婦△好」<X609>「婦△好」

<X611>「婦△好」<X615>「婦△好」<X616>「婦△好」<X617>「婦△好」<X618>「婦△好」

<X620>「婦△娕」<X670>「婦△[illegible]」

1536 郿

5中[a]

鄦妃

妃簋

5中[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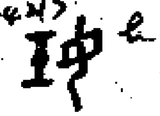
蘇衛改鼎

<2215>

「曩士父作蓼改隮鬲」


a

姙 吹乘 <0421>


b

嬄姙 壺 <0776>

<2233>「弜叔弔作厥姙齎」

<2307>「王乍豐姙單寶般盉」

<2967>「姙氏」

令堇事保厥家」

<2496>「堇來遘于姙氏」

母

師旂簋乙〈X22〉

新郪虎符

中山王譽鼎〈X207〉

鄂君啟節 舟節〈X2〉

張政烺曰「母當作父，母蓋因叶韻故為顛倒。去父母言離開故國。論語微子「何必去父母之邦」皇侃疏「去，謂更出國往他邦也。父母邦，謂今舊居桑梓之國也」孟子萬章「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趙岐注「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二九頁哀成叔鼎釋文「少去母父」）

征〈X22〉「見其金節則母(毋)政(征)」〈X22〉「母(毋)舍桴飤」〈X22〉「母(毋)政(征)

手開關」〈X33〉「母(毋)載金革黽箭」〈X33〉「見其金節則母(毋)政(征)

征」〈X33〉「母(毋)舍桴飤」〈X16〉「仲伐父作姬尚母旅甗」〈X37〉「木

母丁」〈X57〉「乍作其子孟嬴之母賸盨」〈X100〉「米小𤕌母己」

〈X151〉「母△母敢不善」〈X222〉「杕車父乍皇母△𫹎姜寶壺」〈X257〉「孝
母△乍盬」〈X258〉「考母△乍盬」〈X259〉「考母△乍盬」〈X260〉「子荃乍母△辛
隮彝𠬪」〈X214〉「婦口母△乍口匜」〈X222〉「敬母△敗速績」〈X247〉
母△母念爾爾邦」〈X287〉「爾母△母大而悚」〈X287〉「母母富而喬驕」
〈X249〉「母△母家而翼」〈X287〉「母△母姑㬜乎厥邦」〈X288〉「世世世世母
」〈X292〉「母△羊引專庸又有長子口」〈X349〉「文母△日庚弋休」〈X349〉遄
「母△母又畀歡于卒厥身」〈X349〉「用乍作文母△日庚寶隮尊彝
」〈X357〉「朕文母△競敏寬行」〈X351〉「對覭揚文母△福剌烈」〈X351〉「用
乍作文母△日庚寶隮尊簋」〈X351〉「用夙夜隮尊享享孝于卒
厥文母△」〈X471〉「司母△以康」〈X537〉「考母△乍簋」〈X593〉「司母△辛
〈X602〉「司彔母△」〈X607〉「司母△辛」〈X608〉「司彔母△」〈X610〉「司彔母△」〈X628〉
」𠈌小䜌母△乙」〈X646〉「亞彤中𠬝母△己」〈X655〉「司母△辛」〈X659〉「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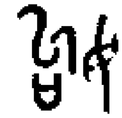
毋△戊寶障彝

〈X6187〉

周𩵦腥鬳龍毋△

3065a (12-1539)

1539A 



姁

袁蕭父鼎《62》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六六頁姁字下收此鼎按容庚金文編收此字於卷三○八四句字下蓋誤將右旁之女字省去也說文卷十二下女部姁嫗也从女句聲況羽切今據字形表補姁字

1540 𢼄

𢼄 姑

婦姑

(0441) 𢼄

諸樊劍

<X81>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三六頁姑字下收工𫊸太子姑發劍見考古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安徽淮南市蔡家崗趙家孤堆戰國墓圖二一：宋該文稱諸樊劍。

<X81>

「工𫊸大子姑發𦣻反」



a 敦 弔向簋〈4360〉



b 虢弔鐘〈4057〉



王孫誥鐘

白川靜曰說文威姑也从女从戌解爲會意引漢律婦告威姑以證威姑之義……

俞氏兒笘錄以字之本義爲怒曰

按威字本訓當爲怒女子性易忿怒故字从女女部字訓怒者多矣然則威亦怒也詩曰昊天已威猶云昊天甚怒也又曰畏天之威猶云畏天之怒也因而有威可畏即謂之威樂記所謂怒則暴亂者畏之也於是引伸之爲威儀爲威福而莫知其本義之爲怒矣許君據漢律威姑之文次威於姑篆之下殊爲失之

然金文中多用爲威儀之意如虢叔旅鐘帥井皇考威儀叔向

文禹毀共明德秉威儀𣱼兒鐘惄于威儀惠于明祀邾公牼鐘余畢龏威忌故蓋非以威恐為本義之字也

金文之字形从戈戉之象然使人畏威者固不必僅限于女也

字蓋本為示以戈戉修製女身例如驅逐其呪靈等儀禮者也

歟壽縣出土之蔡侯𨬁盤有威義遊遊之句其威字从女恐為

表示綏安之禮者也而非畏迫女者也乃除其憑依之呪靈者

也畏字古作㪍與作毆擊鬼靈之象者相似蔡侯𨬁之器中盤

尊之字並明从戈有保存造字初義之處說文新義卷十二下

二五〇五—二五〇六頁林潔明譯

義」(8.220)

「顯皇且考嗣威義」(8.329)「疋尹𩐯氒威義」(4.661)「愿淑于威

妹[a] 孟鼎 <0676>

沈子簋 <1371>

叔趩父卣 <K293>

a 白川靜曰：妹辰，王釋曰未詳，以下二句乃文意之重心所在。從古以妹辰為妹邦之義，奇觚以女與妹為同位語，曰女妹即孟為衛人矣等，亦未得前後文之脈絡。近時李平心氏之大盂鼎銘女妹辰又大服解（中華文史論叢第五輯）中亦以妹辰為古衛國之別名，以妹辰為妹邦，辰即振，殷之祖先王亥之別稱，女妹辰者，詩蕩咨女殷商之意也，與奇觚之說相同。韓華則以此句之意為牝雞司晨之意，曰：

按韓非子詭使篇女妹有色，辰或通晨，牧誓牝雞無晨即此義，言紂寵女色，使之晨夕與天下之事也。

此說乃將銘文讀作女妹辰有大服，以為乃追述殷紂之事之

語也。然上文語首已改曰「已女」以下繼述以輔弼之事囑咐孟之語也，追述殷代之事已完畢。

憲齋以「妹辰」為猶昧爽也，也易略例明徵故見昧之釋文作「昧」本作「妹」又作「沬」，妹昧通用。小盂鼎、免毁銘有用昧爽之語。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五八頁六一大盂鼎林潔明譯 <0676>

白川靜曰：敉，郭氏釋作妹敉之義也，曰：

妹讀為敉，說文：敉，撫也，讀若弭。弭敉妹古音同部同紐。

敉克衣與下文之敉克蕺之語法相同，克衣諸家皆以克殷之義求其文義，郭氏之說曰：

衣即是殷，書康誥殪戎殷，禮中庸作壹戎衣，鄭注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呂氏慎大覽郼如夏商，注郼讀如衣，今兗

州人謂殷氏皆曰衣

衣殷聲通之事因屬众所周知然此一克衣是否克殷之義則甚成疑問陳氏謂西周初期金文殷國之殷皆作衣而此說蓋將大豐毁之衣祀解作殷祀者也大豐毁之文乃對先王之衣祀並非殷國之義殷在金文中皆用殷字如

大盂鼎　我聞殷遂命隹殷邊侯田雩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喪𠂤

小臣謎毁　白懋父以殷八𠂤征東夷

克字在文中亦用如克淵克夷敎克義並非克殷之克郭氏以此等諸克字皆爲克伐克捷之意淵夷義皆以爲乃敵國之名然文義不通克有小臣單觶之克商叉毁之克奔走上下帝之二義之用法多用作後者之義克衣者謂敬念而衣祀之事也

敉簋與班段之烝大命之烝為同義之語烝大命故亡尤者乃勤勉于大命而憾其意也此一場合謂勤于祭事也从而上文之克衣為衣祀以善衣祀于祖考為事功之一也故下句承以告剌成工之語也（金文通釋第十五輯十八一十九頁七八也

段林潔明譯 <391>

<278>

「西替啉㠯其妹和靳喜障鉗畫[illegible][illegible]益[illegible]妹吹」



姆 或从人从毋，毋亦聲

中山王䝬鼎〈文287〉

周法高曰：中山王䝬鼎「佳(惟)俌(傅)侮(姆)氏(是)从(從)」張政烺中山王䝬壺及鼎銘考釋見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五頁。按說文卷十二下女部「娒，女師也。从女每聲，讀若母。」義證：「字或作姆。玉篇：姆，女師也。姆同上。內則：姆教婉娩聽從。鄭注：婦人五十無子出不復嫁，以婦道教人，若今時乳母也。襄三十年左傳：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杜注：姆，女師。列女傳有魯母師。」古文字字形表三二〇頁侮字下收中山王鼎此字，又收說文古文  古文字類編三六頁姆字下收中山王鼎，並云：「姆不從女，說文無，集韻：女師也。」今據補。

〈文287〉「佳(惟)俌(傅)侮(姆)氏(是)从(從)」

[a] 媾 不从女

庚平多父盤 冓字重見〈2921〉

[a] 顜从頁 季良父壺 用享孝于兄弟婚媾諸老〈2837〉

唐蘭曰「原作顜，與構字通。構，促成。廣雅釋詁三：構，成也。」（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六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五祀衛鼎」）〈2337〉

〈2337〉「白（伯）俗父迺（乃）顜講」

〈2338〉「顜講」

[illegible] 奴 [illegible]奴 [illegible] 0777 [illegible] 0777 [illegible] 婦 高奴 權

加藤常賢曰奴 [illegible] 契文 [illegible] 金文

[illegible] 古璽 [illegible] 篆文 [illegible] 古文

字形雖甚簡單卻是難於理解之字也關於此字有

一　會意說（大徐本）

二　形聲說（小徐本以又為形符

（朱駿聲）以女為聲符

三　會意兼聲說（孫海波古文聲系魚部謂女亦聲

等說首先契文及古璽之ㄐㄐ明顯地與又字不同是則ㄐ為

何形余以為乃力字也从力从女而不能是奴（乃都切）字之聲符導是

意符力為用力手肘之意又（手）亦可表示此意故篆文作又或

又為力之諧形亦未可知

其次女字為聲符故此處从朱駿聲說而以之為从力意符女聲聲符之形聲字也

字音乃都切女表示此音此音表示从之意

字義从事勞力也周禮司厲鄭注奴者从坐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用从字決非偶然从字音重古音同部爾雅釋詁從重也是則與動字同意論語子張動之斯和皇侃義疏謂勞役之是則此一奴字為勞役之意集中其力于事之意必須與此合而考之者則為說文童之下曰

男之有罪為奴曰童（从王筠說文句讀校改）

然奴與童字形並不同有罪之奴為童因為奴者从事勞役之意也要之

奴 从事勞役之意

童由辛重與重構成之字罪人服于勞役之意

依此則知奴字為其役之努之本字也（漢字之起源七三九—七四〇頁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九一頁帑字下收曩白格双還卷下之三第十一頁曩白迺畚 衆 畢李釋𡜊為帑，文孫釋為帑。

林義光曰「帑 帑 說文云，帑，金幣所藏也，从巾奴聲。按从巾非義，古作帑，𢁉 帑 从才省、番省（為在實才字），番生敦以十奴聲。才者，在之聲借。」林說從才省，似不可信，惟字形表以為帑字，亦無據。」

<X66>「高奴」

<X67>「之利口口之奴鴝桼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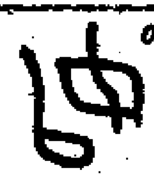
a 妣 冊代簋(4322)

b 妣辛 母簋(4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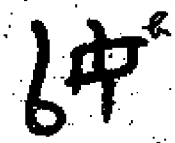
c 甲盉 父癸盉(29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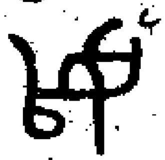
d 沵其簋 皇母惠妣(4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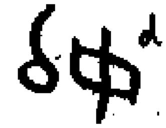
于省吾曰：妣字有的从弋作丰，甲骨文編誤釋為妣。按金文妣字屢見，其所从之弋中間皆作直劃。沵其簋「皇母惠妣」之妣从弋作丨。與卜辭从弋之省體相合。（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〇八頁釋弋、弟）

[a] 始 从㠯聲 經典之姒字

衕 姒禹 <0716>

[b]

[c]

[d]

中白父 盨 <1208>

鬲

班 毁 <大6>

劉啟益曰[47]金文中與王姒有關的銅器有六件，它們不是一個時代的，下面我們分為兩組來討論。

甲組兩件

(一) 后母姒康方鼎，銘文「后母㠯(姒)康」，一九七五年陝西省扶風縣一座墓葬中出土。見扶風白龍大隊發現西周早期墓葬 文物一九七八年二期

(二) 王姒方鼎，銘文「王㠯(姒)乍(作)寶鼎」，是過去著錄品，圖見續考古圖卷四第十頁

乙組四件

(一) 叔勉方彝，銘文「叔勉易(錫)貝于王㜏(姒)，用乍(作)寶障彝」，一九六〇年洛陽市博物館收集品。見洛陽市在文物普查中收集到西周珍貴銅器 文物一九六

二年一期五六頁叔下一字為人名字子識大盂鼎中有一字與此字相似陳夢家釋為「勉」(見西周銅器斷代(三)考古學報一九五六年第一期)也不一定準確為了引用方便暫時定為叔勉方彝

(二)叔勉方尊銘文字數、行款皆與叔勉方彝相同,是一次制作的。J. A. Pope, R. J. Gettens and N. Barnard,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 I. 1967, Washington.

(三)叔勉簋銘文「叔勉乍(作)□障彝」B. Karlgren, Bronzes in the Wessen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乍」下一字不識) Bulletin No. 30 1958.

(四)保侃母壺銘文「王蚵(姒)易(錫)保侃母貝,揚蚵(姒)休,用乍(作)寶壺」見三代吉金文存12.12.4 商周金文錄遺221.1.2 右母(姒)康方鼎的時代,康報導定為西周早期,這件方鼎的形制接近於婦好墓809號方鼎(見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考古學報一九七七年第二期圖版拾捌:一)而與德方鼎(成王)(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圖二八)和作冊大方鼎(康王初)(商周彝器通考圖一三四)相距稍遠,同墓出土的陶鬲、與鬥雞台溝東區N7陶鬲接近(鬥雞台溝東區墓葬圖說圖版拾肆:二)而與常

見的西周早期陶鬲不同。№9的時代為門雞台瓦鬲墓中期，下限在殷周之際。因此，我們認為后母姒康方鼎的時代在武王滅紂以前，后母姒應指文王妃太姒。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

王姒方鼎的鼎足粗而短，與婦好墓八〇九號方鼎相似，見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考古學報一九七七年第二期圖版貳，1。而與常見的西周早期的方鼎有所不同，姒字的寫法作"吕"與后母姒康方鼎姒字的寫法一樣，因此，我們認為王姒方鼎的時代應在武王滅商以前，王姒也是指文王妃太姒，它是太姒生前所作。

和勉方彝的時代，原報導定為西周初期一九七二年，這件銅器調來北京展覽時，有的人把它定為武王，說王姒是文王后太姒，有的人把它定為成王，說王姒是成王后妃。唐蘭力主成王說，本文從

形制花紋論證唐蘭的意見是正確的。

叔勉方彝的形制與乍冊折方彝近似，主體花紋（獸面紋）和主體花紋旁所附的陪襯花紋（龍紋）與乍冊折方彝（陝西扶風庄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八年三期圖版叁之一、圖三九）完全一致，叔勉方尊的形制與𣪘尊（𣪘尊銘文解釋，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圖一）近似，主體花紋及其旁所附的陪襯花紋也與乍冊折方彝完全一致，𣪘尊的時代為成王，乍冊折方彝的時代為康王（微氏家族銅器與西周銅器斷代，考古一九七八年五期），叔勉三器的時代應與乍冊折方彝相近，而不能早到文王，它們也不能為武王，因為武王妃為邑姜，因此，叔勉三器的時代只能定為成王，在成王銅器中時代是較晚的那末，王姜就應該定為成王的后妃了。

保侃母壺中有王姛，楊樹達說她是幽王妃褒姒，是不正確的。保侃母壺銘文字體為西周早期，把保侃母壺定為成王時銅

器，問題是不大的。（考古與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八五－八六頁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周王后妃）

參本卷3588姛字條方善柱說3590姛字條

〈03387〉「舍趙顏始嫘虞各吹」〈03617〉「弗敏父作孟姒□賸鼎其眉壽萬年永寶用」〈04827〉「㝅姒作旅簋」

好 重彙〈0036〉

長 殷編〈0037〉

仲卣〈0680〉

婦好訊〈X605〉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七〇頁古文字類編三三頁好字下收婦好訊今據補

〈X594〉「婦好」〈X596〉「婦好」〈X599〉「婦好」〈X601〉「婦好」〈X603〉「婦好」

〈X604〉「婦好」〈X605〉「婦好」〈X606〉「婦好」〈X609〉「婦好」〈X611〉「婦好」

〈X615〉「婦好」〈X616〉「婦好」〈X617〉「婦好」〈X618〉「婦好」〈X654〉「帚婦好」

〈X620〉「婦好」

孯 或从子臤聲讀為賢

中山王嚳壺〈2286〉

張政烺曰「孯，从子，臤聲，疑是賢之異體，美也。讀為賢。」（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一三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舉孯使能」〈2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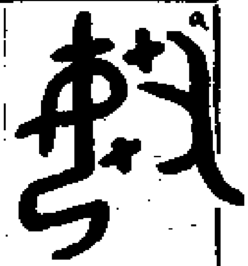
趙誠曰「孯、賢均从臤聲，故得通用。又《說文》臤，堅也。古文以為賢字。王筠《句讀》云：「《公羊成四年傳》，鄭伯臤卒，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是臤三字通用。」今中山銅器賢字作孯，正猶堅為賢字，則臤、堅、孯、賢為同字異體。由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或通例）：古文字中某類異體字大都同聲或音近，如中山銅器[illegible]為順、[illegible]為訓、訫為信等等均是。又中山銅器凡與人有關之字多从子

作，如賢人之賢作學、幼童之幼作學、少君之少作字。則學為賢字。不僅取其聲，而且會其意。(古文字研究第二四八頁「中山壺中山𪓐銘文試釋中山壺與(舉)學(賢)逆(使)能」)〈又2287〉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二下女部「𡡉，美也。从女臤聲。苦閑切。」張氏疑學是𡡉之異體是也。

〈又2286〉「舉與學(賢)逆(使)能」〈又2286〉「逆(使)得學(賢)在(才)良猛(佐)實(以)輔相乎(厥)身」〈又2286〉「進學(賢)散(措)能」〈又2286〉「夫古之聖王敦(務)才(在)得學(賢)」〈又2286〉「於(故)詳(辭)豐(禮)敬則學(賢)人至」〈又2286〉「屬(慮)忘(?)深則學(賢)人新(親)」

1557 嫿



婼 高景成釋

婼鉦 (0006)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六六頁媰字下收媰鉦柯昌濟釋為女芻、孫詒讓釋為婼。見金文詁林六七八三頁本條下。

婁走 長陵盉

婁毀(×640)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三八頁婁字下有此二篆，並云三體石經婁字作[古文]」古文字字形表四七二頁婁字下引石經。長陵盉見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六期馬承源商鞅方升和戰國量制圖九。說文卷十二下女部「婁，空也。从毋中女，空之意也。一曰婁務也。㝠古文」洛侯切。馬承源釋長陵盉「銅要鏤鋏芷宴繡，又盉蓋鏉容一斗二益，長𨙸」並云「長𨙸即長子，在戰國為趙地」馬氏釋作宴，字形表同。考古一九七四年第一期二頁陝西長安新旺村馬王村出土的西周銅器釋作嬰，參附錄下268號。

「隹十月走嬰作文考寶毀，其子孫永寶用」


a 妥 子妥鼎〈953〉


人 沈子簋〈4331〉


癲鐘甲組〈2329〉


曾侯乙甬鐘〈2096〉

加藤常賢曰妥  金文  篆文

字形說文不見此字故段玉裁於女部之末補上此字此字頗

有問題不容易發見其本義也首先陶方琦曰

妥即委字……知妥與委實一字也……是委之為妥無疑（說

文詁林後編引說文無妥字說）

謂妥即委字然从妥字解明以後觀之則此種說法殆為當然

然字形則決非同字也其次嚴可均曰

妥即女部之娷字娷本作姀鼎彝之銘有姀姀㚇諸體從上

之爪即𡗗也議見重文𡗗字條（說文校議桵字下）

謂妥字之上之爪為𡗗妥即娷字也爪之為𡗗王筠亦曰

妥从女爪聲則形聲與委从女禾聲同法也非手爪字乃是勿之反文即乑字也（說文釋例卷十三）

此一說法从音義觀之是也从而以妥字為娷字亦不誤然嚴章福則以妥字為媠字曰

大徐曰（媠）唐韻作妥非是全謂是也今之說文無妥而偏旁有之蓋即媠之重文媠訓好今俗以好謂妥是媠與妥實一字也……校議謂妥即娷遠也（說文校議議）

批評校議之說嚴章福謂妥為媠於唐韻有據是也然余更以為校議之謂妥娷也亦是也畢竟娷媠義同僅因聲轉而為不同之字也皆為妥之別字故妥字乃从女（意符）爪（聲符）之形聲字也正如王筠之說

字音吐火切乑表示此音此音究表示何義則列子湯問有

穆王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婐婧者以盈之
之婐婧此也婐婧說文作委隨詩羔羊作委蛇轉而為倚儺阿
儺皆女性之婀娜纖弱之姿態之美也」
字義婧字有好也之訓此為妥字之本義
妥之音為委婧然觀此一連言則知委妥本為連言之語依此
則前引之陶方琦以妥委為一字之說知亦有所據也因連言
之語雖分為二字原則上仍是同義之詞故也（漢字之起源六
五五—六五六頁林潔明譯）

〈又295〉「用妥。綏」〈又320〉「大神妥。多福」〈又329〉「妥。厚多福」〈又332〉「[illegible]妥。
厚多福」〈又344〉「用穆夙夙夜隮尊享孝妥。綏福」〈文414〉「妥。賓之
綏」

1563 妥

妥

說文所無

井人妥鐘 <0056>

<X228>「处宗室肄妥作龢父大數鐘」

<X228>「妥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以上左鼓銘）

姛 說文所無

孝姛 <2101>

<4164> 姛盖

保 母壹 <4801>

赤塚忠曰：「𡟰由女與司(司)構成，姛字。姛字又作𡟰(姛)𡟰(始)。然台以古音相同，故𡟰𡟰𡟰即經書中寫作姒，姒姓也。」

卜辭有龔姒：

侀孔𡟰于癸宗，若。(林二·二五·三)(帝乙帝辛期)

(通纂七六九中讀作彝姛誤也)李銘之龔姒，蓋為此類之婦人也。」殷金文考釋九七頁龔姛鼎(55)(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此條見錄遺第77號文云『龔姛姒易錫商貝于司，作父乙彝。』」

參本卷1570 𡛎字條，1550 始字條

方善柱曰「班毁說『毓文王王姒聖孫』」此毁近年再次發現文物一九七二.九月，是真器史記管蔡世家說「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詩經大雅思齊篇說「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如是則文王后在金文叫王姒，在文獻叫大姒。太姒是毫無疑問的……銘文中又有王姒者，她是不是與王姒為一人，尚不明。三代吉金文存(一二.一二.四)貞松堂集古遺文(七.三三)錄有「保係母毁」，蓋文曰「王姒易保係母貝，揚姒休，用乍寶壺」。其文字比「叔」為組銘文晚，揚字與姒字之間有不當有的空間，甚似後世對皇上的記法。又周初器自名為壺者罕見，故此銘文似不與王姒所關連諸器同時。而有些可疑的地方。但商周金文錄遺著錄此器銘(二三一.二)沒有蓋銘之空間，銘文中的「王姒」是實在人物的可能性也不能沒有。䧟毁銘文說「姒休易厥瀕貝，用乍䧟寶彝」(三代

七・二六・一 貞松續上三二〇 綴遺齋二六・二八上則作陝遺遺
裡的㚸當是王㚸，令毁銘中王姜又單稱姜，鼎白卣中的姜也
是當爲王姜的，到了這裡，筆者有了引用多倫多市皇家安大
利博物館所藏龔㚸觚銘文的必要性，這個觚……有鑄銘曰

龔㚸易商貝，㓝㚸用作父乙彝。White, Bronz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1956, 150頁
法高按此觚已收入拙編
三代吉金文存補 ℞604

……而懷履光主教說運到上海的彝器中只有一器有銘，即龔
㚸方鼎，其銘與龔㚸觚大同而小異，其銘曰：

龔㚸易商貝于司，作父乙彝……

文中之「㚸」可能指王佸，也可能是㚸姓之女嫁於王者，關於第
一種可能性，金祥恆先生的釋佸給與很大的比重（中國文字第十號）
按照釋佸，㚸是佸母之合文，例如

文武帝乎福嬰于癸宗若（珠八四）

其唯嬰福是（錄六六）

那麼龔嬰觚是（王家）后母賜貝於龔國后母之陞物，但這種解釋法似不能適用於寧遺毀的，嬰其文說「寧遺作甲嬰隕毀」（三代七、一七）在此嬰當指嬰姓。

第二種可能性是王家之后妃姓嬰而賜與族妹或胞妹嫁於龔國者。龔國彝器現存者不少，商周金文錄遺有龔母毀、龔母卣、龔母觶、龔子勺、子龔鼎、子龔毀等，金匱論古初集收有龔子卣，而著者陳仁壽說此卣出土於河南輝縣，跟懷履光所得銅器出同一地方，陳說左傳太叔出奔共，杜注今汲郡共縣，亦即今之河南輝縣，則龔子者乃商代黃河北岸殷虛西南之一附庸國矣。如陳仁壽說，今之河南輝縣當是古之龔國，但如果龔

娶是王娶之族妹或胞妹，那麼金文之娶跟卜辭中之娶（后母）没有何等關係。我們曉得上引卜辭很難適用於此說，故第一說比第二說更有長點了。筆者初以為是娶（則妣）與娶同字以為龔娶觚是武王克殷前後王妣賜給族妹龔妣而成。又以為王妣在殷商書娶，而周代書娶。但顯然地此種觀點尚無確實根據。總而言之，文王后大妣在金文叫王娶，叔為器為所關聯的標準器王姜不是成王王后妃，而確是武王王后妃龔娶觚似與文王后没有何等關係。（大陸雜誌第五十三卷第五期初周青銅器銘文中的文武王后）

婁[a] 婁 說文所無

婁卣 使乍旅婁彝 (2727)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六五頁婁字下收農卣蓋據劉心源、強運開、楊樹達說（見金文詁林本條下）。劉氏謂「言使厥友以女妻時人名農者也」楊氏從之。」

1570 姛

a

 姛 說文所無



爲姛彝 <0415>

班簋「毓文王ニ姛聖孫」<大6>

黑光・朱捷元曰「姛司后，即姒后，似當是姛字的省文。銅器銘文中姒姓有作姛或姛。此銘省女旁」（考古一九七七年一期七一頁陝西長安灃西出土的䢅盂）<文2957>

參本卷1568姛字條、1550始字條、1568姛字條

<文2957>「各姛(以)司(后)寮女寮奚逆䉣」

[a]

簪 說文所無

臣辰盉銘作簪寶尊彝 105897

a 白川靜曰姒[台]字形雖稍異仍是姒字大系曰

又疑乃又始之合又始者宥姒也姒者匽侯之妻若母

南燕乃黃帝之後姞姓之國云南燕若為召氏之支族則召氏

為姞姓之國召氏並非如一般所云為姬姓之國（參考攈摭匽、召方考）

似與姒姓有通婚之關係本器之姒恐即匽侯之母蓋如為作

妻之祭器當記述其作器之旨也韓華曰

又按別一鼎文字與此鼎殆出一人文曰作叡姒尊疑亦匽

侯所作器叡姒即此器之姒也皆當為同時同出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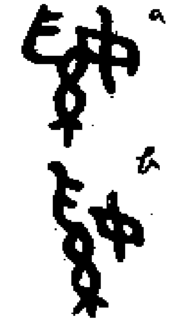
然未見其器郭氏則離析之讀姒為又始二字於字形上有困

難容庚氏之金文編字亦不收入奻字條而作別一字然蓋當

如文錄所云為奻之繁文(金文通釋第八輯四一六頁三八區

侯旨鼎林潔明譔(0538)

參閱本卷1550號䛛字條。



㜎 說文所無

㜎仲簋 (1100)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六八頁㜎字下收㜎仲簋。」按說文卷十二下女部：「㜎，女隸也。从女，奚聲。」胡雞切。奚字見卷十[illegible]號作下半為人形，而簋銘從女從系，故容庚以為說文所無，此字以女旁代人形，蓋女奴之專字，字形表釋為㜎，可從。周禮天官序官「奚三百人」，鄭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

a

𢆶 說文所無

𢆶𢆶

𢆶盂 <1158>

a 李孝定曰：𢆶 卜辭中不見此字，然其左旁則如

韋令𢆶(前四四一)

壬申卜，衍旨于𢆶(粹一一二五)

癸亥貞旬亡禍在𢆶(前七一二二)

蓋乃國族名之𢆶之異體也。若然則𢆶為𢆶與女之合文也(殷

金文考釋一四王鼎殷毀(90) 林潔明譯)

<1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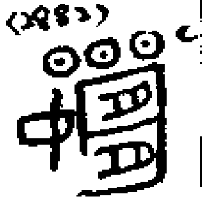


櫑 說文所無 汗簡以為櫑字 穌甫人匜 〈2944〉

「虢盥女□乍（作）寶盤」〈x718〉



穌甫人盤 〈2983〉



齊縈姬盤 〈5411〉



嫚　說文所無

長子𩥅臣簠 <257>

周法高曰：此字模糊不清。姑從馮承源記上海博物館新收集的青銅器一文（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七期一一頁）隸定為「嫚」。「孟嫚」乃女子之字。

<257> 「乍（作）其子孟嫚之母賸（媵）簠」



嬉　說文所無。

魯伯大父毀〈2412〉

朱活曰：「山東曾出土過兩件魯伯大父嫁女器，即孟姬姜簋和仲姬姜簋，前者為嫁彼長女所造，後者係嫁彼次女所造，均見著錄。此簋新出，現藏濟南市博物館（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六四頁山東歷城出土魯伯大父媵季姬簋）〈2412〉」

周法高曰：「朱氏隸定魯伯大父毀「魯白（伯）大父作季姬嬉（嬉）媵毀」，說文卷五上壴部：「壴，陳樂立而上見也。从屮从豆。」中句切。又喜部：「喜，樂也。从壴从口。歖，古文喜，从欠，與歡同。」金文詁林卷五〇七「壴」：「孳乳為鼓，王孫鐘『永保鼓之』」三上文據容庚訂金文編。魯伯大父毀此字从女从𡆧，乃女子之名，未必即是嬉字。姑從朱氏所釋，至嬉字與嬉字更未必相通。」

1592

毋　与母为一字

毛公旅鼎　毋字重見（3627）

于省吾曰：說文毋字作毋，并謂：「毋，止之也，从女有奸之者。」禮記曲禮的「毋不敬」，陸氏釋文：「說文云，止之詞。其字从女，内有一畫，象有姦之形，禁止之勿令姦」。按許說荒謬。而陸氏還予以附會。自來說文學家又隨聲附和，遂成定論。甲骨文和金文均借用母字以為否定詞之毋。詛楚文的「業萬子孫毋相為不利」，毋字作毋。古鉨文作毋，秦權和詔版毋字習見。毋字的造字本義，係把母字的兩點變為一个橫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母，而仍因母字以為聲。（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五五頁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

<R288>

「子子孫孫毋△有不敬」

<X293>

「毋△尚為小子」

<R500>

「雖毋△會符



民 史牆盤〈文309〉



𬎆尊〈文294〉



㝬簋〈文290〉



中山王嚳壺〈文286〉



胤嗣好蚉壺〈文288〉

唐蘭曰「民字从目，此銘中初見」（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六三頁𬎆尊銘文解釋」自之辥乂民」〈文294〉

〈文36〉「台以寺持民」〈文54〉「敔吾□□百民」〈文54〉「民具畀卿向」〈文285〉「其即次是得民」〈文286〉「𠭯作𧹩𣪘中則庶民𪗵附」〈文285〉「隹惟悳德𪗵附民」〈文288〉「以愚𢍰卑𠂢民之隹罷不𥞎𢍰」〈文290〉「肆余𠂤以𨊍義士獻民」〈文294〉「自之辥乂民」〈文309〉「述𣪘畯民」〈文669〉「毆民之所敬」

弗 旂作父戊卣〈0543〉 〈4376〉大盂 / 盜壺 胤嗣𧊒子〈9288〉

白川靜曰：弗，說文「撟也，从丿从乀从韋省」。繫傳解韋為違，曰「弗者違也」……

關於字形，通訓定聲曰「从乃，乃者難也。或曰从弟省，从丿會意，丿亦聲。弟，韋束也」。而舉出異說，義證曰「顏注漢書韋賢傳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亞古弗字」，以為乃畫文之象。然徐箋則以為乃兩弓之象，曰「弗與弼音義同，凡弛弓則以兩弓相背而縛之，以正枉戾，所謂矯也。矯謂之弗，所以矯之謂之柲。鄭注既夕禮曰：柲，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是也。阮大傳曰：弗字明是从弓，若从韋，則不知所省。从丿从乀，左右相戾之義，此會意之指也。鍾鼎古

文亞字即兩弓相背之形灝謂ノ乀殊體川疑象柲形

文源中僅以為川乃象物之直又以為己弗挨之然究是何物

則無定說李氏集釋以為象正矢箭之象曰

己實象以繩約箭幹使直之形川亦非訓弓檠之柲實象箭

幹之形弓字與此从己者迥異卜辭皆假為語詞

按正矢箭者曰寅以兩手寅正矢箭之字也又正弓幹之具殆

柲也皆用為與其初義不同然从卜文金文之形可知其義也

弗之卜文金文不从弓矢之象近于弟韋之象韋與違背韋皮

之字不同卜文四方之神中有西方之神之名為韋者作纏縛

樹枝等之象弟亦相似之象也弗之卜文从縱木二或三而纏

縛之之形乃綁纚纏束物之意也義證以綁之義解之者是也

其說曰

詩采菽「紼纚維之」正義定本及集註以毛云「紼，𦀌也」通作拂
釋名釋轡「拂，也」牽引拂戾以制馬也」御覽引鬼谷子「事暴君有
補削無矯拂」易頤卦「顛頤，拂經于邱」詩皇矣「四方以無拂」箋
云「拂猶佹也」言無復乖戾者」曲禮上「獻馬者佛其首」注云「佛
戾也」
不管其曲直，將之纏束，故生弗戾之義，即縱橫加上ㄅ之意也」
糸部上 三 「紼，亂糸也」亦承其意用之。為否定詞者與不亡同音
假借也」僅有音之強弱耳。如「弗者不之深也」公羊傳桓十年注 或內辭
也」穀梁傳桓十年與不對比之說，然本來通用之例亦多」說文新義卷
十二下二五四一—二五四二—二五四三頁林潔明譯

張<又227>
「弗」ナ左 「周乍父戊寶障彝」 「<又251>」 「四年㝬令韓口司寇長
朱武庫工帀弗悆治胄散造」<又[illegible]> 弗可復見 得」<又298>「天子

亦弗[言朢]志公上父㝬德」<X309>「墻弗敢取叡」<X320>「不敢弗帥」

<X3249>「[氵專]不敢弗帥且考秉明德」<X361>「弗敏父作孟姒□媵鼎其

眉壽萬年永寶用」<X3714>「新邵自㪟弗戈」<X4967>「休朕皇君弗[酉朢]

志卑厥寶臣」<X2546>「王弗望志卑厥舊宗小子」

弋 甾卣〈2727〉 盠二〈1373〉 甾伯 史墻盤〈10309〉

于省吾曰：甲骨文第二期弋字作□（前四・三四・一）、□（乙三〇六九）。舊不識，甲骨文編入于附錄。又「弋侯」（續存上一〇七五）之弋作□。甲骨文从弋之字習見，例如：盆字从弋作□、□、□，宓字从弋作□或□，䢅字从弋作□或□……

甲骨文弋字作□或□，象豎立有杈之木于地上之形，與說文訓弋為橜之義相符。說文又訓橜為弋。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凡豎木而短者皆得曰橜」。弋字典籍也通作杙或樴。周禮牛人鄭注，謂「樴謂之杙，可以繫牛。」尚書大傳的「椓杙者有數」，鄭注謂「杙者繫牲者也」。（甲骨文字釋林

卷下第四〇七—四〇九頁釋弋、弟

唐蘭曰：「卡即朩字，或作朩，象根下有豆，是菽的本字，通淑。爾雅釋詁：『淑，善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四二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剌烈祖文考卡淑寵貯」）〈3019〉

裘錫圭曰：「必字實从戈而不从弋，戈是戈柲之柲的象形初文。甲骨文和早期金文的盜、邲、宓、密、鉍、駜等字全都从戈（甲骨文多作工），前人多不識戈跟弋根本是兩個字。」（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二頁史墻盤銘解釋「剌烈且祖文考弋式寵受授墻爾𪓐」）

福〈2809〉

裘錫圭曰『烈祖文考弋窺授墻爾𪓔福，大意說希望祖考把你們的好福氣傳授給墻。弋是西周金文中常見的虛詞，大係考釋讀爲必（見鼎簋等）。按必弋古音不相近，說文以爲必字从弋聲，不可信。用作虛詞的弋應該讀爲詩經中常見的虛詞式。丁聲樹先生認爲式者勸令之詞，殆若今言應、言當（史語所集刊六本四分四八七頁）』（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頁史墻盤銘解釋）「剌烈且祖文考弋式窺受授墻爾𪓔福」〈2309〉

徐中舒曰『弋當釋爲代，代代世代相續也，召伯虎簋「弋伯氏从許」弋亦當釋代』（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六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弋窺受授墻」〈2309〉

李學勤曰「弋、本象戈柲形、郭氏兩周金文辭大系讀為必」（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六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剌且文考、弋貯受牆爾𪓐）〈7309〉

戴家祥曰「弋唐蘭釋未、讀蔑、郭氏釋為戈柲之柲（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九七頁、癲鐘戊組「弋皇祖考、高對爾剌烈、弋盉「弋敢作姜盉用萬年、用楚胥保叔弋」按器銘以考弋、叔弋為辭字當釋姒、女姓之姒、不見許書、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敬姒強命之」杜預注「姒、音姒」姒似同字、形符變換字也、說文俟或體作娭齊鎛「保吾子姓」作「保盧子性」可証、李姒鼎作佁、从人、叔何父毁作帥、叔彝作[illegible]从女、古㠯台通用、故頌鼎鄧嫚鼎會姒鬲作始、䲨姒彝作飼、皆別構也、姒又通弋、左傳襄公四年春秋經「秋七

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公羊穀梁姒作弋、穀梁定公十五年春秋經「秋七月壬申、弋氏卒、九月辛巳、葬定弋」左傳公羊弋作姒、聲符更易字亦作妐、汤其毀「善夫汤其乍朕皇考惠仲皇母惠妐尊毀」惠妐即惠姒也、叔毀「烏虖朕文考甲公、文母日庚弋休」弋即妐之簡化、亦即姒字、按姒有兩義、其一、母系氏族社會之遺姓、鄘風桑中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毛傳「弋、姓也」弋姓即姒姓、夏禹姓姒、

其二、女子平輩間等第之稱、釋名釋親屬「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己當法似也」爾雅釋親屬「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又曰「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鄭玄注禮記內則「娣姒猶兄弟也」

同聲通假字亦作翼、書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釋文馬本作

翼故考弋。(周書大誥「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蔡傳：「尚書集傳謂考翼即父兄，指管蔡，父為考，兄為翼，故諸从父」)亦得謂之考弋或考翼，鄭玄訓翼為敬，非是(本孫詒讓述林「釋翼」)(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九—一八〇頁牆盤銘「刺烈祖文考弋翼」)<8309>

周法高曰「必與弋聲韻懸殊，不可通，裘錫圭謂「必字實从弋而不从弋，弋是戈柲之柲的象形初文……弋跟弋根本是兩個字」但甲骨文工、亻于省吾以為乃弋字，與裘氏以為乃戈柲的象形者不同，但史牆盤弋字，唐蘭釋為朩，非是，因朩字直畫中段較粗也。(參卷七2697朩字條)李學勤讀為必，與弋聲韻相去懸殊，裘錫圭釋弋，讀為語詞之式，聲韻相近可通。」

于省吾曰「弋字作弋，召伯虎簋的「弋」字作弋，而弋簋的「姒」字从「弋」作弋，是其證。古讀弋如特，猶忒从弋之讀爲「他得切」。弋屬「喻母四等」，古讀爲舌頭的「定母」或「透母」，故弋字可讀爲特。……綜括上述，則前引銘文，應讀作「烈祖文考特予授牆爾髗、福懷、祓祿、黃耇彌生」。「爾髗」指繁盛鮮麗言之，「福懷」指順利平安言之。「祓祿」和「黃耇彌生」指除災惡有祿位和長享壽考言之。這一切都是烈祖文考的神靈所特殊授予的」。（古文字研究第五輯十五頁牆盤銘文十二解「剌祖文考弋竊受牆爾髗福懷祓彔黃耇彌生」）(x309)

(x309)「剌烈祖文考弋竊貯」(x3417)「弋。式可寄」





也　与它為一字

子仲匜　它字重見〈2980〉

　平安君鼎〈4669〉

參卷十三―1688它字條

〈4947〉「割肆之才楚也。為呂鐘」〈4668〉「單父上官勹庖夸宰憙所受坪安君者也。」

〈4687〉「單父上官勹庖夸宰憙所受坪安君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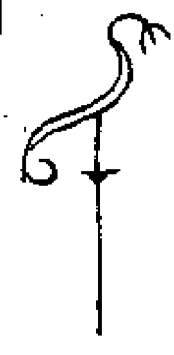
氏 彔卣〈2728〉



長由盉〈4162〉



讀為是 中山王嚳壺〈2286〉



王子午鼎〈2669〉

白川靜曰：氏說文巴蜀山名岸脅之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聞數百里象形乀聲揚雄賦響若氏隤引解嘲之文……是楚之染指中以為、按氏者姓氏之本字與許說無涉而其篆則从氏字轉注會意也以為姓氏之本義而解之然關於其字形則曰

古者貴有氏賤無氏民不得有氏有氏則非民故氏从民字轉注會意民屈於氏下也故中作一曲為民民異於凡民者也故中去一曲為氏

卜文金文之氏與民確有相似之處然上部之字形不同不可以轉注會意說之者也

卜文有从氏皿之字（前二·二七·一 又六·四一·七）郭氏之釋卒氏曰

此等字乃象皿中插氏之形雖原文乃地名義不可知而氏之用途則如匕也 又第三例下作圓形余意此即古之所謂匙也

以為金文是字之所从 上部為匕匙之象與氏同形故經籍氏是通用之例甚多而舉其例而曰

蓋古匙字本作氏遂假為氏姓字乃有是字出而代之是又假為是非後是字乃有匙字出而代之氏是之本義其失久矣

乃以卒為矢栝之字以氏為匙之象者也然金文之卒氏其象甚近當是有親近關係之字也

至於氏是之關係段注已有以是為氏之本字之說曰

古經傳氏與是多通用大戴禮帝繫篇昆吾者衛氏也以下六氏字皆是之假借而漢書漢碑假氏爲是不可枚數故知姓氏之字本當作是假借氏字爲之人第習而不察耳姓者統於上者也氏者別於下者也是者分別之詞也其字本作是漢碑尚有云姓某是者今乃專爲姓氏字而氏之本義惟許言之淺人以爲新奇之說矣

郭氏之氏是一字說蓋本於段注惟氏之本義段注猶依說文郭氏則以爲匙之象形然氏究竟是否匕匙之象形字則一觀金文之字形（金文編十二・二二）其是非一目可知也字自是曲辛之形

李氏之集釋以爲

郭氏說古文字形乃古代器物以證氏是爲匙之古文其用爲姓氏字者並爲假借發千古之覆誠屬確不可易

之金文之形不似直柄圓首之匙，形圓點在下畫之中記
……也
互小卒為相似之辛器惟其把手之部分不同於叉部加肥點亦
見於辛章等字又辛部作曲叉亦同所謂剞劂之象也其字何
以用為姓氏之氏其過程不得而知劉師培之氏族原始論以
字為樹旗之象蓋亦試圖解作與族相同者也因地祇之祇从
故以有采有封地者為氏之說然金文之例稱君侯為侯氏
人君氏文獻之中以王父之字或官族邑長為氏者甚多
惟左傳隱八年有胙之土而命之氏地名同時亦為氏名者甚
多氏為皿緣體同時亦為地緣體卜文中有以氏皿之字用為
地名皿為盟誓之器故亦可以為以氏為同族者之盟誓之意
然其他用義則難以確知也惟背盟誓者曰盜左傳中所見之

盜多為破棄氏族之盟誓者作為其相反義則蓋盟約者屬於氏者也今暫以氏為用於盟誓之剞劂之器（說文新義卷十二下二五四七頁又二五四九—二五五〇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氏字郭釋作是于氏釋義（層）以為實是字李氏曰氏當讀為祇爾雅釋詁敬也。陳氏亦釋氏為祇下文之強為寅說文寅居敬也之義也謂祇寅二字連文然氏字金文中無用為祇是之例伯氏侯氏君氏等用為敬語之語法則為金文中習見者」（金文通釋第十九輯三四五頁一〇三長田孟林潔明譯）〈1152〉

張政烺曰「氏讀為是。」（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一三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壺銘」氏是以遊夕飲飤飼）〈2286〉

于省吾曰「甲骨文氐字只一見，作丅（後下二一・六，辭已殘）。又甲骨文氐字習見，作𠄌或𠃊，余舊誤釋為氏。甲骨文盛字常見，从氐作𠄌也作𠄌。由于鍥刻不便作實點，故氐字之點皆作◇形。周代金文氐字多作𠂇，其點皆在豎劃或邪劃的中部。後來變點為橫則作𠂇，但無論點或橫，從沒有在氐字下部者。石鼓文「其籊氐鮮」之氐作𠂇。周器害簋的底字，从氐作𠂇。說文氐作𠂇，并謂：「氐，至也，本也。从氏下箸一，一，地也。」按氐字下部本从點，後世變點為橫，許氏遂誤以為从一。典籍氐字多通底。爾雅釋言：「底，致也。」說文：「致，送詣也。」書禹貢的「覃懷底績」，史記夏本紀底作致。按凡物由彼送至此為致。甲骨文氐字訓為致，于義均可通。氐字的造字本義，係于氐字豎

劃或邪劃的下部附加一點，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别于氏，而仍因氏字以為聲（氏氏雙聲）。（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六○頁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

〈又4〉「王乎（呼）尹氏冊命師家」〈又21〉「官嗣（司）豐還（苑）左右師氏」

〈又52〉「女（汝）官嗣邑人師氏」〈又60〉「帍氏」〈又95甲〉「虢季氏子𣪘作寶鬲

」〈又96甲〉「宮氏白（伯）子元相戈」〈又133〉「王乎（呼）內史尹氏冊命師[illegible]

」〈又197〉「井白（伯）焚白（伯）尹氏師俗父遣中」〈又197〉「周人嗣工眉敔史師

氏」〈又222〉「用征誓氏」〈又223〉「□擻氏車父作𩰫（膳）善𨟭（尊）壺」〈又283〉「衛

作文考□（仲）姜氏盂鼎」〈又286〉「氏是以遊夕飲飤（飼）」〈又280〉「氏是

以皋豪卒（皋）胄」〈又287〉「隹（惟）俌（傅）母（姆）氏是」〈又287〉「氏是以賽（賽）

人臣（帑）債（任）之邦而去之遊」〈又287〉「氏是以賜之厥命」〈又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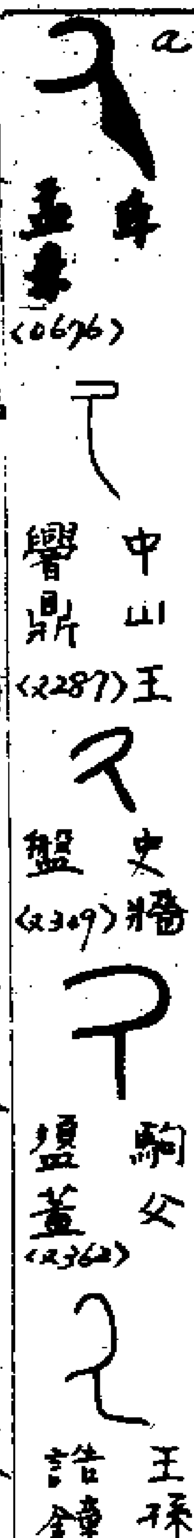
氏。是以寡人許之」〈X294〉「昔才在朕考公氏。克速玟文」〈X294〉「

氏見視于公氏。」〈X329〉「㝬夙夕在尹氏。」〈X351〉「師氏。倚奔追鄉御寶戎

于䣓域林」〈X369〉「王乎尹氏。」〈X431〉「王乍作姜氏尊設」〈X496〉「妊

氏。令董事保乎朕家」〈X496〉「董來遘于妊氏。」〈X912〉「號金氏孫乍

作寶匜」



加藤常賢曰：乙



字形此處所舉之契文金文以前之學者皆以為氏字然余以為此字乃後世之劂字或劂字之本字也作為連言則為剞劂或剞劂小曲刀也說文及淮南子本經訓許慎注（譯者按當為高誘注）之誤並作曲刀也此說明正與此字之形象相符然與乙字相異之處為乙為一刃一邊為把手而乙則為兩刃者也要之此字為有把手之曲刀即剞劂或剞劂也金文中借用為其或厥其之意因無用其本義之例故學者多不知字之意義也

篆文作乙說文曰象玄鳥之形即以乙字為燕之象形然事實

上燕字為燕之象形，據吳或實燕之形與內之合文字可知也。故乙決非燕之象形字也。乙字或乞即金文之乁字，故訓乙為玄鳥者同音假借也。乞與閼同音，閼之又音有焉音，則乞與焉有聲轉之關係也。焉與燕同音，故乞借用為燕也。集韻司馬光類編中乞之別體有窫字，契字為契龜鑿也（周禮垂氏杜子春注），故契正是乁字也。現存之龜甲卜辭即用此種小曲刀刻者也。

以上乙與乞字比較研究，則知乙字為兩刃之小曲刀也。

字音厥也，此音从屈之音而來。

字義小曲刀也。[8]（漢字之起源九三八頁林潔明譯）

[9] 白川靜曰「第三字明顯地作厥，因此文選及斷代中並釋如字。貞松亦作「師厥」，然文錄中則釋作「師氏」，录伯𢦏簋中有「女其以

成周師氏」令鼎中亦有「有嗣遣戒」之語，余意銘似為師氏與有嗣對文，厥殆為氏之誤，若一如字形讀作厥，則文意變成「以師厥眾有嗣遣戒戴伐滕」，此雖並非不可通，然厥大概是作為領位之字，有語法上之困難，釋作師氏則文義易通，今暫且釋作師氏」（金文通釋第五輯二一九頁十九蠻鼎林潔明譯）〈64〉

李學勤曰：「厥以告吏兟吏留于會」厥字是語首助詞，無義（古文字研究第十五四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氒厥吕以告吏兟

趙世綱劉笑春曰：「王孫誥鐘銘文有曩凡盟祀，與此語義全同。是知曩即凡字，凡即氒，同厥。說文：厥，發石也，从厂，欮聲。前漢書諸侯年表：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敬厥盟祀即恭恭敬敬進行盟祀之意（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十

「斯二九頁王子午鼎銘文試釋「敬厥盟祀」」<3669>

周法高曰：張劍、趙世綱河南省淅川縣下寺春秋楚墓（文物一九八〇一年第十期一五頁）亦釋作「敬氒盟祀」。古文字字形表四七七頁厥字下引四器，今據補。

<又20>「自氒工」<又20>「作作氒子孫，其永寶」<又197>「公氒迺

出氒命」<又197>「易畀師永氒田，潘易洛疆眾師俗父田」<又197>「氒

眾公出氒命」<又197>「氒眾公出氒命」<又197>「氒人師同付」「永氒田

」<又197>「氒墜囿氒疆宋句」<又98>「余唯聖厥先祖考」<又112>「学

厥金」「使是得學賢在不良猪佐賈以輔相氒厥身」<又267>

以猪」佐<又286>「右氒速厥闢辟」<又287>「有氒忠臣賈」<又287>「氒業業才

在」「祗」<又287>「天其有默于氒宰氒厥邦」<又287>「氏是以賜之氒厥

命」<又287>「母母姑替氒厥邦」<又287>「以惪臺氒厥民之隹罹不謕

月壬日乙」<2476>「乍彝。鉌鐘」<2496>「妊氏令蚩事保彝。厥家」<2496>

「囿付彝。厥且祖僕二家」<2496>「休朕皇君弗醒忘彝厥寶臣

」<2546>「王弗望忘彝。厥舊宗小子」<2547>「囿彝。?雷」<2547>「囿彝。

?雷」<2461>「敬彝。盟祀」<2617>「爭庚絲萚乍作彝。厥文考尸叉弔

叔寶障彝」



氐

虢金氐孫盤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七七頁氐字下引「虢金氐孫盤」，今據補說文卷十二下氐部「氐，至也。从氏下箸一。一，地也。丁礼切」

按上村嶺虢國墓地圖二四虢金氐孫盤銘云「虢金氐孫乍寶盤，子子孫孫永寶用」。氐舊釋氏，查金文詁林本卷（1597）氏字條收氏字四十四形，無一下箸一畫，字形表釋為氐，又收石鼓作



是也。桂讀為「虢金氐孫」時較適順。

戈 戜簋一〈x351〉

師旋簋乙〈x22〉

王子于戈〈x370〉

陸胎戈

周王孫戈

平陽戈

張秉權曰：「[glyph] 圖版貳拾伍（X1001，侯西X1001）銘文在鋬陸爵身、爵鋬已經脫落，爵身破裂，且有缺損，[glyph]字不識，拓本作[glyph]形，字中一直並非文字本身的筆畫，而是爵身的裂縫，[glyph]字下半殘缺，當是戈字的殘文，「[glyph]戈」意義未明，疑是作器者之名。」（殷虛出土青銅爵形器之研究九九頁觚爵兩形銅器銘文考釋一、爵形器：戈爵）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三四七頁戈字下收王子于戈及山東益都博物館藏陸胎戈，古文字字形表四七八頁戈字下收周王孫戈及平陽戈、戜簋、師旋簋。」

〈又1〉「戈彤沙緌琱𢧵」〈又5〉「戈琱𢧵縞必彤沙」〈又22〉「戈琱𢧵䟽

〈又、彤沙」〈又93〉「䠥楚果之鈛戈」〈又90〉「䖒大子元徒戈」〈又96甲〉「宮

代白伯子元相戈」〈又97〉「蔡侯𪒠之用戈」〈又114〉「攻敔王夫差

自乍其用戈」〈又121〉「□□王□□入自乍其用戈」〈又131〉「戈」

〈又133〉「赤寫琱𢧵彤沙紗攸勒」〈又165〉「其子子孫孫永寶戈」

〈又194〉「戈必己」〈又195〉「戈」〈又261〉「叔[閣][作]戈」〈又332〉「戈上高對爾

剸嚴才在上」〈又351〉「墜屬弟戈□備蔵夫裏䍁胄」〈又363〉「工𢽎里

瘟之皮戈」〈又361〉「楚公冢秉戈」〈又392〉「王子于之用戈」〈又374〉「新

邵自命弗戈」〈又407〉「戈以」〈又428〉「戈父戊」〈又410〉「戈」〈又415〉「作父戊陳彝

元阿左造徒戈」〈又412〉「曾侯之寢戈」〈又485〉「曾侯乙

之用戈」〈又486〉「之用戈」〈又512〉「臧𢧵元武元用戈」〈又524〉「番中仲乍作白伯皇止

之造戈」〈又541〉「戈蓋𦵏厚之秋用□」〈又543〉「戈」〈又678〉「戈」〈又719〉

「戈。」<11207>「大絶鑄之。」




a 肇 滕虎簋 不从戈 肁字重見


b 〈4185〉 𦨶弔


師𩛥鼎 〈2498〉


廟鐘 丙組 〈4331〉

白川靜曰：肇，說文曰上諱而不加說解，後漢和帝之名，爾雅釋詁訓作始也……以字形言之，肇肇同字，从攴作者亦為同字異文，啓字三下乃以手打開收藏祝告之金櫃之扉之意，故為啟開，啟。白肇則易曰以聿造字之意象相同，故啟肇皆有始義。从而肇亦與啟同有从又攴戈之字，金文中此等字皆用為肇始或肇繼之意，亦又有不从戈等者，要之乃戶樞之中有書之象也。古籀篇曰：以口曰啟，以筆曰肇，皆開始之義也。而此則不能說明从戶之意。字从戈者乃慎其閉固之意也。說文新義卷十二下二五五三—二五五四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肇肈也有肇始及紹繼之義嗣襲之始之作器多稱肇其啟謀者大系以白戒肇三字為一讀曰言伯戒承嗣乃作祭器也」然肇作或肇肇其作乃金文之通例也」(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二。七頁九一伯戒毁 林潔明謹〈3313〉

祖〈[illegible]〉「叀惟余小子肇盄淑乇先王德」〈[illegible]〉「師史肇乍作朕剌烈且祖號季寬完公幽叔」〈0331〉「肇乍龢鐘」〈0349〉「王用肇吏使乃子戎達率虎臣御淮淮戎」〈2540〉「白伯梡虘肇肇乍作皇考剌公尊毁」

戎[a] 盂鼎 我 〈0676〉
戎[b]
戎[c] 𦣞不𡢁簋 〈1393〉
戎 一 或簋 〈2351〉
戌 編鐘 留篇 〈2945〉

a 白川靜曰：戎如戎工、戎兵等，汎指兵事。然凡曰死嗣之語者，皆指掌理某種特定之職事之意，故此一銘之戎，乃指作為特定之職事之對象之戎也。金文中戎用為種族之名之例甚多，班毀「伐東國㾓戎」、不𡢁毀「戎大同从追女，女彶戎大敦伐」等，皆為異族之名也。从「死嗣𢦚人」之語例言之，則戎亦有作為異族奴隸而隸屬於王室者也，蓋以管理之事命于盂也。若據小盂鼎，則盂與鬼方戰，大獲其虜醜，此戎當為北方之種族也。（金文通釋卷十二輯六六五—六六六頁六一大盂鼎　林潔明譯）〈0676〉

「救戎于楚竟（境）」〈2922〉「隹（唯）戎大出于軝」〈2922〉「井（邢）侯傳（?）〈2945〉戎。」〈2349〉「⋯用肇更（便）乃子𢦏達（率）虎臣御（禦）淮戎」〈2351〉「戎。

〈X3[illegible]〉伐[illegible]」

〈X3[illegible]〉「博搏我戱」

〈X3[illegible]〉「師氏律奉追鄉僕我于[illegible]域林」

〈X3[illegible]〉「孚俘我兵」

〈X3[illegible]〉「守捋我孚俘人百又有十又有三四人」

戠[a] 戟 師金父鼎 <0667>

戠[a] <0[illegible]> 𥎦簋

戠[c] 休盤

戠[d] <0668> 牟鼎

戟 曾侯乙

冀矛三 <2234>

「冀芏庫筏戟東刺」

戟 商鞅

戟 呂不韋戟

白川靜曰：戠、戈之戠乃戈之修飾語，關于其器制，郭鼎堂氏曰：

戠字舊釋為戟，非是。彝銘每以戈琱戠連文，乃屬干戈體之事物，以字形言，當是戠之古文，戠當从戠才聲，此省去聲符也。古文有以戠為織者，禮見注鄉射此蓋假戠為識，戠戈謂有琱識之戈也。

戠恐在胡內之部分施以琱識之戈也。蓋為用於儀禮之際之物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七〇八頁六二小盂鼎 林潔明譯）<0677>

郝本性「白銅矛銘文中有「鄭生庫 弢束」(編號6)弢作𢦏，从戈从𣃦，𣃦乃軍旅所執的旂(旗)的象形，旂彝旂从𣃦，作𣃦，旂觶旂字从𣃦。(攈古录卷一上稱「子執旂彝」)此弢字即戟(今作戟)。王國維云「𢦏、𢧵皆𣃦之異文」，郭氏于說戟一文中云「字實从戈𢦏，戟乃建于車之戈，故从戈𢦏也」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一九一頁。王說从說戟 引轉郭、王之說至確。(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十期三七頁新鄭「鄭韓故城」發現一批戰國銅兵器)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三五四頁戟字下收曾侯乙戟，古文字字形表四七九頁戟字下收商𢧢戟、呂不韋戟，今據補。戫字從戈從肉，容庚從舊釋為戟，郭氏非之，文史論集隸定作𢧢，恐非。他處郭隸定作戫是也，如隸定作𢧢則與卷四0548𢧢字混，郭

915-46

7A

謂「㦰當是戠之古文，戠當从㦰才聲，此省去聲符也」（兩考三八頁小盂鼎）其說恐非，據商承祚說卷四0548戠字下所收盦肯鼎，乃戠字。

〈X1〉「戈彤沙琱㦰」〈X5〉「戈琱㦰𩚃必彤沙」〈X22〉「戈琱㦰𩚃必彤沙」〈X106〉「攻敔仲終𢦏之外孫」〈X74〉「王六年上郡守疾之造𢦏」〈X234〉「奠𡍮庫𢦏戟束刺」〈X249〉「二年奠倫棓潘司寇芋庆𡍮庫工帀皮耴冶君𨔶造𢦏戟束刺」

1604 戍

戍[a] 三篇 41371 戍 戍[d] 07217

赤塚忠曰：戍（戍）與戌（戌）字形字義皆不同。據卜辭則如

王其俘戍羌孟有雨（掇拾一・三八五）

戍甲伐戍𢦏方，校（甲八〇七）

王其命五族戍𢦏（粹一一四九）

五族戍弗𢦏（𢦏）王衆（鄴三・三九・一〇）

乃任衛戍征伐或行某種祭儀之職者也。又有戍鳳、戍侖、戍[illegible]、戍何、戍遂、戍罔、戍[illegible]、戍[illegible]、戍咏等名（參考綜述一五一頁）、戍鈴（鈴字不明）之名不見于卜辭，然蓋亦為任戍職之人也。（殷金文考釋三八頁，戍鈴彝（18），林潔明譯）

郭鼎堂曰「戊當是國族名，殷代有戊國，如戊甬鼎云『…王賞戊甬貝一朋…』（文史論集第三五三頁安陽圓坑墓中鼎銘考釋戊嗣子鼎）<96>

「戊。秦人」<96>

「王商賞戊。嗣子（嗣子合文）貝廿朋（合文<95>）」

戰[a]

戰[b]

會志鼎〈0638〉 戰

戰

胤嗣𡿭蛮壺〈9288〉

張政烺曰：「戰，當讀為僤，怒，《詩·桑柔》：『逢天僤怒』，傳：『僤，厚也。』」（古文字研究第二四〇頁中山國胤嗣𡿭蛮壺釋文）

「佳（惟）司馬賈訢諮戰怒（怒）」〈9288〉

〈9288〉「佳（惟）司馬賈訢諮戰怒（怒）」

戲 a

戲 戲 指馬 (0738)

戲 a 師虎簋 左右戲緐荊 (9383)

d 白川靜曰關於左右戲緐荊據古曰

說文戲三軍之偏也是其本義乃徧考古書訓詁無與許合者史漢屢言戲下義似不遠而顏師古注云大將之旗又云軍之旌麾又言漢書通以戲為麾是麾其本字戲特借字非許義也桂氏義證云襄三年左傳舉其偏杜注偏屬也正義偏者半廂之名故傳多云東偏西偏軍師屬已分之別行謂之偏師傳云彘子以偏師陷是偏為廂屬之名也

以下尚引司馬法等述其編成郭氏亦曰

按與師毀段藉嗣我西偏東偏僕馭百工牧臣妾辭例相同東西偏即左右戲緐荊則當與僕馭等相當

然緐荊之解亦出自據古閣于緐荊據古曰

未聞既承左右戲為言當亦軍制名目如左氏傳所稱專參

啟胠者矣

專參見于左傳昭九年左角右角之軍也啟胠乃見于襄廿三

年軍之編隊之名也郭氏目緐荊之名義而說其職事曰

緐當即馬飾緐纓之緐荊蓋假為旌左傳哀廿三年有不腆

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緐乎緐荊與

旌緐殆是一事官嗣左右戲緐荊謂管理兩偏卒之馬政也

任師氏之職之師虎作為嫡官而官司兩偏之馬政其職事過

輕也

陳氏以戲為大將之旗緐為馬飾繁纓荊為旗杆之義三字分

讀合之則以為乃掌王之旌旗之職也雖如是而於旗與杆之

閒加上馬飾繁纓屬可疑。戲字仲□父簋（三代．五．三三五）有右戲之官名，既曰左右戲繁荊，則繁荊當是統轄兩戲之職事也。繁與樊為通用之字，荊為刑之繁文，合之蓋為謂軍中之法者也。𢿱若然，則為兩戲共通之職事，可列入師之職務範圍者也。（金文

<183>通釋第十九輯三五七－三五八頁一○四師虎段林潔明譯）

<又145>

「戲。儳」

或

或[a] 戜 呂仲僕 <1346>

或 番生 <0679>

或[c] 矢簋 <1284>

或[d] 寓鼎 <0641>

或[e] 誅簋 <1890>

或

亂嗣對盜壺 <2288> 讀為又

或 學𨚵 <2294>

加藤常賢曰：或 或 或（金文） 或（篆文）

字形說文曰：从口从戈以守其一，一地也。以會義說明之，以一為地之意者，究有何據而言，此余所不能理解之處也。以通行之義解釋此字形，稍能令人首肯，然再進一步思之，則發現未免有不合理之處。

余以為不能忽略金文第一字之字形，案此或字並不由戈口一三字構成，而是由弋與亘二字構成者也。而亘為亙之異體

字也若檢視畺字之金文則番君鬲銘中明白地作𢦏是故亘為亘之異體也又亘為畺之省略體亘應釋為畺畺說文曰界也詩經七月毛傳解作竟也又此字不从戈而从弋弋說文作橜也象析木之衰銳者之形故為尖銳之析木也故由尖銳之折木及畺之簡體之亘構成之𢦏字究是何字余以為𢦏从亘从弋（並為意符）弋聲（聲符）會意兼聲之字也其義則為以折木標示之田界也立折木于耕作之地以表示此為己之私有此乃古代吏之所共有之處也

字音胡國切弋表示此音也

字義立標識以標示田之境界之意也故再加上土而為域字

此字正如徐灝曰

謂邦為國封疆之界曰域古但以或字為之其後加口為國

加土為域，別為二字二義（段注箋）

用為國之意。李孝定是田界之義，更擴大而用為邦界之意者也。

此字用為國者之意與字義無關，不過是又字之借用而已，九域，又寫作九有（詩經玄鳥篇）則此種借用亦屬當然之事。又與有同音故也。（漢字之起源二七一—二八頁 林潔明譯）

張政烺曰：或，讀為又，兩周金文中常見。（古文字研究第二三七頁中山國胤嗣𧊒蚉壺釋文）「或（又）是（得）賢（賢）𢓊（佐）司馬貫」〈文288〉

周法高曰：古文字學形表四八〇頁或（域）字下收何尊（今據補）

〈文288〉「或（又）是（得）賢（賢）𢓊（佐）司馬貫」〈文336〉「矩或（又）取赤虎（琥）兩」

〈文341〉「白（伯）䛐揚父迺（乃）或（又）吏（使）牧牛誓曰」〈文341〉「乃師或以

女汝吉」(24767)「賣宅受或。國」(24767)「以康奠協肤或。國」

戮 或从攴翏聲

中山王嚳鼎 (2287)

張政烺曰：翏，从彡，翏聲，疑是僇之異體，在此讀為戮。《廣雅·釋詁》：「戮，罪也。」（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第二二四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

「為天下戮」(2287)

趙誠曰：「戮从翏聲，用為戮，與僇通，辱也，病也。《禮記·大學》「辟則為天下僇」與本銘文意相近。（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五四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為天下戮（戮）」）(2287)

周法高曰：說文卷八上人部僇，癡行僇僇也，从人翏聲，力救切。卷十二下戈部戮，殺也，从戈翏聲，力六切。廣雅釋詁三：戮，罪也。

又「戮辱也从戈之字」與从歺之字可相通如說文卷十二下戈部「戔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戔戔巧言」徐鍇曰「兵多則殘也」故从二戈」昨干切又卷四下歺部「殘賊也从歺戔聲」昨干切朱駿聲曰「戔即殘字之古文」張氏疑殘是僇之異體恐非

〈又267〉

「為天下㱩」戮

𢦏[a] 𢦏孳乳为戴[illegible] 異作戴 𢦏弔鼎〈0618〉

𢦏[b] 禹〈0703〉 𢦏弔

𢦏 叔趙父卣〈2293〉

𢦏 史墻盤〈2407〉、

唐蘭曰：「𢦏讀為斬，音近，國語齊語：斬，伐也。」[b]（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

墻盤「雩越武王既𢦏斬殷」〈2407〉

戴家祥曰：「𢦏說文傷也，此當讀裁，漢書賈誼傳跪而自裁，顏師古注：謂自刑殺也。」[b]（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四頁墻盤銘文通釋）

「雩武王既𢦏裁殷」〈2407〉

李學勤曰：「𢦏據正始石經捷字古文作𢦏，應釋為捷，捷殷意即克商。」[b]（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四頁論史墻盤及其

意義「寧武王既𢦏殷」(2309)

周法高曰「唐蘭讀𢦏為斬，韻母相去懸殊，非是。李學勤讀𢦏為捷，亦無必要。說文卷十二下戈部「𢦏，傷也，从戈才聲」。本義稍加引申即可通。」

于省吾曰「唐蘭謂『𢦏讀為斬』，『斬，伐也』。徐中舒謂『𢦏，同災，傷也』。李學勤引正始石經捷字古文作𢦏為證，釋𢦏為捷，『捷殷，意即克商』。按以上三說，均無當于本義。甲骨文在征伐時言𢦏者習見繁出，今擇錄數條于下，并略加詮釋。

(一)、乙卯卜，爭貞，召𢦏罾○王固曰，吉，𢦏（乙五三九五）。

(二)、其于戌，御（禦）鬼方于義䢅，𢦏鬼方，不喪眾（京都二一四二）。

（三）、貞，獲伐鯨（曹），其戕（後上一五．一五）。

（四）、壬戌卜，伐啬，戕。□月（京津一三二五）。

（五）、☐申弗戕厲。十二月（鐵二六．一）。

甲骨文于征伐言戕，舊均不得其解。《說文》：「戕，傷也。从戈才聲。」「戕」訓傷，傷與「失敗」之「敗」義訓相因。《呂氏春秋．君守》的「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高注訓敗為傷。《順民》的「內量吾國，不是以傷吳」（越王句踐語），《分職》的「此功名之所以傷」，高注并訓傷為敗。《淮南子．主術》的「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高注訓傷為病為敗。以上是敗與傷互訓之證。前文所引第一條的「呂戕羌」，是說呂打敗了羌方。其稱「王固曰：吉，戕」，在王占視卜兆之後言「吉」，又言「戕」，是說吉祥，能夠打敗羌方。第二條的「戕羌方，不喪眾」，是說打敗羌方，并沒有喪失眾人。以下三條之言戕，也同前例。總之，甲骨文在貞卜征

伐時兩言戈，戈之訓為敗者常見。如果訓戈為斷、為災、為捷，無一可通。然則銘文的「雩（發語詞）武王既戈殷」，是說武王已經打敗了殷人。（古文字研究第五輯八一九頁牆盤銘文十二解「雩武王既戈殷」）

〈文92甲〉「咸戈」〈文293〉「敬戈哉」〈文294〉「苟敬高享戈哉」〈文309〉「雩越武王既戈斬殷」。〈文331〉「雩武王既戈殷」

a

武 韓簋〈3325〉

史牆盤〈2309〉

中山王譽壺〈2286〉

珷 利簋〈2308〉 武王之武 从武从王

白川靜曰：「珷，郭氏以為乃武王之合文，以大盂鼎中有其例證在大盂鼎中其下有王字作玟王珷王，玟珷並非合文，而是文武之繁文。大盂鼎有「嗣玟」之語，亦有王號而單稱文武者也。書洛誥「文武受命」，其後之左傳亦有稱僖之某年文之某年之例」

（金文通釋第十輯五六七頁五四德方鼎林潔明譯）

唐蘭曰：「珷字从王武聲，是為周武王所造的專用字。這類字有三個，除此外還有為文王而造的玟字，以及為文王所建豐邑而造的豐字。這些字常見于西周銅器，證明武王時已出現這種新的形聲字了。武王只稱珷，跟卜辭中對成湯只稱成是一

樣的．禮記坊記引太誓．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孟子．滕文公引太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均可為武王自稱武之證．所以武王伐紂成功的記事是武成．而歌頌這戰功的樂舞也稱為武．（文物）一九七七年八期九頁．西周時代最早的一件銅器利簋銘文解釋「珷征商」）〈又308〉

于省吾曰　珷[四]為武王的簡稱．西周金文中文王武王的文武往往从王作玟珷．見于盂鼎．䣄尊．宜侯夨簋．和𦐺伯簋．又德鼎的征珷禋．自鬲．珷也是武王的簡稱．或以珷為武王二字的合文非是．（文物）一九七七年八期十頁．利簋銘文考釋．珷征商）〈又308〉

「不顯文武．受令．命」〈又44〉　「征武王福」〈又80〉　「大武．闢兵」〈又98〉

」〈又5〉　「不顯文武」〈又232〉　「奠武．庫」〈又237〉　「九年奠命．徇𡺸司戍寇零

商武庫工帀師盥鑄章冶猜」<X248>「十四年奠命令肖趙距司寇

寇王睹武庫工帀師盥鑄章冶□」<X241>「十七年奠命坐恆司寇、

寇彭璋武庫工帀皇𣅀冶猜」<X261>「四年奠倫韓□司寇長張朱

武庫工帀帀急冶肴敢造」<X256>「隹唯朕皇祖文武」<X294>「復亩

京珷武王豐禮<R290>「隹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R298>「白伯大

師武」<R307>「珷武征商」<X309>「䫉圍武王」<R809>「二二天子圓周

禮文武長剌烈」<X309>「雩越武王既戈斬殷」<X309>「敳敚史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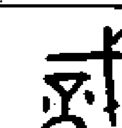
侯烈且祖適乃來見武王」<X309>「二二武王則令周公舍圖宇于

周」<X331>「雩武王既戈殷」<X831>「敳史剌且來見武王」<X331>「武

王則令周公舍寓B以五十頌處」<X451>「廿六年蜀守武造」<X4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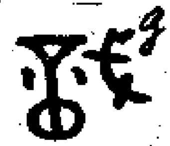
「武」<X512>「臧臧元武元用戈」<X626>「大武」

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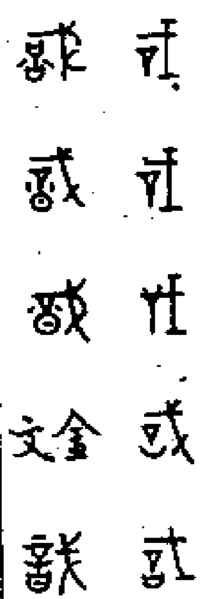
戠 辛乳為識為織

趩簋 錫趩織衣 4361



4340 駒簋

加藤常賢曰戠



契文　金文　篆文

字形契文之最初三字為省略形，然在契金文全體，此字當為篆文之戠字也。正如孫海波（甲骨文編卷三）及李旦丘（鐵雲藏龜零拾考釋）所言，契金文之言字形雖不同，而實為言字也。言與音古為一字故也。

此字由戈與音構成，是會意字抑形聲字？余从錢大昕（潛研堂答問）及宋保（諧聲補逸卷十二）而以為乃从戈（弋）意符、意省聲符之形聲字也。

字音之弋切，意之轉，音與意之轉為抑之聲相同，意表示此音

此音所表示之意與弋相同光瑞與鋭之折本之意也

字義在詩經中試尋其義則有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大田篇）　毛傳覃利也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載芟篇）　毛傳略利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良耜篇）　毛傳畟畟猶側側也　人側側以利善之耜

之語此三句之俶載一語鄭玄曰

俶讀為熾載讀為菑栗之菑……田一歲曰菑（大田篇箋）

孔穎達正義則作

此俶載者用耜於地之事也故知當為熾菑也耜熾入地謂

以菑殺其草也故方言曰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大田篇

正義

俶讀為熾解作入地者是也然載之解釋則誤俶載音雙聲連

語故應是一義未發聲以此載字為數之借字解作刺也說文通訓定聲載字下良耜篇之正義曰

以畟畟文連良耜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為利之意也

釋訓云畟畟耜也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

依此說明則舍人之耜入地貌之解釋即俶載之解釋也故俶載亦與畟畟同語良耜篇之情形則為耜之尖端銳利而尖插入南畝之地面中之意也又周禮牛人有

以授職人

鄭注

職讀為樴

賈疏

凡人置織入地時織織然作聲故以聲名其官依此則織之名乃以插入時之聲音而得名畟畟良耜之句亦可以此說明槷木插入于地故其光端乃尖銳者因畟畟之形容耜之尖利而可知也

以上之考察可知戠之音有光端銳利及插入二義則在戠字之情形▽表示音此字弋即將折木之光端尖銳者插入地面之意也或為插入地面之光端尖銳之折木之意也(漢字之起源三〇八—三〇九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戠說文曰闕从戈从音繫傳作闕職从此古職字古之職役皆執干戈鍇曰闕者不知所以从音也然其說解之文蓋亦後來補上者也義證舉字之用例曰

易豫卦朋盍簪釋文簪京作戠戠叢合也書禹貢厥土赤埴

墳釋文埴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正義戠埴音義同周禮牛人以授職人鄭云職讀爲樴疏云充人置樴入地之時樴樴然作聲故以聲名其官疑職樴並當作戠以戠从音也說明字之聲及用義而非說其字形者也

字在卜文有與之相近之形者第二期之卜辭作

戊午卜旅貞王賓大戊戠亡尤 粹二一四

其他不著先王之名之例甚多又有曰戠一牛 佚存一七三 之例似爲指用牲之法之祭禮之字丁山以字爲从𢦏者然與字形不合已如葉氏前編集釋四·七所論商氏解爲牲獸之色據釋名釋地土黃而細密曰埴而以戠牛爲黃色之牲牛 佚存七一葉 李氏集釋則以爲特牛然以卜辭之言戠一牛之例而言則戠仍當是指毛色蓋騂牛之類也又有曰日戠日又戠之例蓋有關日蝕之語

也。日食則用食故此或指偏食等異象者也。

金文亦有其字，豆閉毀易女戠衣∞市䜌旂，戠毀曰易女戠玄衣赤8市䜌旂，字為織之初文，其字近於金文正篆之形，並非从音之字也。又古籀篇曰

按字从言弋，言可以記，弋可以幟，古文弋戈形近，通用遂變為戠。

然卜文之字難以認為是从言者也，解為言音之形蓋本為加綏飾於戈之類，其下部時或作日形，王之象也，故戠牛日戠戠玄衣等皆非本訓，字本為有織文之綏飾之意，故又用為記識之意。戠聲之字蓋皆承其聲義者也。說文新義卷十二下二五六三一二五六四頁 林潔明譯

又白川靜曰戠衣見于趩觶免簠豆閉段等與此器時期相近之諸器大系之豆閉段條下曰

戠衣亦見趩觶與免簠吳大澂釋為織衣或謂戠當是色尚書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云鄭作戠釋名釋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職也黏泥如脂之職也戠衣疑即謂色如埴土之衣

……今按或說非是戠段云戠玄衣赤⊗市玄著衣色戠非色也戠仍當釋為織典禮云士不衣織足證織衣乃貴者之服故天子以為賜而受賜者以為榮焉

士不衣織為禮記玉藻之文鄭注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乃以色絲織之之祭服也積微居頁六六 引清儒之說曰

清儒宋縣初著釋服云織謂織絲也謂合五采絲組織而成文章如袞衣鷩衣毳衣之等蓋大夫以上之衣經緯五采組

織精好各有等威按……其說甚覈然則諸銘文之織衣殆謂哀鷩毛諸衣。

釋服收于經解周頌中稱為絲衣者也傳曰絲衣祭服也乃賜以祭服也戠之字形與楚器曾姬無卹壺銘戠在王室之戠字比較即可確知也（金文通釋第十八輯二三四頁九三卻咎𣪘

林潔明譯〈1346〉

〈2747〉

「鍴有唯小子亡戠」





戉 象形

戉父癸甗 <0738>



事孔為越 者汈鐘

隹越十有九年 <0018>



史墻盤 <0309>

裘錫圭曰「甲骨文歲字多省作[glyph][glyph]等形（甲骨文編六二頁）。故知此即歲字。此字字形與戉難分，戉、歲古音相近，也可能是借戉為歲」。（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二頁史墻盤銘解釋）「歲嗇稼隹（唯）辟」<0309>

李學勤曰「詩庭燎『噦噦』，說文引作『鉞鉞』。此處戉讀為歲。左傳哀公十六年注『年谷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五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褱嗇戉嗇隹辟」<0309>

戴家祥曰「古戉戊一字。戊寅鼎戊作[glyph]，父戊彝作[glyph]，象斧鉞形。虢季子白盤「錫用戉，用征蠻方」，戉作[glyph]。洪家義、裘錫圭、徐中舒

讀為歲之假字。唐蘭讀越通粵。按禮記月令「其日戊己」鄭玄注：「戊之言茂也」。釋名釋天「戊，茂也，物皆茂盛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八頁墻盤銘文通釋「蔑農嗇穡戊茂嗇嗇」）<X309>

唐蘭曰「戊同越，通粵，說文粵，于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四二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蔑農嗇穡戊越嗇曆」）<X309>

周法高曰：裘錫圭、徐中舒、李學勤讀戊為歲，較長。唐蘭讀為粵，戴家祥讀為茂，皆非。

「古北亓王戊。越戊。越王亓北古」（劍格正面）<X70>「□戊。越王亓 <X70> 北自作元用之劍」（劍首）<X122>「□□餘□□王亓戊」

王者〔旨〕於賜」 <X208> 「戉△旅」 <X204> 「戉△旅」 <X35> 「邸△戉」 <X319> 「

晨晨嗇橎戉△越番豎」 <Q413> 「戉△越王州朱句句自乍作用僉劍」

<X967> 「素戉△」

3681



白川靜曰說文我施身自謂也或說我傾頓也从戈从手手或說古埀字一曰古殺字重文錄古文一字……

文源錄金文之字形且曰

本義當為施屬雅釋詁三義施也以義為之施猶加也象交加之形戈聲加與戈古亦同音加為口語相加因我為借義所專故通用加字耳

以交加之義說之……

卜文之我字極為直截了當地顯示鋸之形象然葉玉森之說契中以字為从戈與足形之止曰

我之戈上為足形疑足形物乃戈上附著之兵如戊戌之類

而有銛鋒五若趾象三趾舉三以概五其音當與我近乃假
借為訓予之我

孫海波以為乃頓戈之象李氏集釋曰

契文我象兵器之形以其柲似戈故與戈同非从戈也器身
左象其內右象三銛鋒形許君或說乃引伸誼植兵於地或
有傾頓之象也

與孫氏文字學中曰余謂我字形當訓頓戈故許君以或說訓
頃頓者相同

字正如卜文金文之字形所示明為鋸之象也刄部為鋸牙之
形此以殺羊牲曰義曰義曰犧皆从羊我我義聲近之字也說
文謂施身自謂者或古有施也之訓而誤傳者也施為施開截
開牲獸等曰施左傳昭十四年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

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又哀二十七年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之施皆殺之義國語晉語三 秦人殺冀芮而施之注陳尸曰施晉語八 以欒氏者大戮施注施陳也剔裂解尸之字也其中用我也恐本以施字其義訓之者也或說之殺亦與其義有關尤其在許氏當時此一古義已失此一說解中施殺之字與我之字義無關而用之俄傾乃形聲字之訓六書疏證以俄為舉戈之容與儀同字而以武舞說之然我義皆為與割犧牲有關之字也說文新義卷十二下二五六七頁又二五六八頁又二五六九—二五七〇頁林潔明譯

〈R2410〉「用韱保我家」〈R2414〉「順訓我不敏 敏」〈R3328〉「我舍顀陳

犬馬雨」〈R3620〉「達見我」〈R3620〉「我乃至于淮」〈R3417〉「我義宜俊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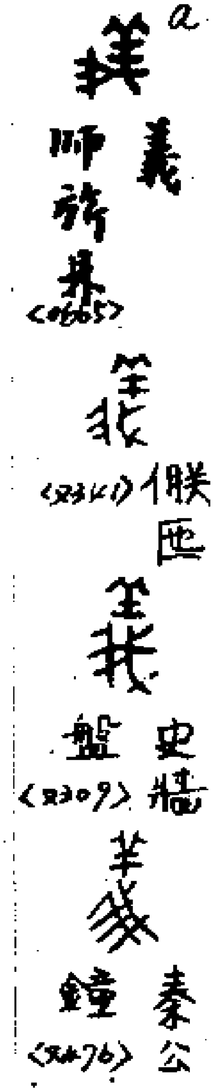
573-50

R8

女汝十」<x341>「今我敕敕女汝」<x476>「我先祖受天命」<x546>「則

萬年保我萬宗」<x669>「用享以享于我皇且祖文考」

a



白川靜曰：告祭既終，移祖先之靈于新封之井，換言之即行遷座之禮。用䵼以下當解作指該種儀禮者也。郭氏釋該句曰䵼即上文大䵼禽之䵼，義其羽也。易之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義古文義。以䵼義二字連讀，解作以鴻羽為飾之意。義在金文之用法有二：義後期金文中專用為威儀字；初期金文中如師旂鼎義殺𢼉厥不从厥右征，乃用為宜之意。此處恐亦此一用法，應讀作義寧二字連文，遷祖靈而安其座之意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四一頁，六〇．麥尊．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說文義己之威儀也从我羊墨翟書義从弗又以魏
郡之地名有其字曰讀若錡今屬鄴本內黃北二十里……
威儀字金文皆作威義經籍亦同儀爾雅作粹也儀表字也關
於羊我句讀引韻會从我美者我者己也人言之己斷之爲美
也以爲按以義爲斷制正是後世之說與許不合云通訓定聲
則曰按字从祥省與善同意我聲許以己訓我失之書洪範有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字古爲我聲然我非自我之意示割牲之
鋸也卜文有義京殸京之語因在該處行軍禮故義或讀作衙
之音若以爲乃加我于羊之象則義爲義之初文義字於我下
加羊趾示截裂之意者也
从羊牲之字而生出威義之意者蓋由於義字本爲神歆享其
犧牲之意故也同爲以牲肉薦之意之宜字有誼正之意其事

亦同故兩字通用之例甚多段注曰義之本訓謂禮容各得其宜禮容得宜則善矣然義宜在字之初義上已相通其聲似亦相近金文中周初之師旂鼎有懋父令曰義敉厥不从厥右征乃命令將不从義征者移送之語也宜用為宜之義說文新義卷十二下二五七〇—二五七一頁林潔明譯）

唐蘭曰原作義義和宜古代經常通用師旂鼎判詞中也用義來表達應該如何處理的意思可見是當時法律上的常用語（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八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㑇匜「義宜便鞭女（汝）千」）

李學勤曰義鞭女（汝）千義字讀為宜（古文字研究第一五三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

徐中舒曰「義同儀，儀為禮儀，此作動詞用，言主持其禮祀的禮儀」（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五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義（儀）其穌祀」〈X309〉

李學勤曰「義讀為獻」（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五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義（獻）其穌祀」〈X309〉

戴家祥曰「徐中舒讀義為儀，唐蘭讀宜，按大雅蕩「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毛傳「義，宜也」唐說得之」（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六頁墻盤銘文通釋）「義（宜）其寴（禋）祀」〈X309〉

周法高曰「唐蘭讀義為宜，戴家祥從之，是也。徐中舒讀為儀，李學勤讀為獻，皆不如唐說」〈0665〉師旂鼎「義（宜）殺（播）叡阜不從阜右

「征義讀為宜」

趙世綱、劉笑春曰「義即儀，同音通假，威儀即樣子或準則。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衛侯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

惠于政德，淑于威儀，意即王子午既能施以德政，又能以身作則，做出榜樣」（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十期二九頁王子午鼎銘文試釋「惠于政德，悉于威義」）

陳邦懷曰「相邦義，當讀相邦儀，即秦相張儀也……戟文十三年實為秦惠王十三年」（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二期四九頁金文叢

考三則 相邦義戟 <X32>

<X319>「中義作龢鐘」<X32>「相邦義之造」<X304>「義宜其禋祀」

<X320>「顯皇且考嗣威義」<X339>「疋尹叙厥威義」<X332>「義文神無疆」<X333>「義文神無疆」<X341>「我義宜俟鞭女汝千」<X341>「義宜俟鞭女汝千」<X476>「嬉嬉允義」<X521>「蔡公子義工作飤簠」<X538>

「倗可乍義妣寶隮彝」<G156>「郤王義楚擇其吉金」<G661>「忠淑于威儀」



直

恒簋蓋（2301）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八四頁直字下收恒簋。今據補。說文卷十二下乚部「直，正見也。从乚从十从目。㯮古文直。」除力切。恒簋蓋銘云「王曰，恒，令女更㯮克嗣直鄙」白川靜以爲直乃地名，㯮克乃人名，謂命其賡續㯮克管理直邑之農作地也。（見金文通釋第四九輯二五二頁補釋篇。」

（2301）「令女（汝）更㯮克嗣」直鄙

亡

亡 大豐簋〈3179〉 亡 簋 精伯〈3070〉 [illegible] 中山王嚳壺云「嗇亡戠夫之戒救」 [illegible] 或加辵 中山王嚳壺〈9286〉

白川靜曰：亡，拓遺字，明容齋釋為作，滕稱則缺釋，从古以為胙之假借，郭氏釋為亡字，與天亡之亡筆意稍異，然姑釋作亡。（金文通釋第一輯三一頁大豐段，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說文「亡，逃也，从入从乚」，以為乃逃亡字。段注曰「逃者亡也」，二篆為轉注。亡之本義為逃，今人但謂亡為死，非也。引伸之則謂失為亡，亦謂死為亡。孝子不忍死其親，但疑親之出亡耳，故喪篆从哭亡。亦假為有無之無，雙聲相借也」，謂字形為入於迟曲隱蔽之處也。云六書疏證舉卜文金文之字形，其字形非从入，而謂此為街巷之巷本字，从乚象形，然說

亦無徵又高氏字例以字出於卜兆曰卜兆向邊即落空亡然於字形無所當字皆用為有亡之亡

川部一一下 有巟字曰巟水廣也从川亡聲其音為呼光切亡非聲符又下部亦非从川以流之字形言之則為頭髮之象也流字為流棄生子于水之字也巟之上部為倒子之象从而巟亦為倒屍之象亡字雖無付着頭髮可視為屈屍之象死亡為字之本義其稍引伸者曰埋瘞之者曰望皆聲義相近之字也

喪字从亡亦不外其意繫傳曰魯昭公逃於齊稱亡人也以為逃亡之義之證然亡人也者非逃亡者之義亡命或降服之時皆用死亡之禮故亡命者皆稱亡人古者逃亡者曰奔大克鼎易女井人奔于量即其例也說文新義卷十二下二五七五一二五七六頁林潔明譯

張政烺曰「迮，从辵，乍聲，讀為乍。此銘以乍為有無之無，故又作此表乍之乍字。」

（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九頁「中山王𰯌壺及鼎銘考釋」壺銘不譯

辭「逆悲順，旃故邦亡身死」）〈x286〉

救〈x286〉「亡有轉息」〈x286〉「旃故邦亡亡身死」〈x286〉「曾亡鼠夫之戕

」〈x286〉「其永保」保〈x286〉「用亡疆」〈x287〉「猶覲迷惑於子之而亡

其邦」〈x287〉「亡不達夆尼夷敬悲順天惪德」〈x287〉「亡不悲順道

亡」〈x287〉「寡遽夐惕之慮慮」〈x287〉「亡不若救」〈x288〉「芒萬貫迪

亡疆」〈x288〉「徫逢郾無亡道」〈x289〉「死亡無若救」〈x290〉「余亡康

晝夜」〈x292〉「臣諫□亡」〈x294〉「爾有唯小子亡無識」〈x307〉「是

詔照亡無罢數」〈x309〉「方緟豐亡無不顯見」〈x342〉「尖小大邦亡

敢不□〔刈〕具逆王命」

a 乍 乍孳乳為作 乃孫作祖乙簋<0491> a' a'' 大豐簋<4379> 曾侯乙鐘 曾侯乙簠

楚王酓章鎛<0493>

a,b 白川靜曰乍作之初文郭氏據卜辭之我其已穷乍帝降若我勿已穷乍帝降不若又書多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之例以乍為則之假借然金文中並無用其義之適例又上文亦無用作動詞者此處仍當是作為之義也(金文通釋第一輯二二頁一大豐毀林潔明譯<4379>

加藤常賢曰乍

契文 乍 乍

金文 乍 乍 乍

篆文 乍

字形說文將之分解為亡一而解之然从契金文之字形觀之可知其誤也然則契金文學者對此字義全無加以說明者余

以為此字乃从刀斧之形(意符)卜聲(聲符)形聲字也。金文之第三字則為从刀斧从木會意字也。

字音則賀篤切，然金文中通用為作(則落切)卜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意義為剝。

剝字說文下有切字，然此切與乍同字也，故將卜之聲解為剝即刻割之意，蓋亦適切。又說文有迮迫也之說解，故以剝音釋卜，音蓋亦不誤也。又或可視為斮，此字有以下諸解：

斮，斬也。(說文)

斮，斷也。(廣雅釋詁)

魚曰斮之(爾雅釋魚)

斬刻之意也。

字義以刀斧斬刻樸木之意也。書梓材有樸斲，馬注樸未成器

也老子樸散則成器論衡量知篇無刀斧之斷者謂之樸乍正是加刀斧于樸木之意也故為木之造作之始即手斧之始之意也其後則為始也造成之意徐灝曰

乍者始事之詞故引伸之凡事之忽然而起者曰乍孟子曰

今人乍見孺子之將入于井此也（段注箋）

蒼頡篇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乍兩辭也者說文字之解作即其用例然此一用法乃且字之借用也並非乍之引伸義漢

乍行乍止

字之起源四三五|四三六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乍說文亡部下一二曰乍止也一曰亡也从亡从一徐鍇曰出亡得一則止暫止也以為暫止之義然金文之字形不

从亡作之初文也……

徐箋以為作者始事之辭从亡而舉列訓作為始起興生動用使治為也之義之例謂皆一義相生云又謂鐘鼎古文以乍為作與句讀之曰鐘鼎文以乍為作然則乍是上古通借字作是中古分別字者相同夫其本末之説也乍為作之初文也

卜辭其字多見用為乍邑乍寢等作之義也郭氏之釋作甲研上冊所收舉甲文之用例曰

余意迺丮形之變説文云丮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讀若戟戟音與作同部秦風無衣正以澤戟作之字為韻是乍之與戟形音義俱相若也作字量侯敦从木正象人有所丮據姞氏敦作段从攴此與後世通行作字从人者同為形之複矣

作或假為則我其巳賓乍帝降若 前七.三八一 胡光煒讀巳為祀

又云以文誼推之乍當為則 二文例 一 按其說是也其讀作為則
之例經籍中饒有之商書臯陶謨丞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
乃對文與洪範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同例又詩大雅文王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作孚猶言則服金文亦有假為則之一例
大豐𣪘云文王監在上丕顯王作相丕𦃃王作賡言文王丕
顯武王則儀型之文王於穆武王則發皇之也
葉玉森對此說則曰郭氏釋作為推闡允詳惟謂乍乃丮形之
變是說尚未能信云於其字釋致疑然無述其己意又李氏集
釋亦曰至其字於六書何居其初誼又何若不知蓋闕可也不
必強為之解也云字之形象簡易不容易溯其源然金文中其
用例甚多當可从之推考其字義也
彝銘之末文必如乍寶尊彝乍宗彝謂制作之事也其次如乍

嗣土乍嗣工命女乍宰等謂官職之任命者屢見又如先王乍
明井則稱典刑如廼乍余一人咎則用為作為之義雖亦用於
謂作邑作寢等大規模之經營然其本義當指制作之事也
字亦从木从又从辵亦有在乍之上下加手之形或于旁加攴
之形加又攴之形中如　貯殷隹巢來殷叔夷鐘女戒戎殷屭
羌鐘遂征秦迮齊等多與軍事有關時亦有如師嫠殷銘師龢
父殷用為崩殂之義者則蓋為假借也據此等字形則乍字加
又或攴則當是加上某種造作亦其材質者也關於其字形之
源以為象與構之形而無詳細說明
字有从木之形者蓋為柞字也柞者指除木詩周頌載芟載
載柞大雅皇矣作之屏之者是也謂除木為柞薪也周禮有柞
氏之職掌攻草木及林麓凡攻木者掌其政令以柞薪掩蔽獸

之陷阱或稱樹之阱中為柞鄂。周禮雍氏之所掌疏云：柞鄂者或以為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也。據此則乍也者撓曲樹枝而用者也。字之初義蓋為以此設埴等之意也。故因撓曲而加又或加攴也。詩齊風東方未明乃譏小地主之狂態之詩。末章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折柳樊圃者以折柳為垣牆之意也。乍之事也。乍也者撓曲小枝之象。因以謂器物之製作宮室之營造。又引伸而指制明刑與戎役。作為乍之繁文。然金文中不見其字，蓋為加又攴之字形之譌變，或因作為之義而加人者也。起也等訓最為後起之義也。（說文新義卷八上一六三一—一六三三頁）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八五頁乍字下收曾侯乙鐘，曾侯乙簠。三一六頁作字下收楚王酓章鐘。今據補。參卷八·三作字條

<又1>「王乎呼乍▲作冊尹冊令命𤔲曰」<又1>「用乍▲作寶隣設簋」

<又4>「用乍▲作朕文且祖寶設簋」<又5>「用乍▲作文且祖乙伯同姬

尊設」<又6>「用乍▲作父癸（令文）寶𬯕鼎」<又20>「乍▲作𠈇厥子

＝孫．其永寶」<又21>「王乎呼乍▲作冊尹克冊命師旋曰」<又22>「

用乍▲作寶設簋」<又23>「白喜乍▲作朕文考剌烈公尊設簋」<又25>「

白乍▲作寶壺」<又26>「白章父乍▲作寶盉」<又27>「白章父乍▲作叔姬

鬲」<又28>「伯百父乍▲作盂姬朕媵鎣」<又29>「伯百父乍▲作盂姬朕

媵般盤」<又30>「筍侯乍▲作叔姬媵媵般盤」<又31>「用乍▲寶彝」<又33>

「弭弔乍▲作犀妊鴌」<又34>「弭弔乍▲作旅盨盨其萬年永寶用」<又44>「

王易錫德貝廿朋用乍▲作寶隣𬯕彝」<又52>「用乍▲朕文考外季

奠簋」<又55>「鄭鄭季𡩜父乍▲作寶𬯕彝」<又56>「白乍▲作飤盨」

<又57>「乍▲作其子孟娀之母媵媵簋」<又59>「奠鄭庚弟𡩜季乍▲作旅

彝」〈又61〉「作△作其子孟姬嬰賸．賸盤它匜」〈又70〉「自．之鬲用作△作
自自作△作用享自」︵劍格背面︶〈又70〉「口戉越王丌北自
作△作元用之劍」︵劍首︶〈又75〉「鬩簋作△乙簋彝」〈又76〉「善夫吉
父作△孟」〈又92甲〉「用作△𩛥彝」〈又95甲〉「虢季氏子𣪘作△寶鬲」〈又112〉「口
用作△旅鼎」〈又114〉「攻敔王夫差自作△其用戈」〈又115〉「蔡侯產作△畏
口」〈又119〉「魯宰駟父作△姬口賸鬲」〈又121〉「口口王口口︵自作△︶
其用戈」〈又151〉「用作△作𠙵宄司貯」〈又151〉「用作△作朕皇考弔叔碩
父𨻰尊鼎」〈又175〉「不白伯夏子自作△作𨻰尊罍」〈又188〉「揚中皇作△
寶鼎」〈又189〉「登作△𨻰彝」〈又190〉「登作△尊彝」〈又191〉「登作△尊彝」〈又192〉
「登作△𨻰彝」〈又193〉「登作△𨻰彝」〈又197〉「永用作朕文考乙公𨻰盂
」〈又198〉「曾侯中子游父自作△𩰫彝」〈又202〉「曾中斿父用吉金自
作△寶𨻰壺」〈又203〉「考叔𢇍父自作△𨻰簠」〈又204〉「寏寋公孫𢇍父自

作盥盂匜」〈又205〉「攻敔王夫差光自作用鐱劍」〈又208〉「作且丁寶旅
隣彝」〈又209〉「伯作且丁旅寶彝」〈又210〉「作父辛寶」〈又211〉「作寶隣
彝」〈又213〉「乙伯父作寶鼎」〈又214〉「陳侯作嬀𩍃媵壺」〈又215〉「毀土
父作𦫵𦫵毀改隣彝」〈又216〉「飤者月公子土折作子中姜𣪘之般
壺」〈又220〉「楙伯車父作鄭姞隣鼎」〈又221〉「楙車父作𩰫姞饙毀」
〈又222〉「楙車父作皇母𡚬姜寶壺」〈又223〉「口楙𢦚車父作𡚬姜隣
壺」〈又224〉「𤔲叔山父作疊姬隣毀」〈又226〉「用作寶𩰫彝」〈又227〉「彝
𠂇用作父戊寶隣彝」〈又270〉「𢓊後𢦚作父己」〈又276〉「佳曾子中
圅用其圃圃伯作旅獻」〈又278〉「唯曾伯文伯作寶毀」〈又279〉「用伯
作寶毀」〈又280〉「唯曾伯文自作囧𨟭鐳用征行」〈又290〉「𣪕胡作
𩰫鼎寶毀盨」〈又290〉「作𢉝氏才杜下」〈又291〉「蕭叔之中子平
自乍鑄其游鐘」〈又294〉「用作作口公實隣彝」〈又295〉「用作文且

祖己公尊盉」〈R296〉「薛子中仲安乍△作旅盨簋」〈R297〉「走馬薛中

仲赤自乍△作其簋」〈R298〉「叡檳曆白伯大師不丕自乍△作小子」

〈R298〉「乍△作公上父尊于與朕考𩫖季易父教宗」〈R299〉「師臾肇乍△

朕剌烈且祖虢季寬究公幽叔」〈R300〉「用乍△作朕文考幽叔寶𣪘

〈R301〉「用乍△作文考公叔寶𣪘」〈R302〉「𤔲叔伯信姬乍△作寶鼎」

〈R303〉」「齊侯乍△作朕媵子中仲姜寶盂」〈R305〉「㬚侯乍△王婦媵𣪘」

〈R306〉「宦車父乍△寶壺永用享」〈R307〉「王乍△豐妊單般盉」〈R308〉「用

匕△作獲公寶陝彝」〈R309〉「用乍作寶陝尊彝」〈R310〉「商用乍△作文

辟日丁寶尊彝樊」〈R311〉「陵乍△作父日乙寶壺」〈R312〉「乍△作父乙

寶尊彝」〈R313〉「折乍△作父乙寶尊彝」〈R314〉「令乍△冊折兄䖒望土

相侯」〈R314〉「用乍△作父乙尊」〈R315〉「用乍△作父辛寶尊彝」〈R316〉「豐乍△

父辛寶」〈R317〉「乍△作父辛」〈R318〉「墉乍△作父乙寶尊彝」〈R319〉「𢽾

微白(伯)乍(作)齋鬲」〈R3320〉「乍(作)且考毁」〈R3321〉「用乍(作)文考寶毁」〈R3322〉散白癲乍(作)甫」〈R3323〉「散(微)癲乍(作)寶」〈R3324〉「散(微)白(伯)癲乍(作)匕」

〈R3325〉「王乎乍(作)冊尹冊易癲畫寂靳(?)雙赤舄」〈R3326〉「用乍(作)皇且(祖)文考尊壺」〈R3327〉「癲乍(作)父丁」〈R3328〉「癲乍(作)父丁乍尊彝」〈R3328〉「癲乍(作)父丁乍(作)尊彝」〈R3329〉「敢乍(作)文人大寶□(協)龢鐘」〈R3330〉「癲乍(作)□(協)鐘」〈R3331〉「䡴乍(作)龢鐺鐘」〈R3334〉「白先父乍(作)妊尊鬲」〈R3335〉「用乍(作)朕文且(祖)考寶毁(簋)」〈R3336〉「衛用乍(作)朕文考惠孟寶般盉」〈R3337〉「衛用乍(作)朕文考寶鼎」〈R3338〉「衛用乍(作)朕文考寶鼎」〈R3339〉「用乍(作)尊(尊)毁(簋)」〈R3340〉「用乍(作)朕皇考癸公尊(尊)鼎」〈R3342〉「鄘屖乍(作)鼎」〈R3343〉「中(仲)叚涿父乍(作)尊(尊)鼎」〈R3344〉「譴膳夫旅白(伯)乍(作)毛中(仲)姬尊(尊)鼎」〈R3345〉「譴膳夫白(伯)辛父乍(作)尊(尊)鼎」〈R3346〉「旅中(仲)乍(作)□寶毁(簋)」〈R3347〉「中(仲)南父乍(作)

作障尊壺」〈R3348〉「周乍作寶鼎障尊鼎」〈R3349〉「周乍作文母日庚

寶障尊鼎彝」〈R3350〉「戜乍作卒厥障尊鼎」〈R3351〉「周乍作文母日

寅寶障尊毁簋」〈R3352〉「白伯戜乍作旅毁簋」〈R3353〉「戜乍作旅」

〈R3354〉「白戜乍作盦歆毁壺」〈R3355〉「白伯戜乍作旅彝」〈R3357〉「𤔲

父乍作寶彝」〈R3358〉「白伯雝䧹父自乍作」〈R3362〉「乍作旅盨」〈R3417〉

「偻侯周乍作旅盉」〈R3366〉「𧊒叔乍寶障彝」〈R3369〉「周乍朕文且

寶毁」〈R3377〉「小臣乍父乙寶彝」〈R3378〉「丮乍北子白娘」〈R3382〉「口

乍寶彝」〈R3391〉「寶乍父癸障彝」〈R3393〉「白考父乍寶盤」〈R3405〉「陳

侯乍嬀鄦媵壺」〈R3413〉「戉越王州朱句勾自乍作用僉劍」〈R3418〉「

白士吉父乍作毁尊鼎」〈R3431〉「王乍作姜氏障毁」〈R3432〉「𢐗白乍

旅周鼎毁」〈R3433〉「𢐗乍井姬周鼎」〈R3434〉「𢐗白乍井姬㝬鼎」〈R3435〉

𢐗白乍井姬周鼎毁」〈R3436〉「𢐗白乍井姬周贍甗」〈R3437〉「魚回乍

祖乙寶障彝」〈2438〉「強白乍用盨盤」〈2439〉「強白自乍般盤鎣

」〈2440〉「白御乍旅障鼎」〈2441〉「強白乍旅用鼎毁」〈2442〉「強白乍

自為鼎毁」〈2443〉「陵乍父乙旅彝」〈2445〉「交姬乍寶鼎」〈2446〉「白

乍南宮口毁」〈2449〉「白伯乍作障尊彝」〈2451〉「攻敔王夫差自

乍作其元用」〈2452〉「齊侯乍作媵媵子中仲姜寶盂」〈2457〉「白矩

乍寶障彝」〈2462〉「叔尹乍旅」〈2463〉「𠬝戍婦㚸乍寶彝」〈2464〉「𡋤

伯乍寶障彝」〈2467〉「乍寶障彝」〈2473〉「用乍父戊障彝」〈2476〉「乍

𡆥龢鐘」〈2470〉「𢦏中仲雩父乍旅甗」〈2476〉「白伯公父乍作金爵

」〈2479〉「白伯公父乍叔姬醴壺」〈2480〉「白伯公父乍旅盨」〈2481〉「

白伯多父乍旅盨」〈2482〉「𡨦始乍旅盨」〈2488〉「用乍作寶毁」〈2489〉

「吾乍媵媵公寶障彝」〈2488〉「新𡧊乍䜌毁」〈2489〉「豐井刑叔乍

白姬障毁」〈2490〉「曾侯乙乍時用終」〈2493〉「楚王酓章乍作曾侯

㠯宗彝」〈2490〉「曾侯乙乍時」〈2496〉「用乍作寶彝」〈2498〉「口白伯乍作寶毁」〈2501〉「乍旅鼎」〈2502〉「乍旅毁」〈2504〉「乍寶障彝」〈2505〉「三寶障彝」〈2506〉「白伯尚肇其乍作寶彝」〈2507〉「乍寶障毁」〈2508〉「曰伯寬父乍作寶盨」〈[illegible]〉「陳陳公子中慶自乍作匡适簠一〈2514〉「畜中仲乍作白伯皇止之遣戈」〈2516〉「口父乍旅鼎」〈2517〉癸乙乍父丁障彝」〈2518〉「用乍父乙障彝」〈2519〉「乍𩐎彝」〈2520〉「闌乍生考 皇考日辛障彝」〈2532〉「召乍作文考日丁寶障彝」〈2533〉史喪乍作丁公寶彝」〈2534〉「效乍作且祖戊寶障彝」〈2535〉「鼎刂則乍寶」〈2536〉「史喹乍旅鼎」〈2537〉「考母乍簋」〈2538〉「倗万乍義妣寶障彝」〈2540〉「白伯梳虘肇肇乍作皇考剌公尊毁」〈2541〉「用乍作朕文考易中仲障尊毁簋」〈2544〉「長囟乍寶障毁」〈2542〉「𩐎曹曰伯狄乍作娸凤[illegible]風公尊毁」〈2543〉「敏繁乍且乙障彝」〈2546〉「

余用乍作朕文考大中寶尊彝」〈2519〉「陵伯乍寶尊彝」〈2550〉「陵
伯乍寶尊彝」〈2551〉「白乍彝」〈2552〉「白乍」〈2553〉「陵伯乍寶尊彝
」〈2553〉「𢼸伯乍」〈2633〉「聞敢乍乙尊彝」〈2626〉「善夫吉父乍盂」
〈2625〉「自乍元鎛永寶用之」〈2629〉「王乍康季寶尊鼎」〈2633〉「口自
口乍寶匜」〈2641〉「启乍旗」〈2640〉「攸用乍父戊寶尊彝」〈2642〉「復
用乍父乙寶尊彝」〈2643〉「𢼸史乍考尊鼎」〈2645〉「用乍父乙寶尊
彝斟」〈2649〉「用乍己尊遷鼎」〈2657〉「乍寶尊彝」〈2652〉「自乍將鼎彝」
〈2659〉「乍母戊寶尊彝」〈2661〉「中仲其父乍旅簠」〈2662〉「中仲乍尹
姞般盤」〈2663〉「宗中仲乍尹姞匜」〈2666〉「周生乍尊豆」〈2683〉「龏
乍作旅尊鼎」〈2615〉「烏壬侜乍作尊彝」〈2616〉「衛乍作父庚寶尊
尊彝」〈2595〉「自乍䵼盨」〈2612〉「王乍作中仲姬寶彝」〈2613〉「外弔
叔乍作寶尊彝」〈2617〉「爭庚絲𢦏乍作畢厥文考尸叀弔叔寶尊

彝」〈又6987〉「𤇾又有𤔲(司)爯乍(作)𩰫鼎」〈又6997〉「白(伯)車父乍(作)旅

簋」〈又7007〉「旅乍(作)寶𣪘」〈又7017〉「中乍(作)旅𣪘」〈又7037〉「白乍(作)彝」

〈又7057〉「自𠭰乍(作)車彝亞(夨)」〈又7127〉「虢金氏孫乍(作)寶匜」〈又7157〉「穌

子弔叔乍(作)」〈又7167〉「尹小弔叔乍(作)鑄鼎」〈又7177〉「穌貉乍(作)用」

〈又7187〉「虢𡚬口乍(作)寶盤」〈又7227〉「弔叔口父乍(作)鼎」〈又7237〉「用乍(作)

寶隣鼎」

1621 

[a]

望 通朢

乍史录既望<0668>

[a]

休盤<2922>

<X3147>「令乍册折兄(貺)望土于相侯」

<X3148>「隹(唯)九月既望乙丑」

<X5467>「王弗望(忘)乒(厥)舊宗小子」

a 匄 師奎父鼎 用匄眉壽黃耇吉 b 師遽方彝(2442)

疑介為之詩七月以介眉壽(0667)

加藤常賢曰 匄 契文 金文 篆文

字形此字遠離契文之原始而變化為其他金文篆文所無故

本篆文之形以釋之不當也

觀契文之形ㄅ並非人字而是刀字ㄣ則不如說是从人之字

也乃人突出手之形丶之形究是何意雖不明然余以為乃今

日之遏字也遏字有

微止也(說文)

止也(爾雅釋詁)

遮也(蒼頡篇)

之解釋則匕之形乃人以手壓止之形也此匕字在切字中不過僅是聲符而已故說明其字形反易致誤解然無說明此字之機會故於此說明。

此字(切)乃刀(意符)匕聲(聲符)之形聲字也故書經君奭篇有

割中觀(今本)
釗中觀(宋本)

之句、割字作釗釗即割字也本來切乃从刀故割為今字切為古字也是則切可說是與割同字也

字音古代切匕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意為開也與害同音故曷與害者用同為疑問詞也

字義以刀剝也或為開之意(漢字之起源一九八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匃說文气也遂安說亡人為匃……
說文以為亡人會意而據卜文金文之字形則似从亡从刀之
形

壬申卜𣪘貞于河匃𠂤方 後上二七·三

貞于唐匃 貞匃𠂤方于上甲 庫一六四九

等匃求之義也此乃對於𠂤方之侵寇而祈求於高祖河或上
甲者也匃蓋為祈求過止此種情形之意也又有

乙亥卜𡆥貞畢出疾勿希出匃亡匃十月 天壞八四

此外亦有對希而曰出匃亡匃之例害之意也金文中䜌匃眉
壽之語習見字又用祈气害割等則知匃害為同聲通用之字
也
以上之通用字中有祈求之義之字為其後作乞之气字也然

此亦為雲氣之象假借之字匃求蓋亦為假借之義其字从亡从力六書疏證以為从刀亡聲割之轉注字然字當是會意加刀於死屍之意有害之意之字也害字為害祝告之器而遏止其呪力之意曷亦為祝告之曰與匃之會意字呵止呪力而禁遏之之意加刀於死屍之匃字亦為含有遏止其禍殃含有祓邪之意之行為也則匃曷遏等字可以成一系列其聲義與害系列之字通用字之初義與害相近如云人乞食之說不過是將匃胥食之故事用於釋字之俗解耳（說文新義卷十二下二五八〇—二五八一頁林潔明譯

唐蘭曰『匃與曷本一字，詩長發傳「曷，害也」詩閟宮「眉壽無有害」與此「眉亡匃」句義同』（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二四頁略

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天子釁眉無匄害」<又309>

<又151>「用蘄祈匄。釁眉壽綽綰」<又248>「用匄。魯福用夙夜事」<又201>「用匄。眉壽永令」<又290>「匄。永令命」<又292>「匄。口口」<又197>「用匄。釁眉畫壽無疆」<又309>「天子釁眉無匄。害」<又333>「用𣑽壽匄。永令」<又340>「用畗享孝于文申神用匄。釁眉壽」<又444>「彊白匄。井姬用盂鑵」

1624

敺

a

敺

子禾子釜

(09240)

白川靜曰：大系中曰

敺毀省師寰毀敺孚士女牛羊，是敺亦猶俘也，漢書匈奴傳多用此義，如敺牛畜去、敺婦女弱小且千人去，敺畜產去，甚衆之類，皆是。此言命盂以所敺俘之車馬牛羊入驗，凡所敺孚者均已品定也，下以字讀為已

以敺為師寰毀之敺之義也，敺者，約為驅逐而捉之之意也。毀銘之敺俘士女牛羊，至於吉金之類，則僅用俘，金文通釋第十二輯七〇四頁六二小盂鼎林潔明譯(06770)

匽[a] 匽 經典通作燕

匽侯鼎匽召伯所封旨<0589>

匽[b] 匽侯旨鼎<0492>

匽[c] <0645>富鼎

a 白川靜曰：匽侯即後之燕侯，西周初期之器作匽，列國之器則作郾。富鼎有隹九月既生霸辛酉在匽侯易富易金，其中所言之匽侯似即本器之匽侯旨。匽侯旨亦見於另一鼎銘作父辛之器，殆與富鼎之召伯父辛為同一人，則匽侯為召氏之一族，周初封於匽者也。匽之地是否在北燕，自始即有疑問。召氏之本籍本為包括河南郾城河南西部之地，所謂南燕或亦為其故地之一，其後匽侯或移封於北方之易縣，匽侯盂等一組器更自北部熱河凌源出土。關於匽之原委，見列國之燕條下。金文通釋第八輯四一四－四一五頁三八匽侯旨鼎 林潔明譯<0589>

七 白川靜曰匽亦見于小臣𧊒鼎陳氏於該條斷代二九四 下釋匽爲燕是則不能解釋此器自梁山出土之事實匽恐爲郾城郾縣之匽當時召族之勢力及於河南中部隨著對東方之經營其族亦進入梁山之地也據小臣𧊒鼎召公在此地行園籍之禮雖不能確知其禮究爲如何之事然此地爲召公治下之地則可確認恐在當時其地似爲召族侵入東方之據點梁山諸器中所見召族之人自此地向東時將其器殘留于梁山者也參文通釋第八輯四二六—四二七頁四〇富鼎林潔明譯(2645)

白川靜曰匽陳氏解作爲北燕之地曰

燕世家說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由於此器召公不

在燕而是往(?)于燕則召公亦猶周公之未就封于魯並未就封于燕就此點而言鄭玄與司馬貞之說甚是正確檀弓上正義引鄭玄詩譜謂周召二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燕世家索隱說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史記所述周諸侯世家其篇名可分為三類

1、齊太公　魯周公　燕召公

2、吳太伯　衛康叔　宋微子　越王句踐　田敬仲完

3、管蔡(曹)　陳杞　晉　楚　鄭　趙　韓　魏

3 以國名為篇名 2 以國與開國之君名為篇名而 1 則以始就封者之父與國為篇名 1 中的魯燕實際上為魯燕諸侯世家而周公召公之世在王室者並不在世家文內

齊魯二國在周之東方經營之關係上乃周室親緣之中最為

有力而受封者其事實固可以理解然所謂召公之本宗移於北燕之說頗多可疑之處匽器多从北燕之易縣出土可確認召公之族曾暫時進入該地最近更有从北方凌源等地亦有殷周之器出土然另一方面又有如宜侯夨𣪘據云乃从江南之丹徒出土之事合而思之則匽之初封地自始即在易縣之說大有問題匽與北燕南燕之問題另詳列國之器然余以為匽地或本在河南之地匽侯及其有關之召伯父辛㠱侯罍等有關諸器乃从壽張長生萊陰或易縣凌源等地出土之事實顯示當時之封建關係決非簡單之事

陳氏據召公之子入于北燕之史傳以下文之小臣為燕侯之臣以為此器乃記述召公奭赴燕時對其小臣賜賞之事曰

此器的小臣乃燕侯(召公元子)之小臣故與下燕侯盂皆是

燕器而非召器召公至燕而以五朋賞于其子燕侯之小臣此人乃作器以記其光寵

召公奭之本籍在河南洛陽附近從該地遠赴薊北並非尋常之事然器銘中並無任何表現該事實者又若以小臣為燕侯之臣則當記于銘中全文中未見有稱大保召公奭之生號為召公之適例傳說在梁山出土之富鼎中有在匽之語陳氏雖謂其與此銘有所不同然兩器之匽本為一地富鼎之銘曰

唯九月既生霸辛酉才匽侯易富貝金揚侯休用乍召伯父辛寶障彝富萬年子子孫孫光用大保

文中之侯貝塚氏以匽侯旨鼎之匽侯充之（發展 頁四二五）不過因此事于文獻上並無徵證故以所謂匽侯初入奄其後移于北燕之移封之說以補足之

余意匽乃郾城偃師方面之舊名徐偃王故事中之偃亦指此等淮河流域之地其有關彝器从山東河南出土者可視為乃其行動之範圍及其移動以後之故事也匽並非即北燕匽之本地相當於召族之東邊之地周初中屬於召族之勢力範圍召公赴偃者若此一關係視之乃屬自然而可以理解之事器乃記述召公在匽行農耕儀含有踐土之意義之禮時封其助禮之小臣賜貝之事者也(金文通釋第八輯四六二一四六四頁四四小臣𪨉鼎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說文匽匿也从匚晏聲……

字見于金文燕之古稱古籀補以其字形為上有一覆之象燕之匿於巢也然字時或从乚又在匚中者為女之形女部之晏字也字之意象與匿相近然匽字為巫女於隱藏之處行祝呪

之意𡟰為於女加玉之象故為施行某種祓邪之象其儀禮亦有於宮廟之中行之者稱之為宴金文中以匽以喜盧用匽歆等語習見字又如鄀公華鐘銘台宴士庶子用為宴匽宴同字異構蓋本為意味行宴安之儀禮之字也燕安為假借字經籍中所見其他用義乃自偃等之引伸義也」說文新義卷十二下二五八五頁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0589>匽厌鼎云「匽侯旨初見事于宗周」<0432>匽厌旨鼎見斷代二第九
云「匽侯旨作父辛尊」小臣𧶠鼎云「𥂴公𨭊匽」四頁又見金選
第七八頁
錄遺八五四

<X4727>「匽。侯命堇饌太保于宗周」<X4737>「匽。侯易錫白矩貝」<X4767>「
以匽。皇公」<X6457>「匽。侯賞復冂衣」<X6487>「匽。侯」

匹 匹 番生簋 匹 師𠭰簋 匹 衛簋

加藤常賢曰：匹 匹 匹 匹 匹 金文 匹 篆文

字形金文與篆文之形比較，則匚形之末尾稍延過長，盡失本形，更進而收此字于匚部。又中央非从八，一見金文可知也。故从此字為从八之解釋，完全不成問題也。今觀金文之字形，究竟匹是本形，抑匹是本形，頗有問題。因厂亦寫作厂（右字之契文作匹），故余意兩者皆可也。然从匹字之意，仍當以為由厂及彡構成為是。余以為匹乃布卷一端（一及）之本字也。从彡（一布之委延之形）、厂聲。厂表示卷之意，一卷布之意，即一仅之布之意也。故如匹乃由二塊布之委延之形及厂聲構成之字，則蓋

為相並之二個一伭之意也

字音普吉切 此音乃从比並之音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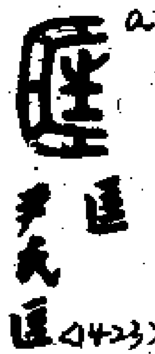
字義相並之兩一伭也 小爾雅廣度有倍丈曰端 倍端曰兩 兩謂之匹 布帛从兩端卷起 一匹為兩卷之故 二卷(二伭)(二厂)曰匹者也 本來並非不同之布而是一連續之布之二卷 故匹有一義也(漢字之起源 二〇七—二〇八頁 林潔明譯)

徐中舒曰「匹配也 言出仕于周為周王之匹配辟君也 指周王」(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四頁 西周墻盤銘文箋釋)

叀惠乙祖逨匹氒辟(2309)

<2298>「馬四匹 鋚勒鑾戊」<2309>「馬四匹 見工敢對揚天子休」<2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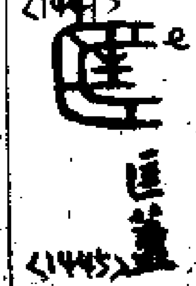
叀乙且祖來匹氏厥辟遠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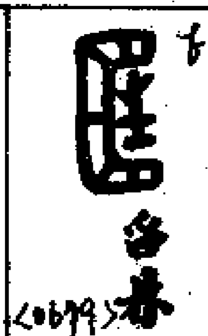

尹氏匡〈1423〉


師麻匡〈1434〉


史免匡〈1433〉


弔家父匡〈1441〉


匡蓋〈1445〉


呂鼎〈0679〉


禹鼎〈06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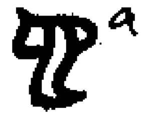

鈇弔匡〈1419〉


陳公子中慶簠〈2511〉

郭鼎堂：「匩字从匚黃聲，應為匡之古文，即是筐字。然器實是簠，簠匡陰陽對轉，故可通用。」（齊家村第四頁扶風齊家村器群銘文匯釋·劉遠盨）〈文15〉

周法高曰：「〈1423〉尹氏匡、〈1434〉師麻匡、〈1433〉史免匡、〈1441〉弔家父匡、〈1419〉鈇弔匡均為容庚金文編采用彝器目錄歸入第八類『簠匡』，可見簠匡二字陰陽對轉之說可信。」

簋 <x15> 「詛徵剛遺乍作寶匿」 <x5117> 「敶陳公子中慶自乍作。匡匿



a 匜 不从匚 子仲匜 它字重見 <2980>



b 从皿 <2981> 弔上匜



甫哀伯諸君匜 <X517>

<X12>「中友父作鉈匜」<X96>「自作口匜」<X111>「㝅白口乍寶盉其萬年無疆」<X204>「寅寋公孫㛸父自作盥盉匜」<X214>「姞口母作口匜」<X514>「唯甫哀白伯畐自作匜」<X517>「唯甫哀白伯者君自作寶匜」<X523>「異口單自作寶匜」<X632>「口白口乍寶匜」<X605>「宗中仲乍尹姞匜」<X712>「虢金氏孫乍作寶匜」

柩 古文作匶

 中山王嚳壺 <9286>

張政烺曰「匶从二,疑是匚之誤,舊聲,蓋即柩之異體,此處讀為忌。」(古文字研究第二一六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不匶忌諸侯者」<9286>

朱德熙、裘錫圭曰「說文柩字籀文作匶,周禮柩字多書作匶,銘文匶當讀為救」(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七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9286>

周法高曰「朱裘讀為救是也」

〈X-280〉

「不盡。赦者諸侯」

亘 說文所無

曾侯乙甬鐘<494>

裘錫圭曰「鐘銘裡有一個律名叫亘鐘，第一字也寫作宣、洹或亘，這幾個字都從亘聲，所以可以通用。……鐘銘的亘（宣）鐘就是國語的宣。」（法高案：裘文在上文已引國語周語下「以太蔟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二九－三〇頁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2290>

周法高曰「黃翔鵬先秦音樂文化的光輝創造（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三四頁）謂『亘鐘（即古夾鐘）應低於姑洗一律，卻為姑洗之高八度』，『其坎為亘鐘』」<2490>

a 盧 取盧盖〈29007〉

b 盧 事孔为盧 遣書来王封于封盧〈0656〉

盧 伯公父簠

加藤常賢曰：盧 契文 金文

盧 篆文 盧 篆文 籀文

字形檢視契文金文及篆文則有獨體字及與虎字合併之字二類獨體字為象形字與虎合併之字則為於象形加上聲符之字也故首先獨體字究象何物郭沫若殷契粹編考釋謂乃鑪之象形于省吾承之曰上為鑪身下為款足之形殷契駢枝續然篆文字作甾之形从此推考則以之為鑪即有足之火鉢之形未免稍離故參考召字金文字形召字當為挹酒而入之于以柳作成之甕之意也故其最下部為用柳條製造之容酒器明乎此則此字字形乃將酒甕倒逆之形也於此正可見與

𠾅字之通用義之關係為甾字即竹籠製之酒器加上虎之聲符之字也而以此表示其音故為象形加聲之字也

字音洛乎切虎表示此音原音為KO此音所表示之意義與凵（去）相同作為連言則曰凵盧𥫱旅（方言卷十三）又單言則有筥字詩經召南采蘋傳方曰筐圓曰筥則虎之音乃表示曲圓之意也

字義榨酒糟而容酒之圓形之柳條製之容器也說文訓𠾅字為甀者正可見其為溜酒之渣滓之甕之意契文有䖒字改定甲骨文編以為與𠾅同字僅由變成皿故以為同字亦可也合此二字則為盧字故𠾅䖒盧三字同字也（說文釋例卷四參照

（漢字之起源八九八—八九九頁林潔明譯

參卷五．六六 盧字條

a  弓 象形

弓父庚卣〈5528〉

b  弓衛父

庚爵〈1798〉

c  弓衛且

乙爵〈1788〉

 一 戴簋〈3351〉

〈Я3517〉「䩨箙矛戈弓a備箙矢裹禪胄」

弭

弭弭 弭季盨 <14907>

弭<X4> 「用楚弭白伯」<X4> 「弭叔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X33> 「

弔作犀妊齍」<X34> 「弭弔作作旅鑑其萬年永寶用」<X133> 「弭

白伯用作鄭尊」<X369> 「弭叔其萬年」<X369> 「用楚弭白師宋拜頓

首」

1638A 弨



新弨 弨

戈 <2374>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九〇頁弨字下收新弨戈。今據補

說文卷十二下弓部：弨，弓反也，从弓，召聲。詩曰：彤弓弨兮。尺招切。參文物一九六二年第十一期五八頁商承祚新弨戈釋。

<2316>

「新弨自命弗戈」

彊[a]

彊 孳乳為疆

頌簋 疆字重見〈4392〉

畺 亂嗣舒

𧊒壺〈0288〉

張政烺曰[a]「亾彊二字，金文常見，皆指福壽長久言，與《詩經》中所見之无疆相合，獨此處文義不同。此處亾彊指天命亦即國祚言，與《尚書．周誥》中常見之无疆是一致的。如《大誥》：「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孔氏傳：「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孔氏傳：「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君奭》：「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孔氏傳：「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又「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孔氏傳：「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這四條無疆皆指國君受命立國，創業垂統之事。壺銘「笠胄亾彊」是說札實進無竟之事業。」（古文字研究

第二三五－二三六頁中山國胤嗣𧊒蛮壺釋文」[illegible]

亾疆」）〈2288〉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隸定為『彊疆』是也。」

徐中舒曰：「彊同疆，『在田曰疆，在邑曰里』，此疆當指土田言。」（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一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兮尹書疆」）〈2359〉

參卷十三三四○「畺」字條。

彊〈2309〉

「兮遠尹書億彊疆」〈2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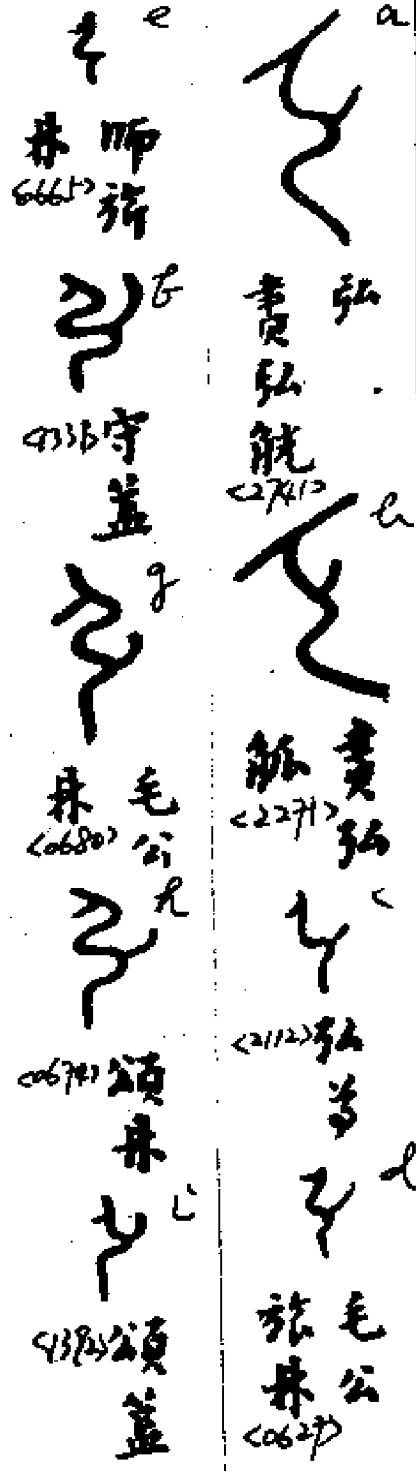
「貫忨願從在大夫以請靖郾燕」

彊疆」〈2286〉

「竝關敔封彊疆」〈2286〉

「其末僕保用亾彊疆」〈2289〉

「闢敔敔封彊疆」



于省吾曰：「弘字甲骨文作[illegible]或[illegible]。商代金文作[illegible]或[illegible]。西周金文作[illegible]、小篆作弘。說文：「弘，弓聲也，从弓厶聲，厶古文肱字。」按許氏本小篆為說，既誤以厶為古文肱，又誤以弘為形聲字。自來文字學家既不解弘字的初文為什麼作[illegible]？也不解小篆為什麼作弘？我認為，甲骨文弘字作[illegible]，在弓背隆起處加一邪劃以為標志，于六書為指事。而說文誤認以為聲符。弓背隆起處是弓之強有力的部分，故弘之本義為高為大。高與大義相因。這是就弘字的初形來說明弘字

的本義。這樣解釋難免有人以為臆測，所以有進一步加以闡釋的必要。釋名釋兵：「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章炳麟文始：「古者揮作弓，孳乳為穹，窮也。詩以念穹蒼，則穹有隆高義，猶匑躳也。弓形穹，故孳乳為穹，聲轉亦與匑躳相應。名以弓者，又象其聲，孳乳為弘，弓聲也。弘又變易為弸，弓彊皃也，弓強則聲高，弘亦本有彊義。」按釋名和章氏是以聲訓來說明弓有穹隆或高強之義。其實，弘字的本義，其邪劃專指弓背穹隆處言之，而仍以弓為聲符。而其本義則專指弓背的穹隆處言之。

第一期甲骨文多以弘為人名。第三期甲骨文的「其弘卯」(零拾四五)，典籍中多訓弘為大，大與高強之義本相涵。弘卯猶他辭之言大卯。第五期甲骨文多以弘吉為合文，弘吉

猶言大吉。
總之，多字，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均加一邪劃于弓背的隆起
處，以標志高大，于六書為指事。其所从的邪劃，本非獨
體字，周代金文弘字多作多，其所附加的邪劃，是由邪劃所
演變。後來變劃又與弓形分化，因而譌變為小篆的弘字。
這就是弘字演化的原委。（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三五一
三五三頁釋弘）
于豪亮曰："雲夢睡虎地秦簡丰81簡，輕車，趙張，引強，引字寫作
多。長沙馬王堆帛書周易萃，引吉，引字寫作多。帛書經法，法者
引得失以繩的引字和導引圖中的引字則與周易中的引字
寫法完全相同，把秦簡同帛書的引字相比較，不難看出兩者

引字的寫法大體相同，不同的是帛書引字所从的弓字末一筆向上延伸，字形稍有變化而已。

這個引字，常見于金文和甲骨文之中。秦簡的寫法同甲骨文金文的寫法相同，帛書的寫法也同甲骨文。金文的寫法極相近。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以前都將這個釋為弘，根據秦簡和帛書，可以肯定這個字是引字，不是弘字。因為引強不可釋為弘強，周易萃的引吉，又有今本對照，導引圖中引字多次出現，更不可釋為弘字。……

釋此字為引，也有助于對金文字句的理解。

毛公鼎：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厥德，叔夷鎛：余引厭乃心，這兩句話同書·洛誥：萬年厭乃德的句子相同。萬年是長久之意，引也是長久之意。如果釋為弘，就與洛誥的萬年含義不合。這也可

以証明此字當釋為引。

毛公鼎，令女(汝)辥(乂)我邦我家内外……死(尸)母(毋)童余一人在立(位)，引唯乃智(智)。童讀為動，左傳宣公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无動，當討于少西氏。動，義為動搖。毛公鼎的母(毋)童同左傳的无動含義相同。引唯乃智的引也是長久之意。銘文記述周宣王任命毛公主持内外一切事務，希望他鞏固王位，并表示自己永遠依靠毛公的才智。釋此字為引，文義就比較通順易懂，釋為弘就不可通。

毛公鼎：无唯正䎽(昏)，引其唯王智(智)，迺為是喪我國。文義是无論王正確與否，老是認為王有才智，這樣就會亡國。釋此字為引就可以通讀，釋為弘就不可通。

秦公設和秦公鎛都有高引有慶一語。廣雅釋詁一：高，遠也。國

語周語三：有慶未嘗不怡，注：慶，福也。因此高引有慶即長久有福的意思，舊釋引為弘也，不可通。

毛公鼎：其用考奮亦引唯考。奮讀為循，爾雅釋詁：循，報也。字亦作右，詩雝：既右烈考，又右文母。考，國語周語三：所以循潔百物，考神納賓也。注：考，合也……用之宗廟，合致神人。唯讀作為意思是，鑄作此鼎，既用之于循祭，又永為合祭之用。（考古一九七七年五期三三九至三四〇頁說引字）

周法高曰「經傳釋詞卷三云「洪，發聲也。大誥曰：洪惟我幼沖人。多方曰：洪惟圖天之命，皆是也。解者皆訓為大，失之」毛公鼎云「余一人在位，弘唯乃智」于省吾云「弘與大誥洪惟我幼沖人之洪通，皆發語詞，言唯在于女之明智。雙劍誃吉金文選卷上之二第八頁

于豪亮釋弘為引，則不可通矣。秦簡與帛書之書體，未必能與殷及西周符合，于說似不可從」

(p298)

「乃用心息弘。」

a 彌 蔡姞簋〈3345〉

b 〈0062〉者減鐘

c 長由盉 井伯氏彌不姦〈9452〉

墻盤〈2309〉

c 白川靜曰「彌」字郭釋弓李氏以蝹蜺同字為證同意郭說于氏與陳釋同解作寅敬寅字从矢及兩手橋本增吉博士以字之初文為虎之正面形而十二支肖獸之虎之名義即从之導出云（支那古代曆法研究二四九頁）然本為牽強之說也器文从弓从寅無疑乃與射有關之字寅為以兩手正矢幹之象演敬強諸義自之導出白氏彌不姦者蓋謂作為司射而完成射禮之事也（金文通釋第十九輯三四五—三四六頁一〇三長由盉林潔明譯〈1952〉

周法高曰容庚金文編釋長由盉此字為彌諸家釋為彌容說殆非。

唐蘭曰「彌生長生說文作镾，久長也」孟姜簋說「彌厥生」生與性通詩卷阿「俾爾彌爾性」（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四二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黃耇彌生性」）〈2349〉

徐中舒曰「彌滿也生詩經作性指身體精神言彌生言有健康的身體飽滿的精神詩卷阿「俾爾彌爾性」之下一則曰「似先公酋矣」再則曰「百神爾生矣」三則曰「福祿爾康矣」這三句話的意義是說有健康的身體飽滿的精神則可以終成先公之功烈則可以為百神之主則大福亦為爾所常有」（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六—一四七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黃耇彌生」）〈2349〉

李學勤曰「彌、小爾雅廣詁「久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六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黃耇彌生）〈X309〉

戴家祥曰「說文「镾、久長也、从長爾聲」廣韻「镾通作彌」齊鎛「用求考命彌生」彌又从日、聲符重複字也、蔡姞毁「彌氒生霝終」大雅卷阿「俾爾彌爾性」性生二字古通、白虎通情性「性者、生也」懷眉彔黃耇彌生」猶云「望永壽長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八一—八二頁墻盤銘文通釋」褱懷猶眉彔黃耇彌生）〈X309〉

〈X309〉「黃耇彌生性」

𤼈

發 大子劍〈281〉 工𠭯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二下弓部：『發，䠶發也。从弓癹聲。方伐切。』古文字類編三五九頁、古文字字形表四九一頁發字下收工𠭯太子劍。按考古一九六三年第四期二〇四頁安徽淮南市蔡家崗趙家孤堆戰國墓一文名之為諸樊劍，蓋以銘文「工𠭯大子姑發𦣻反自作元用」中之姑發為吳王諸樊也。字形表發字下又收中山王響鼎𤼈字，余已據張政烺說收入卷九𢍰字，形表非也。附錄下𤼈號收陳猷釜𤼈字，諸家釋為發，可從。」

裘錫圭曰：「說文弓部：『發，射發也。从弓，癹聲。』癹字從殳的寫法晚於從攴的寫法。上引甲骨文癹字和工𠭯大子劍發字的癹旁

都不從癶。六國官印發弩之發通常假借癹字，字作癹、𤼵等形。

（古璽文字徵二．三上）也不從癶。漢印發字或作𤼵（漢印文字徵一二．二一上）魯峻、衡方

等碑發字皆從攴，尚存古意。（中國語文研究第二期四二頁釋

勿發）

〈X81〉

「工獻太子姑發䏍反自作元用」

⿰彳屰

⿰弓屰 說文所無

鄂君啟節舟節「逾江，庚彭⿰弓屰」〈又2〉

郭鼎堂曰「彭⿰弓屰殆即彭蠡，今之鄱陽湖」〈文史論集第三三七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又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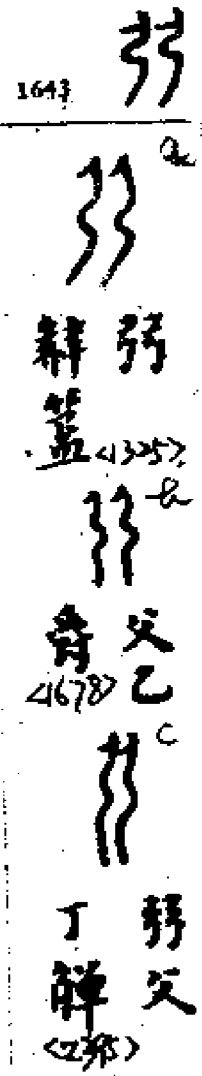
商承祚曰「彭⿰弓屰，應將一在彭蠡澤旁的邑聚名，故系以庚而不用逾字，彭蠡澤非今江西之鄱陽湖，當在長江北岸，相當自今湖北廣濟東至安徽安慶濱江諸湖，彭⿰弓屰疑即六朝時的大雷戍，今安徽望江縣」〈文物精華第三集第五四頁鄂君啟節考〉〈又2〉

周法高曰「商氏舟節釋文⿰弓屰字下小字注『蠡字，按蠡與⿰弓屰音讀不可通，彭⿰弓屰在古彭蠡澤旁，但不可讀為彭蠡』」

于省吾曰「⿰彳屰字从彳作彡，舊誤以為从弓，郭氏文謂彭⿰彳屰殆即彭蠡，但庚字舟節凡十一見，車節凡九見，均指所經過的都

邑言之如以彭徬為彭蠡則不應稱庚甚明」（考古一九六三第八期四四五頁鄂君啟節考釋）

〈2〉「逾江，庚彭𢓜。」



a 赤塚忠曰𢎘師𢎘之名自武丁時期以來即見于卜辭如

𢎘不饗叀多尹饗（甲七五二）

□寅卜伻𢎘□父灉（續五一七七）

服事于祭祀饗宴之外尚如

庚戌卜王貞乃其獲車在東一月（前六二六二）

辛卯卜王貞乃其伐方（續六二一一二）

乙巳卜𢎘眔雈伐羌（粹一一六七）

行征伐之事又亦有如下之國名

庚子卜𢎘受年（前三一二）

祖丁祔在引王受祐（佚二一七）

據此弜或為在殷末與祖先祭祀有特殊關係之地亦未可知

丙戌卜貞及𠂤在先不水（前二‧四‧三）

亦有弜師之名疑此為弜之軍之意彝銘之弜師蓋謂出自弜族而仕王朝之大師小師之師官者也殷金文中銘作弜師者有數器（殷金文考釋四一—四二頁彝銘(24)林潔明譯）<1335>

<25957>「亞弜」

<26197>「亞弜」

盭


史墻盤〈2304〉


秦公鐘〈2476〉


𤼈鐘丙組〈2331〉

戴家祥曰：盭龢于政，宋時出土之師訇㲉作盭龢雩政（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十四）𤼈鐘（丙組）盭作盭，盭盭同字。說文「盭，弼戾也。从弦省，从盩聲，讀若戾。」玉篇二七〇。盭別音力綟切，謨，戾有正反兩義。漢書董仲舒傳「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顏師古注「盭，古戾字。」荀子榮辱「𥁕貪而戾」，小雅雨無正「宗周既滅，靡所止戾。」大雅桑柔「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書康誥「今惟民未靜，未戾厥心。」義皆為定。定之與乖，亦猶亂之訓治，臭之訓香。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二頁墻盤銘文通釋曰「古故文王初盭龢于政」〈2309〉

唐蘭曰「敹與盭同。說文誤為从弦省，从盭，實應从皿，敹聲。古書多與戾通。爾雅釋詁「戾，至也」。至與致同。戾和即致和。書君奭「唯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致和，修和，意義相近。師酌簋「用夾紹厥辟，奠大命，盭勸于政」。此當是周時慣語」（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初敹戾龢和于政」（P309）

裘錫圭曰「敹龢．同窖所出八號鐘有相同語句，敹作盭，二字同音。師訇簋也有「盭龢雩于政」之語。敹，戾同音，戾古訓定，敹龢應讀為戾和，就是安定和協的意思」（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五－二六頁史墻盤銘解釋「初敹龢和于政」（P314）

徐中舒曰「敹龢于政與師訇簋盭龢雩政語同，雩即于之繁文，于雩古同一字，如善鼎「余用匃屯魯雩萬年」即「余用匃屯魯于

萬年」毛公鼎雩之，即于是。小臣謎簋「雩氒復歸」即「于其復歸」，

皆于雩通用之証。

盩盩並是盩的簡體。說文弦部有盩字，讀若戾。幸部有盩字，盩

厔漢縣名，今為陝西周至縣。盩音周，盩厔照紐雙聲，古複聲語。

元和郡縣志：「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其地在渭水南岸，以山環

水復得名。盩厔二字皆有曲意。史頌簋「里君百姓帥耦盩于成

周」，耦為東夷，尚書堯典作嵎。此言「里君百姓帥嵎夷至于成周」。

則是讀盩為厔為戾，而不讀周。盩厔為古複聲語，音義相通。盩

既可讀為厔，則讀若戾之盩亦可讀為周。龢同和，「周和于政」言

周之臣民普遍擁護文王之政。金文盩盩二字皆从皿，不从血，

說文盩盩二字皆誤从血，蓋後人展轉傳鈔相沿之誤。（考古學

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三九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敦龢于

政 <2309>

李學勤曰「𢾊即盤字與戾通廣雅釋詁一「善也」𢾊龢于政意爲善和于政」（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九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初𢾊龢于政」<2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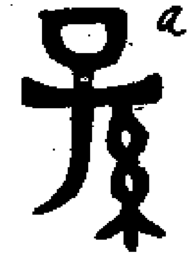
參卷二〇八七龢字條。

<2476>「盩龢胤士」

<2309>「初𢾊戾龢于政」

<2331>「曰古文王初盩龢于政」

1646 孫



a

孫 乃孫作且己鼎 〈0475〉



班簋 文王孫

王孫聖孫 〈大6〉



中山王 鼎 〈2287〉



王孫誥鐘

白川靜曰說文子之子曰孫从子从系系續也以之爲會意字引用爾雅釋親之文段注子卑於父孫更卑焉故引伸義爲孫順爲孫遁字皆本作孫經傳中作遜者皆非古也謂春秋孫遁字皆作孫云句讀引金文字形其字从系亦有从幺玄者云曰幺義尚合玄義則不合若謂系即綵字孫綵雙聲則嫌其迂曲惟銘文之作孫者系皆在臂下因得系屬之義而知小篆之从系非漫改古文也遂收之系部以表之

以爲字當在子部也卜文金文之字形多在子之臂下加系者非从系形也惟卜文後下七．一三[叀子]字之字有加兩手持系形者刻辭殘缺文意難知然似用爲名詞

以此言之孫字非从系者也意味著某種呪禮之系恐即从與
御字所从之形象相同蓋即顯字所示以迎祖靈者也則有如
昭穆之順序而用同昭穆者之意也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
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而
可由同宗之同輩中求之據禮器則其禮爲三代以來者也周
殷爲坐尸夏爲立尸云……

卜文之从棄之字形並非棄子之事蓋或爲示坐尸之象者也
若然則其字形孫本爲尸之象也系形之物又爲祖靈之憑依
我國之白香之俗乃束麻或絹爲組而繫著之以爲承接祖靈
之意也繫字之初文毓亦爲示婦人之繫纓之象也祀祖之時
以孫爲尸而行祭禮者見於禮記祭統曰夫祭之道孫爲王父
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

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又曲禮上曰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亦可知其俗此乃由於孫字从系而以為乃系續之意之解釋難以得字之本義者也」又孫順孫遁之義亦難以為是字之引伸其古音在詩小雅楚茨與衍愆為韻三略中與全韻蓋與楚辭之荃同音也字又从艸孫同義楚辭中其字用為靈脩之意或為含有祭尸之意之孫之遺語也」[8]說文新義卷十二下二六一一——二六一二頁林潔

明譯

于省吾曰[9]：郭讀為「虔敬乃后孫，勿忘」；陳夢家讀為「往巳，叔姬虔敬，乃后孫勿忘」；唐蘭讀為「虔敬乃后，孫孫勿忘」。按郭、陳二家讀法，既失其句逗，又誤以「后」為先後之「後」。並且依郭讀，則于「後孫」不應以「虔敬」為言；依陳說，則叔姬所虔敬者為何人，也失

其主詞。唐讀是對的，但是，唐氏不知「孫=」乃子孫二字的合文，而誤認為重文，故讀為「孫孫」。甲骨文和早期金文，合文的作風是習見的。但西周後期以來，始于合文下加「=」以為標誌。余贎逐兒鐘的「孫=用之」，孫星衍釋「孫=」為「子孫」（《山右金石志》卷二「余義鐘」釋文），其是。孫詒讓《古籀拾遺》「楚良臣余義鐘」說：「金文多云子=孫=，無唯作孫孫者。孫下重文即子孫，以孫本𢓊（从）子也。」按「孫=」之二橫畫係表示「子孫」二字合文，孫氏謂「孫下重文即子字」，猶有未合。又弔姞簋的「孫=永寶」，周寍匜的「孫=永寶用」，「孫=」均係子孫二字的合文。蔡侯鐘「大夫」二字合文作「夫=」，以上都是合文的例證（古文字研究第四八一四九頁）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 吳王光鑑「孫=勿忘」（例）

<X1>「子子孫▲孫▲永寶用事」<X4>「弭叔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X5>「司萬年子子孫▲孫▲寶用」<X8>「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X11>「子子子孫▲孫▲永寶用」<X12>「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X13>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X14>「子子孫▲孫▲永寶用」<X15>「子

子孫▲孫▲永寶用」<X17>「子子孫▲孫▲寶用」<X18>「其子子孫▲孫▲永寶

」<X20>「作作𠍙厥子=孫▲=其永寶」<X21>「其萬年子=孫▲=永

寶用」<X22>「子=孫▲=永寶用」<X23>「子=孫▲」<X24>「子=孫▲

永寶用」<X2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X52>「𩔊其萬年孫▲

孫▲子子其永寶用于宗室」<X53>「子子孫▲孫▲永寶用之」<X56>「子

子孫▲孫▲永保用之」<X57>「子子孫▲孫▲永保用之」<X61>「魯少𤔲司

寇坪封孫▲宅」<X69>「楚王孫▲潫鮴之用」<X76>「其萬年子=孫▲永

寶用」<X77>「其子=孫▲=永寶用」<X84>「其子=孫▲=萬年永寶

用」〈X85〉「其子=孫▵=萬年永寶用」〈X86〉「其子=孫▵=萬年永寶用」〈X94〉「子=孫▵=其永用之」〈X95〉「子=孫▵=永寶用之」

〈X95甲〉「子子孫▵孫▵永寶用亯」〈X96〉「子=孫▵=其永寶用亯」〈X98〉「子子孫▵孫▵永寶用」〈X98〉「子子孫▵孫▵永寶用」〈X106〉「攻敔仲終䀋之外孫▵」〈X106〉「坪之子臧孫▵」〈X116〉「子子孫▵孫▵」〈X109〉「子孫▵永用享」〈X111〉「子子孫▵永用之」〈X113〉「鄭季其子=孫▵=永寶用」〈X116〉

「子=孫=永寶用」〈X118〉「其子=孫▵=永寶用享」〈X120〉「其子=孫▵=永寶用」〈X133〉「其萬年子孫▵永寶用」〈X137〉「其萬年子=孫▵=永用」〈X139〉「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X141〉「其萬年子=孫▵=其永寶用」〈X14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X149〉「其萬年子=孫▵=永寶用」〈X150〉「琱生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

〈X151〉「永令（命）霝令冬（終）子=孫▵=永寶用」〈X159〉「其萬年子=孫▵

＝其永寶用」〈又165〉「其子子孫＝永寶戈」〈又175〉「子＝孫＝永寶

用之」〈又197〉「永其邁年子孫＝子＝永其壹寶」〈又203〉「子子孫孫永

寶用之」〈又204〉「寅塞公孫𢼸父自作盥盉匜」〈又204〉「子子孫孫永

寶用之」〈又212〉「其萬年子＝孫＝永保用」〈又213〉「子＝孫＝永用

」〈又21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216〉「公孫𢼸立事歲」〈又216〉「

子＝孫＝羕保用之」〈又220〉「其萬年子＝孫＝永寶」〈又221〉「其萬

年孫子子永寶」〈又222〉「白車父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又223〉「其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225〉「子子孫其永寶」〈又228〉「妥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享」（以上左鼓銘）〈又276〉「子子孫孫其永用

之」〈又277〉「其邁年子孫永寶用享」〈又278〉「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用享」〈又279〉「其邁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又282〉「𢦏作寶鼎子

孫永用」〈又283〉「衛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284〉「衛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X285>「其子孫。永寶用」<X286>「以陀施及子孫。」
<X286>「孫。孫。之孫。」<X286>孫之孫」<X287>「子子孫。孫。永定保之」<X288>
子子孫。孫。毋有不敬」<X288>「左建車嗇夫孫。圃」<X289>「悉殊逦連
子孫。」<X291>「子子孫。孫。永保用之」<X296>「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X297>」「子子孫。孫。永保用享」<X298>「臺孫。子一嗣皇辟歎懿德」
<X300>」「即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X301>「其萬年世子子孫。孫。虞
寶用」<X302>「歎叔仞姬其邁萬年子子孫。永寶」<X303>「子＝孫。＝
永寶用之」<X304>「子子孫。孫。永寶用」<X307>「竅遣屍職子孫。」<X321>
「濵其萬年子孫。其永寶」<X336>「其子子孫。孫。永寶用」<X335>「衛
其子子孫。孫。永寶用」<X340>「子子孫。孫。永寶用」<X342>「其子子孫。
孫永寶用」<X343>「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富」<X344>「其邁萬年
子子孫。孫。永寶用富享」<X34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X346>「其萬

年子子孫△孫△永用言享考<X349>「其遺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X348>「其子子孫△孫△永寶」<X349>」「其子子孫△孫△永寶蔡剌烈」<X351>「
其子子孫△孫永寶」<X363>「公孫△里體之口」、<X369>「子=孫△=永寶
用」<X378>「其萬年子=孫△=永寶」<X393>「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X391>「其萬年子=孫△=永用」<X399>「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享」<X41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X418>「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X452>「子=孫△=永保用之」<X468>「子孫○永寶用壽」<X479>「萬年
子=孫=永寶用」<X482>「其子=孫△=永寶用」<X480>「子=孫○=
永寶用」<X48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X489>「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X499>「自萬年子孫△永用之享」<X506>「尚其萬年子=
孫=永寶」<X508>「子=孫=永用」<X511>「子=孫△=永壽用之」
<X512>「周王孫○季怠忌孔」<X513>「西宮之孫△」<X514>「其萬年無疆子

孫永寶用」〈251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口之」〈2516〉「子孫永寶用

止之」〈2517〉「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享」〈2519〉「其行寧子孫永

年壽用之」〈2520〉「黃孫須駘子白亞臣自作鐎」〈2520〉「子孫永寶

是尚」〈2522〉「子子孫孫永寶永享」〈2523〉「其萬年子子孫用之」

孫〈2520〉「子子孫孫永寶」〈2542〉「子子孫孫永寶用享」〈2543〉「其子子

孫永寶」〈2546〉「其萬年世子孫永寶之」〈2624〉「其萬年子子孫

子永寶用」〈2632〉「子子孫永用之」〈2633〉「子子孫孫永寶用」〈2640〉

「其子孫永寶用」〈2652〉「子子孫孫其永用之」〈2657〉「䧹君之孫

〈2712〉邻敀尹者旨智」〈2661〉「子孫是制」〈2712〉「子子孫孫永寶用」

「鑄金氏孫乍作寶西」〈2718〉「子子孫孫永寶用」

繇 虛語辭

录伯簋 (138)

白川靜曰陳夢家唐蘭二氏於第一字缺釋陳邦福以此句與詩魯頌閟宮「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俾侯于東之語例相同B氏亦據此說然金文中在此並無用作使役式之例器銘之字形系形之部分僅可認出郭氏據此釋為繇感歎詞也王冊命之語而以感歎詞開始者在其他銘文中亦有其例

录伯㦰段　王若曰录伯㦰繇自乃祖考又勳于有周

录㦰卣　王令㦰曰叡淮夷敢伐內國

大盂鼎　王曰而令女盂井乃嗣祖南公

等亦皆其例从字形及語法言之郭釋可从(金文通釋第十輯

五三九頁五二　宜侯夨毁　林潔明譯〈1384〉

a 白川靜曰：䌛據古釋，諸家〈齋〉釋謠、奇觚、小校釋作䌛，剔抉不盡善。然宜侯夨毁「䌛，侯于宜」，師寰毁「淮夷䌛我帛晦臣」之䌛字，與其結構相同，當釋為䌛也。奇觚曰：

䌛即謠，即䌛，即繇，亦即猷……猷者發語辭，大誥「王若曰猷」，馬本作䌛。

以為與猷同語。又積微居亦曰：

按䌛為歎詞，爾雅釋詁云：「䌛，於也。」郭注：「䌛，辭。」䌛與銘文之䌛同，爾雅訓䌛為於者，於乃書堯典「僉曰：於，鯀哉」之於，亦歎辭也。猷與䌛古音同，故今本尚書多作猷……大誥之猷，大誥「爾多邦」，釋文引馬本作「大誥䌛爾多邦」，正義引鄭本「猷」亦在「誥」

字一(卜)……王引之不知馬本之誤謂大誥多士多方之猷告皆

當爲告猷誤矣

見于金文之感動詞有𪭢繇於(於)烏虖等除𪭢之外皆爲一系

之音也(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二一一—二一二頁九二彔伯戜

毁林潔明譯(138)

周法高曰「矢簋云「□侯于𠤕」第一字模糊白川氏從郭釋爲繇

由　說文所無

「訇設」由口叀〈X5〉

周法高曰：「說文繫傳云『由，案說文有油窋軸等字，而無此字，亦脫誤』。段注卷十二下系部『繇，隨從也，从系䚻聲。由，或繇字。古繇通用，一字也。各本無此篆，全書由聲之字皆無根柢，今補。按詩書論語及他經傳皆用此字，其象形會意，今不可知，或當从田有路可入也。韓詩橫由其畝，傳曰：東西曰橫，南北曰由。毛詩由作從』。」

〈X298〉「夙夕專由先且（祖）剌（烈）德」

〈X298〉「白（伯）亦克款由先且（祖）」